

尚書集注述疏

尙書集注述疏卷三

順德簡朝亮述

夏書

夏者禹有天下之號也。國語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其嘉禹者與。禹貢在堯老舜攝之時。其時唐也。虞自唐而與夏焉。故据大傳之例。禹貢亦稱虞夏書。然古無兼稱。自禹言之。則謂之夏書矣。且夏書不從禹始。將不失其本乎。本禹爲書。其錄禹貢成功。則禹之所以有天下者也。故說文引禹貢爲夏書。史記夏本紀錄禹貢焉。

姒音胙
似音似

述曰。引國語者。周語文。湯誓言夏氏。諸經皆言夏后氏。則

夏以氏稱也。左傳屢引夏書矣。今可攷者。皋陶謨云。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禹在虞時也。僖二十七年左傳引爲夏書。自禹言之也。猶堯典云。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此舜在唐時也。文十八年左傳引爲虞書。自舜言之也。而禹貢可推矣。故繫禹貢於夏書。非自東晉梅本而始然也。

禹貢

禹貢者。史言禹治水成功而致天下之貢也。禹名也。夏書而稱禹者。質也。禹瀦天子之都。有賦無貢。諸侯賦以供其國用。貢以獻於天子。王氏謂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是也。蓋九州之外。其貢皆統於斯矣。○或曰。禹貢古書也。

其裨於今之經術者何哉。蓋禹貢之書。禹所以能彊中邦之術也。昔者帝堯爲天子。知人而命禹。禹承天子之命。念天災以修水利。修水利以勤農功。勤農功以成田賦。其賦納也。惟寶穀也。九州之賦等不同。而同於什一也。非禹之足民而足食者乎。其賦兵也。甸服之制。治田以治兵。爲中邦先也。綏服而內。九州之民。皆奮武衛也。非禹之足民而足兵者乎。鴻範八政。以養民之食始。以用師之兵終。斯天錫禹鴻範。而宣天子之光者邪。夫食與兵者。中邦之大權也。禹俾食與兵皆足。佐天子馭中邦之大權。其何有不足者哉。故山澤之物。禹以中邦諸侯主之。正其貢焉而已。而非中邦者。皆不聞其或敢爭也。是八政之貨。行乎食與兵。

之間也。而八政之司徒所以揆文教者皆立矣。禹如是則中邦彊矣。四海雖大。皆惟以皇極德先而貢中邦天子哉。故言其成功者則曰。四海會同。蓋八政之賓莫盛於四海皆賓也。此禹所以能彊中邦之術也。今中邦萬世不可一日而不變通以推其術者也。夫中邦之九州大矣。孰不欲食與兵皆足者乎。然非成田賦不可也。穀生於農田而不窮。兵出於農田而可用。故田賦宜成也。欲成田賦非勤農功不可也。貨行乎食與兵之間。從古以來未有徒先行貨而食與兵繇是而足者。中邦然也。雖非中邦者其形若不然。其實亦皆然也。八政之司寇大刑用甲兵當赴死焉。貨利之民孰與赴死。民爭貨利雖日勸農且棄之矣。一旦有

故動百萬之衆。能宿飽乎。雖速饋運。而如其無可饋何。故農功宜勤也。欲勤農功。非念天災以修水利不可也。草人土化之灋。尙矣。非不宜求也。而八政之司空。則司水利。其農功之大利也。九州地勢。西北漸高而憂旱。其下者亦憂潦焉。東南漸下而憂潦。其高者亦憂旱焉。則以水無蓄洩之利。故也。歲有天災。豈必洪水。可不念乎。故善經術者。變通以推之。其制非必古制也。而皆有古制之精意存焉。天下所以重經術士也。若明史徐貞明水利之議。可攷也。夫八政之祀。其在禹貢。九山棐旅。是也。苟不得其精意。非亂祀與。將不祀矣。禹則以水利農功而報祭之。其精意也。皆經術也。宋程大昌爲經筵官。進講禹貢。辯古山川。孝宗不

喜謂宰執曰。此闕疑可也。嗚呼。其進講者不求經術之失乎。而後之論者曰。蓋其失在不當於經筵講禹貢爾。而不
在辯古山川也。則又失矣。夫禹貢非徒辯古山川已也。有
經術焉。安見經筵不當講者乎。雖然。議魚鹽。問織皮。辯金
三品。則經術之末也。非經術之本也。絮音揭。潦魯皓反。洩音薛。
述曰。周官云。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凡邦國
小大相維。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蓋貢以其地所有也。此周
官土均所謂以均地貢者也。周官云。大宰以九貢致邦國
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
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此周官小行人
所謂令諸侯春入貢者也。周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其貢可推也。若肅慎氏之貢楛矢也。此於禹灋所謂厥貢者不異矣。鄭大宰注云。嬪貢絲枲也。又引先鄭云。旂貢羽毛也。周官云。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大宰注云。賦謂口率出泉也。此鄭以賦爲丁稅焉。泉者錢也。夫丁稅而算口錢。繇漢武帝始也。漢書貢禹傳言之矣。鄭以漢之敝灋釋周官。非也。蓋自邦中而至邦都。皆賦於任土也。周官云。載師掌任土之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田賣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

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皆任土也。任土則宜賦也。此於禹瀆所謂厥賦者。不異矣。周官云。司會以九賦之瀆。令田野之財用。蓋曰邦中。曰關市。曰山澤。曰幣餘。非田野也。其餘皆田野也。非田野而以田野該之者。明賦以田野之任土爲正也。故禹瀆任土。則無關市幣餘之賦焉。帝都冀州。無土貢。有土賦。則山澤該乎土矣。其外八州。有山澤之貢。無山澤之賦。蓋不同也。孟子云。昔者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其禹瀆之遺歟。鄭大宰注引先鄭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是也。周官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此先鄭之所據也。鄭注云。家削。

三百里。賈疏云。大夫采地。謂之家。三百里之內地。名削。是也。釋文云。削。所教反。亦作稍。鄭注云。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是矣。夫斥幣棄餘。故算其占賣而賦之。俾勿競焉。非算口錢也。或曰。此周官職幣。振邦財之餘也。然邦財而振收之。何以稱賦邪。敖氏繼公云。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其義也。鄭載師注引先鄭云。士田者。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賁田者。賁賜之田。鄭注云。賁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甸縣都。詳下文厥賦疏。或曰。賦者。出田穀也。貢者。獻土物也。書疏以爲有用賦市。

以貢者。有賦外采以貢者。何也。繇今攷之。周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注以此爲貢之輕重也。則言天子食之矣。於是賈疏据之。以爲用賦制貢之差。謂市其所有而貢焉。今書疏略同。詩甫田疏引鄭志云。凡貢筐之物。市價以當邦賦。蓋鄭說若斯也。然大司徒言封疆者。豈符於孟子乎。夫魯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論語所謂顓臾在邦域之中者。孟子非不知也。而必謂今魯方百里者五爲非。則周官封疆。必非先王之制也。况所謂其

食者。如以其人所食者言。當承公侯伯子男而言也。豈言天子食之乎。蓋周官非以其人所食者言。而以其地可食者言爾。周官司勳云。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其例也。周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晦與畝通。鄭注云。萊。謂休不耕者。是也。周官云。遂師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蓋於斯辨之矣。周官大司馬云。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故大司徒言其食者。固以是推之也。苟推之以開方。雖諸男之地。其可食者亦不少矣。此周官之本意也。然則以其食爲其貢者。非也。彼謂用賦市以貢者。豈所据乎。周官掌葛云。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

邦賦之政令。此草貢者。猶閭師任民之貢草也。若諸侯九貢。無以草貢稱也。非市以貢之例也。夫市以貢者。後世則有焉。爲乎制其貢者。非以其所有也。或貢其所有。則采以貢矣。然貢而不已。安得不再市以貢乎。蓋山澤之賦繁。民既苦之而不能堪。故也。其市以貢者。亦勢使之然也。而禹貢則無言市以貢者矣。其時則帝都外八州。無山澤之賦。而其貢皆正制也。則以其所有獻於天子。采而貢焉。宜也。而周官則亦無言市以貢者矣。其時則邦國雖有山澤之賦。而其賦非繁。其貢亦皆正制也。周官司書所以稱九賦與九貢爲九正也。則以其所有獻於天子。采而貢焉。亦宜也。昭十三年左傳云。子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

貢重。周之制也。夫所謂貢重者。對其制之輕者而言。非如不正制者之貢重也。僖四年左傳言管仲責楚貢者。惟貢苞茅爾。齊語言桓公責楚貢者。亦惟貢絲爾。則其輕重可推也。古者諸侯之國。其用莫大於軍兵。皆量其賦以供之。天子征伐而徵諸侯之軍。諸侯皆自供其軍焉。費誓云。峙乃糗糧。又云。峙乃芻茭。明白供也。而其他祭祀百官賓客荒凶諸用。皆有必須者矣。如大國半用賦而市以貢也。則大國三軍。何以供之。而況其他用乎。故古之賦以供其國用者。非諸侯之自私也。不如是。無以爲天子守其國。而從主事也。古之貢以獻於天子者。非天子之自私也。不如是。無以見諸侯用命而表萬國之忠也。書疏云。賦者。上稅下。

貢者下供上。不言賦而言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然則賦無取義乎。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蓋自禹廩而已然也。故孟子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此上稅下之義也。非言賦者無所取也。胡氏云。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可以該貢也。而言貢則可以該賦矣。蔡傳云。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又夏賦之總名。此蔡以禹貢之貢而蒙之爲賦也。失之矣。況禹貢在堯老舜攝之時。豈言夏禮邪。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蓋周之諱而猶有不諱焉。則夏質未有諱也。而稱禹名者。可無疑於史矣。王氏者。炎也。宋

史藝文志著錄焉。今別漢隋王氏。而稱宋王氏者。安石也。則此不別稱而自別矣。易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又云。推而行之存乎通。蓋善經術者有然也。其餘詳下文疏。或曰。禹貢述疏。其言之長矣。不將難讀乎。是不可不察也。昔之說禹貢者。皆多斷經文。經斷則注斷焉。注斷則疏斷焉。其讀似易也。然經之義有貫上下文而明者。乃以斷而遂不明。於是乎經文之讀亦碎矣。非孔門以經學爲文學之道也。此其讀似易而實難也。今不多斷經文。九州惟九節爾。不一州而數節也。經連則注連焉。注連則疏連焉。其讀似難也。然經文則注順之。注文則疏順之。其或從而參變者甚希也。而又往往提綴乎始終一說之間。則連而有

斷焉。今讀者以疏之義而於注文約之。以注之義而於經文約之。如是。則經之義粲然。實不過落落經文所存爾。此其讀似難而實易也。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禮記周官。其注疏有言之長若斯者矣。彼古人豈得已乎。非言之長。則不明也。而惑之者至矣。況世變尤甚邪。然則言之既長矣。何以不分禹貢上中下也。以其義不可也。盤庚一篇而三分之。非古也。今既復盤庚爲一篇矣。而乃分昔人所未分之禹貢也。可乎。夫堯典不分上下。嫌其類僞孔本也。蓋與此不同。而皆不得如作史者可自爲分卷也。其卷既多。則就栞本可斷者而分裝焉。可也。

禹敷土。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

栞苦寒反
奠唐練反

此史敘禹之治水而先提其要也。鄭氏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是也。詩曰：禹敷下土方。此皋陶謨所謂荒度土功也。隨山。史記訓行山。攷工記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勢與勢通。蓋治水者，先行山而隨其勢也。朶木。史記訓表木。蓋朶，槎識也。則爲表矣。此行山隨其勢，乃表木以識土功之高深脩廣也。史記言禹治水者曰：左準繩，右規矩。故周髀於禹言句股濶焉。今見之乎隨山朶木中矣。纂史記訓定：蓋定某高山某大川爲某州之土而主之也。呂刑所謂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也。而土功遂從而定主矣。皋陶謨稱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蓋治水之序也。是九州之川爲水所繇歸也。而川因山以爲勢。

今行山隨其勢而表木焉。於是乎定高山以定大川。則遂統其衆山川之勢。蓋禹所繇敷土也。

行去聲。執與勢同。槎音查。識音志。髀音比。

句音鉤

述曰。敷土。史記作傅土。從大戴禮也。蓋聲近而假借焉。敷布。詩小旻毛傳義也。釋文引馬云。敷分也。蓋布之則分之矣。鄭義見周官大司樂疏。引詩者。長發文。敷。古通賦。昭三十二年左傳云。屬役賦文。言城之土功也。而治水亦然矣。槩。衛包改作刊。非也。漢志作槩。今文也。古文作槩。說文云。槩。槎識也。夏書曰。隨山槩木。讀若刊。是也。說文引皋陶謨。皆曰虞書。引禹貢。皆曰夏書。此非引皋陶謨文也。經下文云。九山槩旅。史記漢志皆同。今改作刊。釋爲刊木。於經病。

添文也。如以本文言之。則刊者云何。將曰刊此旅平。不辭甚矣。書疏引鄭云。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此以刊除言之。鄭釋栒爲刊爾。然經言栒木。非言除道也。除道者敷土之事也。或刊木焉。或焚木焉。孟子云。益烈山澤而焚之。蓋以去洪水時獸蹄鳥跡之道也。則不惟刊木已也。且山木之美有不宜刊者。而統言之曰。隨山刊木可乎。僞傳與鄭略同。說文云。槎。衰斫也。今衰斫木以爲識也。周髀云。數之濬。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旣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爲積矩。故禹之所以治

天下者。此數之所繇生也。又云。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皆此數也。蓋禹敷土者。以斯而賦丈矣。非槎識之。安能不愆于素乎。周髀脩不作修。周官司市注云。奠讀爲定。其破字非也。禮言定器者。皆曰奠。則定者。奠之本訓也。周官大司徒云。奠地守其例也。史記集解引馬云。定其秩祀。今不出之者。蓋定之以主土功。則定祀在其中矣。然經曰。荆岐旣旅。曰蔡蒙旅平。曰九山棨旅。則其成功之後也。非此度功之先也。僞傳與馬同。呂刑僞傳云。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書疏云。山川與天地竝生。民應先與作名。古老旣死。其名或滅。蓋疏言其補名也。夫補名山川者。則常事爾。非

禹功所繇見也。呂刑何以言平水土之功而特稱此乎。繇今攷之。蓋主名者。山川有名而未有主名。禹則域某山某川。以爲一州主也。此定高山大川之義也。蓋平水土之功於是乎成。故呂刑特稱此焉。爾雅云。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此爾雅添文。非周公著之也。大戴禮云。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然周公著爾雅。而漢叔孫通及梁文益之。此爾雅釋文可攷也。今之添文。其益之而有失者乎。夫九河者。禹因水之道而播之。則九河非禹所名也。故禹貢統言之曰九河。而不特稱其名。明禹功在疏九河。而不在名九河也。今從釋地已下。釋邱。釋山。釋水。皆統焉。此非惟釋地稱九州之名也。非惟釋邱稱天下有名

邱五也。非惟釋山稱五嶽之名也。非惟釋水稱四瀆之名也。其稱名衆矣。謂禹之先皆無名歟。禮祭灋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則禹之先皆非無名也。山川亦百物中之物也。故中庸以其爲物。稱天地也。山川出財。而無正名。可乎。爾雅邢疏。以爲治水後改名也。將黃帝旣正名矣。而禹必改名若斯其衆焉。不幾如王莽之紛更邪。釋地言九州者。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蓋幽營者。名在舜肇十有二州之數也。則後於禹治水時矣。安見其必皆禹所名也。且釋地之九州。郭注云。此蓋殷制。亦意言之爾。禮祭灋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安見此非古之九州乎。以昭十七年左傳言之。共工氏在

炎帝氏前。黃帝氏在炎帝氏後。是古之九州。先乎漢志所
謂黃帝畫埜分州者也。則所名在禹之先矣。若夫釋地言
五方者。其言東方有比目魚焉。則云。其名謂之鰈。其言南
方有比翼鳥焉。則云。其名謂之鸛。其言西方有比肩獸
焉。則云。其名謂之鰈。今日。皆禹所名也。將禹亦主鳥獸乎。
此爾雅添文。其益之者。以失解乎呂刑所謂主名者而失
之也。而於爾雅本文復不察焉。則失之又失矣。文十八年
左傳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故孟子言堯憂洪水者。
則云。舉舜而敷治焉。遂以舜使益禹者言之也。又云。舜以
不得禹皋陶爲已憂。然則禹與益皋陶當在八愷中矣。蓋
禹敷土。以承舜之敷治也。史記云。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

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蓋傅土者。敷土也。山海經云。帝乃令禹布土以定九州。本敷土言之也。周語言伯禹云。封崇九山。決汨九川。而言佐禹者云。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韋注云。共工從孫爲四嶽之官。帥諸侯助禹治水也。則布治也。史記稱湯誥云。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蓋布治及皋陶矣。胡氏云。敷土者。先擇人而賦與之土。猶未知某山某川爲當治也。此禹未出門時事也。非也。洪水之變。雖在神禹。其能閉門無覩而定謀乎。夫禹於一州之閒。其行山也。從而卽表木矣。從而卽定高山大川矣。從而卽敷土矣。遞乎九州而皆然也。其神矣哉。史之爲文。隨山而下。皆以明禹敷土之蹟也。非先於禹敷土而別言。

之也。或曰。山海經蓋不經者多矣。何其存之也。蓋以其古書也。漢書藝文志著錄焉。苟辯而存之。豈絕無古之遺言者乎。鄭梓材注言丹雘者亦存之矣。水經注未嘗不援其書也。其詩人葑菲之采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大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冀吉器反。壺音胡。岐音奇。大音太。覃音譚。底之履反。衡音橫。漳音章。壤苦丈反。錯七各反。島刀上聲。夾音協。碣音揭。

此史敘冀州之水治也。冀州者。帝堯所都也。禹治水之次。非始於冀州。而史先書其水治者。尊帝都也。其外八州。以治水之次。次之矣。地勢東南漸下。而西北漸高。治水之次。

從下向高。則冀州之次可見焉。冀州不以次。而次在其間。此史文之善也。水中可居曰州。蓋中國九州居四海之內焉。爾雅曰。兩河閒曰冀州。周官職方氏曰。河內曰冀州。今史於冀州不書界。特異八州者。晁氏謂示王者無外之意也。蔡氏曰。冀州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其界以餘州所至可見是也。冀州不書界而界在其間。亦史文之善也。既已也。言已事也。鄭氏謂載之言事也。事謂作徒役也。壺口山名。漢志河東郡北屈縣。壺口在東南。此當在西南。漢志之文譌也。堯典言洪水曰。蕩蕩懷山襄陵。故治水者。必有事於治山也。已事則治矣。治者明已事也。互見而省文爾。梁及岐者。蔡氏謂皆冀州山是也。梁蔡氏

謂呂梁也。酈氏曰。呂梁之山。巨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蓋遠從離石縣而記里焉。此當可四百餘里。今其文譌爾。岐狐岐也。酈氏曰。勝水出狐岐之山。又曰。東合文水。文水東南入于汾水。蔡氏謂狐岐在汾州介休縣也。修者蔡氏謂因縣之功而修之是也。禮祭灋曰。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此禹之以忠成孝也。鴻與洪通。廣平曰原。大原原名。大者大也。蓋自廣平者而稱其大焉。漢志。太原郡。晉陽縣。其地也。至于者統括之辭。岳者鄭氏謂霍大山是也。下文所謂大岳也。漢志。河東郡。僇縣。霍大山在東。山南曰陽。岳陽則南統及河矣。漢志。

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縣入河。而禹貢不言汾者。蓋既修大原而南統及河。則治汾可知也。禹貢若此類者。得其所統。則言不繁而事不遺。皆史文之善也。覃懷地名。漢志。河內郡懷縣。其地也。或曰。覃延也。懷曰覃懷者。蓋瀕河而延爲平地焉。底績史記訓致功。蓋致平土之功也。衡古橫字。衡漳者。鄭氏謂漳水橫流入河也。曾氏曰。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則河從而漳橫矣。是也。漢志。上黨郡沾縣。大要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昌成縣入大河。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縣入清漳。此二漳合而皆稱漳也。漢志。廣平國斥章縣。應氏謂漳水出治北入河。是也。此漳水

東流而衝入河也。章與漳通。蓋覃懷致功。而東北統及衡漳。則孟津洛汭降水大陸之間。衆水皆治可知也。厥其也。此言其州也。鄭氏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是也。惟語辭。白者冀州之土色也。凡土色非必皆然。若徐州之土五色。而經獨言其赤者。曾氏謂土會之瀛。從其多者言也。壤柔土也。馬氏以爲天性和美也。蓋其土非壤不能生物。故下文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明皆定於其土之壤也。故九州水治。皆先言土者。皆當言壤焉。其不言壤者。互見而省文爾。周官曰。大司徒以土宜之瀛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瀛辨五物九等。制天

下之地征。以令地貢。以斂財賦。繇是推之。史言其土之壤者。此冀州之賦所繇定也。亦其外八州之賦與貢所繇定矣。冀州。帝都。天子自治者也。故有賦無貢焉。經先言土。次言賦。次言田。特異八州者。以賦與土連言。明其無貢之土。宜兼土賦也。以田與賦連言。明其成賦之則。亦惟田賦也。冀州土賦。其義猶八州土貢也。不言土賦之物者。蓋以土貢之物而可推也。田賦者。蔡氏謂田所出穀米兵車。是也。下文所以言賦納言奮武衛也。三壤之灋。上。中。下也。惟三等焉。三壤而各有三。亦皆上。中。下也。惟其等以九爲三焉。蓋以九州爲其等也。此冀州賦與田之等所繇推也。亦其外八州田與賦之等所繇推矣。其賦之等。宜同其田之等。

而今皆不同者。蓋地勢有廣狹。人事有衆寡。有彊弱。故不同也。錯雜也。土能以農力生穀而養人者。曰田。冀州水治之時。其賦則惟多上之上。而或雜上之中。蓋第一等而雜第二等也。其田則惟中之中。蓋第五等也。朱子曰。賦有九等。乃較九州歲入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什一。是也。蓋兗州厥賦貞而乃同者。什一之同也。恆衛二水名。漢志。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西北。恆水所出。東入滹。常山郡靈壽縣。衛水出東北。東入滹池。蓋周官職方氏。次恆山而言川者。則稱滹池。嘔夷矣。滹者。嘔夷也。聲轉而文異爾。夫天下之水。有古盛而今微者焉。有古微而今盛者焉。此禹貢所稱。與周官不同者。以其時之盛者而稱。

之也。從順也。既從則水順而不逆行矣。大陸者澤以地名也。漢志鉅鹿郡鉅鹿縣。大陸澤在北。作者耕作也。既作則澤旁之地皆可耕矣。蓋恆衛在冀州之東北。而大陸近焉。其地勢與兗州之九河相因也。其成功在兗州九河既道時矣。兗州書曰。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大陸可互明也。故此不連上文衡漳敘之。別而敘於厥土。厥賦。厥田之後焉。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島夷則依止之爲海國者也。皮服者。金氏謂卽爾雅所謂東北之文皮也。夾右者如挾之右脅也。碣石海旁山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大碣石山在西南。莽曰碣石。遼西郡繫縣。下官水南入海。又有碣石水南入官。蓋二縣連在海旁也。或曰言驪成西南者。蓋

本爲東北而謁也。漢志言武帝東至海上者曰。上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則碣石所在可明矣。蔡氏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是也。史於下文言厥貢者。附書曰。島夷卉服。則此皮服之貢可互明也。其不曰島夷貢皮服者。明非制其貢。而彼自來貢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此之謂也。凡九州之外。其貢皆附書於貢道所近之州。故冀州無貢。而島夷之貢亦附書焉。九州之終。皆書貢道。所謂大一統也。九州之外。其可達九州者。非無佗道。而四夷貢道。惟各有其一焉。徐氏曰。不使其習知地險也。聖人之意微矣哉。林氏曰。冀州三面距河。貢道皆達於河。則達於帝都故

也。○謹案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不下行。則逆也。孟子言禹之治水者。首曰。禹疏九河。而濟及江淮諸大川。則以次治之也。蓋治水從下治焉。水之性就下者也。兗州最下。而爲九河。則治水始於兗矣。禹所謂子決九川。距四海者。明其從下治也。禹所謂濬畎澮距川者。明其治衆山原野。俾小水趨下而歸大川也。朱子據孟子而明禹言治水之義。皆貫於斯矣。尸子曰。古者龍門未關。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湓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闢其家。斯豈不符孟子言邪。水經曰。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西。又曰。南出龍門口。酈氏曰。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卽龍門之上口也。

實爲河之巨隄。其水迄于下口。蓋酈氏以龍門爲下口也。故曰。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蓋酈氏以孟門。梁山。皆統於龍門也。自龍門而北有呂梁山。卽冀州梁山也。鑿之則闢之矣。尸子之言。自下流而上。先言龍門。次言呂梁。自上流而下。則言河勢遠奔龍門而不得出。則逆出孟門之上焉。然尸子不言禹於是闢龍門。鑿呂梁。而言禹於是疏河決江。則從下治焉。故也。胡氏不察。以爲尸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此呂梁者。卽雍州梁山也。在龍門之南。水患莫大於河。河患莫險於龍門。其逆流而溢雍冀間者。以此也。而冀州帝都宜急矣。故禹闢龍門。鑿呂梁。治水於是乎始。治

梁而及岐。此岐者。卽雍州岐山也。梁與岐皆在雍州。漢志然也。是不可不辯矣。治水之始。從上治焉。先無究之九河而下行。則帝都都不加患乎。何其据尸子而違之也。以冀州而敘雍州之山。則淆矣。非史文之灋也。漢志亦不察於斯爾。或曰。韓奕之詩不云乎。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卽雍州梁山也。今以經言治梁者爲冀州梁山。則韓奕所歌。禹貢所無矣。何也。夫孟子言禹之決汝焉。爾雅曰。汝有瀆。詩。瀆作墳。今有汝墳之詩。而禹貢不言汝者。蓋汝入淮而統於淮也。今梁山則統於龍門矣。或曰。江漢。非獨荊州水也。而荊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此非域於其州也。亦史文之灋也。何也。蓋江漢而曰朝宗于海。則史文明其非獨荊州水也。

況梁州書曰。岷嶓既藝。而導水則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何其明也。揚州書曰。三江既入。而導水於漢。則書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於江則書曰。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而三江之有南江。可明矣。今言雍州梁山。而史於雍州不書之。於導山亦不書之。而於冀州并書之。其并書則無文以明其爲雍州梁山也。能勿淆乎。今言雍州岐山。而史於雍州書之。於冀州并書之。其并書則無文以明其爲雍州岐山也。則何以別於山異名同。徐州書蒙。梁州書蒙之例也。又能勿淆乎。夫史文之灋嚴矣。以下文例之。其可書曰。冀州。壺口既載。梁岐其治。大原既修。至于岳陽。今不書之者。蓋以避冀州壺口之連。

文也。恐連文而連讀之。不嫌於冀州有壺口之界乎。故倒其文曰。旣載壺口。俾勿淆也。其近此文者。倒則皆倒焉。故曰治梁及岐。又曰旣修大原。至于岳陽。以其文相近也。繇是推之。書冀之梁岐。亦勿淆而已矣。屈音掘。鴈音歷。疎音聳。大者大山。讀大音聲。沾音占。要平聲。長子讀長如字。鄴音業。斥音析。應平聲。土會之會音繪。十有之有音又。種上聲。藝與藝同。寇音寇。庫音呼。池徒多反。音它。嘔烏侯反。挾音協。驪音離。遼音僚。桑累平聲。竝海上讀竝步浪反。讀上時掌反。闕音規。阮音尼。下口讀下。還上聲。而上讀上時掌反。甸音奠。

述曰。哀六年左傳云。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謂冀州也。今直隸省順天府。暨永平。宣化。保定。廣平。順德。五府。蓋域焉。正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其所至也。河南行省。彰德。懷慶。二府。暨衛輝府。濬縣。西境。蓋域焉。山西行省。

太原府。暨汾州。平陽路。安澤州。大同。五府。遼。沁。二州。蓋域
焉。北暨塞外陰山下。西暨蒙古部。古稱東受降城者。東也。
而暨碣石之北。皆其所至也。治經者。可案今地圖而得之
矣。省者。中書省也。行省者。行中書省也。此舉例也。其他不
言者。從簡也。漢志河東郡平陽縣。應氏云。堯都也。在平水
之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也。漢志太原郡晉陽縣。故詩
唐國。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鄭詩譜云。堯始居此。後乃
遷平陽。是也。漢志中山國唐縣。堯山在南。今直隸保定府
唐縣也。應氏云。故堯國也。張氏晏云。堯爲唐侯。國於此。繇
今攷之。史記云。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
勳立。是爲帝堯。蓋不言其以唐侯爲天子也。括地志云。唐

縣堯後所封。則不言其故堯國矣。漢志濟陰郡定陶縣。陶邱在西南陶邱亭。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也。說文云。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是也。顧氏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遂以冀州爲中國之稱。桓五年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其謂此歟。蓋自堯時而有此冀方矣。冀文從北。說文云。冀北方州也。淮南子高誘注云。冀大也。蓋中國之大焉。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此古義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蓋洲與州通也。說文云。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非也。夫共工氏之子能平九州。禮祭灋本魯語而言之矣。蓋九州不自堯始也。史記孟子傳云。騶衍後孟子。其語闕大不經。以爲中國名曰赤縣。

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此其自誣中國不經甚矣。徒使彼若漢書所謂夜郎自大者。益以自大也。今明史志述地圖五大州者。環九萬里而皆周。試與之綜實無夸。丕乎大地之美。生物之茂。聖人之明。終古而甲五大州者。其惟中國乎。梅氏文鼎謂中國之在地圖。猶人之英華見於其面也。今讀禹貢。則足以知之矣。彼騶衍中國人也。何欲自售而甘自誣乎。然其自海而言九州。蓋所謂水中可居者也。彼襲古義而竄之爾。論語云。四海之內。孟子

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非自海而言邪。禹貢言九州者。所以必言四海會同也。騶與鄒通。引爾雅者。釋地文。僖二十四年公羊傳云。王者無外。蓋公羊子所聞於子夏者也。猶隱元年傳所謂大一統也。此尊王之大義也。傳以言春秋天王出居。以爲外之也。則失之矣。詩六月云。王于出征。雖出於外也。不亦無外乎。今以言冀州不書界者。宜也。書疏引馬云。冀州不書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蓋所引鄭與馬同。此猶言京師爲衆大之辭也。其以使若言之。於文未洽也。而書疏以旣書州名難之。非也。周官職方氏於王畿言其外五百里者。此酒誥所稱內服外服之義也。史所以書冀州名也。而不書界焉。此公羊子所稱王者無外。

之義也。不然則佗州之界亦有以餘州所至可見者。何其不於佗州若斯乎。詩元鳥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蓋其言千里也。而不以千里域之也。此詩所以爲善言也。易繫辭傳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則帝堯亦可言王者矣。晁氏者說之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胡氏云。晁氏說本馬鄭。此若班氏議詩說。所謂非其本義者。豈其然乎。詩載見毛傳云。載始也。史記云。禹行自冀州始。遂錄冀州。既載壺口而下之文。無以見其必訓載爲始也。史記集解從載絕句焉。亦非必史遷之本讀也。然其言治水。則始於冀州矣。書疏云。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又云。水性下流。治水皆從下始。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州之水東

北入海。不經兗州。以冀州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冀而次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帝都不得先也。故云。自兗已下。皆準地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又云。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胡氏則從疏矣。繇今攷之。史遷所書。其敘事有以類約記者焉。非皆以事之先後爲事次也。若禹旣治水。舜乃肇十有二州。舜之殛鯀。在禹治水之先。而堯典敘舜殛鯀者。在肇十有二州之後。則約記四罪也。今約記九州。自兗已下。八州事次。蓋如疏說矣。若夫冀州帝都。先乎八州。則不以事次。而特先焉。疏說非也。疏於下文。則以九河爲故道矣。安見冀之不爲河所經乎。且所謂旣載而治之者。冀西也。其水之大者。河也。冀西之河。能不

繇豫趨充而自爲東北入海乎。則其水無去處矣。治之於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禹必不然也。蔡傳知治水從下始矣。而其訓載爲始也。則云。冀州帝都。禹受命所始。當經始以殺河勢。此不自亂邪。釋文引馬云。載載於書也。然凡言載者。當實之。若洛誥言功載也。繇馬言之。經何以不實所載邪。僞傳以載於書言之。其讀曰。冀州旣載。則經言壺口者。若綴旒然。可乎。鄭載義見書疏。周書謚謚篇云。載事也。詩文王毛傳同。引漢志者。班氏漢書地理志也。北屈者。今山西平陽府吉州也。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有平山。亦名曰壺口。平水出焉。水經注云。尙書所謂壺口也。非也。此沿漢志以北屈西南爲東南之譌而移其所在也。凡鄭注引

地理志者與班氏不皆同。蓋其據東漢當代之書也。然其同者多矣。史記集解引鄭壺口注。所引志與班氏同。其引鄭梁岐注亦然也。漢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此班氏以爲雍州山而言於冀州也。今鄭所引志與班氏同。故書疏引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鄭以地勢冀下雍高也。詩出車毛傳云。襄除也。夏陽者。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也。美陽者。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也。僞傳云。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猶鄭義也。皆非也。曾氏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夫事同而彼此分言。史遷之常爾。何不可哉。凡史遷

并言者。必明其以彼并此也。今何以明之乎。

大清一統志云。禹方治冀州之水。遽及雍州。必無此也。此足以昭萬世矣。酈氏考道元也。爲水經注焉。北史魏書皆有傳。水經者。古本題漢桑欽撰也。然其書有三國時地理矣。豈後人雜之歟。易說卦云。震動也。蔡傳引酈注云。震動天地。蓋本文也。今本作震天動地。非也。離石者。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也。董氏祐誠云。今山西保德州。河曲縣西南天橋峽。河經其中。激浪如雷。聲聞數十里。此所謂呂梁也。蓋去後魏離石四百餘里矣。水經注云。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于縣西歷山尋河。竝無過岨。至是乃爲河之巨險。卽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蓋酈氏北人。

歷尋斯地。其計里當不失大略也。二百者四百之文譌也。其記里必言離石之遠者。以離石爲古著名之地也。史記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酈注稱之。以言離石北山矣。其著名自秦而然也。記里者。有記之以古著名之地。欲其易知也。其曰在某縣某方可若干里。非必謂其在某縣界中也。水經注。非惟若縣志自言所在界中已也。蔡傳云。呂梁在離石縣東北。則本酈注而失其活辭矣。後人不察。遂以其縣界東北之骨脊山當之。謂膺古通呂。說文云。膺脊骨也。蓋脊若梁然。則誤矣。酈注言呂梁云。巨石崇竦。遂云。壁立千仞。此形容過甚之辭。猶其於孟門言崩浪萬尋也。奚可執邪。蓋酈注往往浮藻猶存也。閻氏於酈注。旣疑其里數。

矣。而又以千仞求實焉。安所得其本意乎。酈注言泗上之
呂梁也。以其不能如古所謂懸水三十仞也。乃曰。蓋維嶽
之喻。未便極天。明矣。今豈不然歟。釋山云。梁山音望也。此
雍之梁也。蔡傳以言酈注。非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
羊傳云。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穀梁傳云。梁山崩。壅遏河
三日不流。蓋其山在雍河上。故秦少梁地也。文十年左傳
云。晉人伐秦。取少梁。於是梁山爲晉望焉。非冀之梁也。山
海經云。狐岐之山。勝水出焉。狐岐。今在山西汾州府孝義
縣西。與今介休縣連。蔡据宋時。其山屬介休也。蓋其山去
河三百餘里。蔡傳以河逕言之。胡氏辯其非矣。而洪水懷
山。能不治岐乎。蓋治山皆所以治水也。治水。非惟治河也。

方氏觀承云。岐山在雍。則去河亦已遠矣。何獨狐岐嫌遠河邪。鄭與障通。昭元年左傳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蓋汾者。周官職方氏所謂冀州其浸汾也。故汾與洮皆晉望也。元冥水官。必先宣而通之。然後障而隄之。此水官所以爲能也。今繇未宣而障。鴻範謂繇陞洪水焉。故河北多繇隄。而九載績用弗成。禹因繇之功而修之。乃遂成功者。禹決九川。旣宣而障也。廣平曰原。釋地文。周官職方氏疏引鄭云。地理志。大原今爲郡名。蓋其稱郡者。與班氏漢志同。晉陽者。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春秋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穀梁傳云。

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公羊傳云。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蓋公穀之義皆同。左傳於經文作大鹵。於傳文作大原。以禹貢推之。則左傳之經文譌矣。其地曰大原者。從中國禹貢之號也。史文之灋宜然也。詩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自顧氏攷之。詩大原。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也。以言禹貢非也。大原之大。凡經說作大。凡郡縣名作太。古今字也。鄭岳義。見周官職方氏疏。釋文云。岳又作嶽。蓋古通也。周官職方氏云。冀州其山鎮曰霍山。蓋霍大山也。羗者。今山西霍州也。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周官柞氏疏。引爾雅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今釋山無此文。將或脫歟。抑

釋爾雅而以其經目之歟。僖二十八年穀梁傳云。水北爲陽。山南爲陽。范注云。日之所照曰陽。此於義未析也。今攷說文云。陰水之南。山之北也。此以陰配陽而言。蓋夏至陰生。日道歛北。則照乎水之南。山之北矣。冬至陽生。日道發南。則照乎水之北。山之南矣。山高而有南北之蔽焉。水卑則無蔽也。揚雄冀州箴云。岳陽是都。蓋帝都亦以山南統焉。汾陽者。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也。汾陰者。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水經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蓋漢志所謂北山者也。魏風云。彼汾沮洳。則詩歌之矣。周官職方氏疏。史記集解引鄭云。覃懷爲懷縣。蓋其稱縣者。與班氏漢志同。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也。覃延。釋言文。曾氏者。

敗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詩南山云。衡從其畝。釋文云。衡亦作橫。從韓詩作由。韓詩云。東西曰橫。南北曰由。蓋由亦從也。從與縱通。戰國策云。約從連衡。蓋地勢然也。沾縣者。今在山西平定州東南也。大要谷。或作大黽谷。譌也。漢志北地郡顏注云。黽。古要字。故譌作黽焉。今水經注不譌也。昌成者。今直隸冀州也。漢志屬信都國焉。鄭衡漳義。見周官職方氏疏。又鄭引地理志。言漳水出大要谷者。與班氏漢志同。惟云。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今以司馬彪續漢志攷之。後漢安平國故信都國。阜城縣故昌成縣也。昌成。或作邑成。譌也。長子者。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也。漢志顏注云。長。讀曰長短之長。是也。鄴者。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也。

昔西門豹史起爲鄴令。皆修漳水之利矣。水經云。濁漳水。東過武安縣南。酈注云。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爲交漳口也。蓋與漢志言濁漳入清漳者不同。此通典所以言清爲濁所奪也。武安及涉者。今亦皆縣也。皆屬河南彰德府焉。斥漳者。今直隸廣平府曲周縣也。斥猶海濱廣斥之斥。漢志引禹貢。漳作章。蓋古通也。故又作斥漳。水經云。濁漳水。東北過斥漳縣南。酈注云。尙書所謂衡漳也。應氏者。劭也。後漢書有傳。釋文引馬云。衡水名。書疏引王云。衡漳。二水名。今攷衡水卽漳水。無二也。今直隸冀州衡水縣。以此名也。方氏云。自黃河南徙。漳行河之故道。漳復南徙。以支流爲經流。亦古今水道一大變也。厥其。

釋言文。鄭土義見書疏。蓋日行黃道。四時迭行。其照乎地。圖上者。中邦九州。適陰陽之中也。詳堯典疏。說文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惟與維通。凡詩言維者。皆語辭也。說文云。壤柔土也。漢志顏注云。柔土曰壤。其義也。馬壤義見釋文。蓋以易義言之。天道行地道而生也。故厥土皆天性焉。周官大司徒鄭注云。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此鄭据周官保章氏星土釋之也。詳堯典十二州疏。又大司徒鄭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此以言禹貢可矣。蓋猶說文馬義也。耳與爾通。顧命云。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蓋諸

侯貢物。亦自土之壤而言也。周官十二土。卽禹貢九州之土也。周官十二壤。自九州分野而言。禹貢三壤。自九州分等而言也。周官云。大司徒以土會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此辨五物也。鄭注云。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禮。因別此五者也。鄭司農云。阜物。柞栗之屬。元謂膏當爲橐。蓮芡之實有橐韜是也。釋文云。覈音核。鄭注云。核物。李梅之屬。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曲禮注云。介。甲也。釋地云。下涇曰隰。其義也。周官云。草人。掌土化

之澶。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
渴用狙。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藥用蕢。輕熨用犬。此辨九
等也。鄭注云。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縹色也。
渴澤。故水處也。渴鹵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疆藥。疆
堅者。輕熨。輕脆者。故書。駢作挈。墳作盆。枉子春說。挈讀爲
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墳壤多盆鼠也。蕢。麻
也。元謂墳壤潤解者。其義也。釋文云。緹音抵。渴音昔。疆其
兩反。藥。呼覽反。蕢。扶云反。熨。字照反。縹。七絹反。解。胡買反。
盆。符粉反。草人賈疏云。禹貢白壤之屬九等。與此九等不
同者。以禹貢九州各爲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有此類也。
繇今攷之。土化九等。皆在十二壤中矣。曰墳壤。曰勃壤。而

其餘不言壤者。亦土化而爲壤焉。鄭釋壤爲解者。解猶緩也。土緩則柔而和美矣。土化之澶。雖剛者。疆者亦爲柔土也。胡氏謂三壤猶十二壤也。壤亦土也。蓋與柔土曰壤者不同。此於義未融也。周官云。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貢。鄭注云。地貢諸侯之九貢。蓋土均之灋然也。而鄭於大司徒注云。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此於任民之貢猶闕焉。則疏矣。或曰。謂九穀者。當曰謂九貢。蓋與土均注義同。若夫任民之貢。非周官載師所謂任土者也。此王畿有貢。異於禹灋焉。周官云。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之數。以任其力。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

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蓋任民九功而使自貢也。布者泉也。泉者錢也。出一夫之布。亦無物之貢也。周官云。大府掌九功之貳。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言九功之貢也。惟國中及四郊有之。其貢惟王畿矣。周官云。大宰以九職任萬民。此九功不同九職者。蓋以九職之虞衡而分之。其臣妾不及焉。九職達乎邦國。九功達乎王畿。此京師衆大。九功爲九職之餘也。故使自貢。而非若九職登其九賦也。周官云。司會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明有貢也。此禹灋所無也。昭十三年左傳云。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此周之制也。言食采王畿者有貢也。亦禹灋所無也。周官云。

載師掌任土之灋。凡任地。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非以任地行任土之灋歟。林氏云。冀州先賦後田者。蓋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厥土之下。蔡傳從焉。今不出之者。此言冀州自治。不卽言無貢。而遂言并征。於文未洽也。成賦中邦。皆田賦矣。冀兼土賦。豈以列九等之則乎。此未言之。於義未悉也。園廛之賦。猶橘柚之貢焉。漆林之賦。猶漆絲之貢焉。內服外服。其義鈞也。其以賦名。不以貢名。則天子所自治故也。昭四年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甸服兵車。其有賦馬者歟。書疏引鄭云。此州入穀不貢。鄭言田賦也。而土賦則遺矣。且田賦惟

以入穀言。於義未悉也。詩云。維禹甸之。蓋詩之再見者焉。
詩韓奕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
平田。定賦於天子。鄭以爲甸治而平定之也。定賦者有穀
米焉。有兵車焉。詩信南山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
邱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
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此兵車之賦也。王制云。千里之內。
曰甸。鄭注云。治田出穀稅也。詩甫田疏引鄭禹貢注云。甸
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此穀米之賦也。此二者兼之。則
甸治之賦正矣。胡氏惟以入穀言。非也。今以下文攷之。史
於甸服明之曰賦納。則甸服而外。盡乎中邦。其皆以甸治
賦納。可互明也。而甸服固賦納而先天下矣。史於綏服明

之曰奮武衛。則綏服而內。盡乎中邦。其皆以甸治賦兵。可互明也。而甸服當賦兵而先天下矣。故詩毛傳訓甸爲治焉。此古義之備者也。禹甸之義。通乎中邦。多士云。俊民甸四方。其例也。禹貢五服。先甸服焉。天子之都也。周官九服。在王畿之外。先侯服而次甸服焉。非天子之都也。此外服如內服。皆以甸治言也。周官之制。曰侯服。曰甸服。曰男服。曰采服。曰衛服。五者皆中邦也。周官疏謂其義皆互通也。則五者無非甸治者矣。邱甸之甸。亦治也。以甸服之甸而寄於斯也。甸服之甸。自其大者而合以名之。邱甸之甸。自其小者而分以名之。其義一也。禮少儀云。納甸於有司。鄭注云。甸。謂田野之物。周官云。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

以時入之。以共盞盛。鄭注云。郊外曰甸。此皆自甸治賦納而申其義也。周官云。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鄭注云。貉亦爲禡。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周官云。肆師之職。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云。於所立表之處。祭造軍灋者。釋文云。甸音田。蓋据小宗伯注。甸讀曰田也。然甸者。治田之謂。獵以治田。故曰大甸。當讀甸如字焉。此皆自甸治賦兵而申其義也。故詩鄭箋謂禹治而邱甸之。是也。謂賦兵則甸出兵車。亦是也。謂甸出兵車一乘。非也。鄭以甸出一乘。而於周官訓甸爲乘。亦非也。周官云。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

而令賦貢。凡稅斂之事。鄭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成。積百井。其中六十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司馬遷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百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卽詩箋以爲甸出一乘者也。今乃遂訓甸爲乘乎。哀十七年左傳云。乘衷甸。蓋衷中也。甸亦作佃。釋文引說文云。春秋。乘中佃。一轅車也。則甸非訓乘也。史記云。齊景公時。晏嬰薦田穰苴。景公尊爲大司馬。其後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禮。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禮。蓋其禮有非本先王者矣。論語云。道千乘之國。馬注引司馬遷云。成出革車一

乘。詩信南山疏引司馬遷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漢書刑遷志略同。蓋以小司徒鄭注引司馬遷者較之。士卒之數其不同也。或曰。此王畿內外之分也。或曰。此用兵常變之備也。今攷詩魯頌云。公車千乘。遂云。公徒三萬。是一乘三十人也。甲士曰士。步卒曰徒。皆小司徒所謂徒役也。故統稱之曰公徒。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樂記所謂虎賁之士也。是一乘甲士十人也。周官大司馬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蓋千乘則三萬人矣。其餘七千五百人。以需策應也。司馬遷以爲

一乘三十人者。其古澮也。而以爲甸出一乘者。豈其然乎。夫九夫爲井者。實田也。其旁加者。則周官遂人言十夫有溝焉。蓋旁爲溝地。則加一夫百晦也。故九夫與十夫。數不同而實同。可互明也。非都鄙不同鄉遂也。鄭於甸言旁加。非也。哀元年左傳言夏少康之逃奔有虞也。則云。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蓋一成者。非甸方八里已也。一旅者。大司馬所謂五百人爲旅也。如成出一乘。則五百人而一兵車爾。雖自守其邑。且不能也。況欲中興乎。論語包氏注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蓋據孟子言之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亦據孟子。而以其地可食之田明之也。襄二十五

年左傳云。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衰。讀若等差之差。此子產之言也。圻與畿通。王畿方千里也。同者。攷工記所謂方百里爲同也。以百里而開方。則萬里也。方里而井。萬里則萬井也。蓋孟子與子產同。此所以言今魯方百里者五也。然則司馬遷言甸出一乘者。其必爲大國多數圻者言也。非古灋也。小司徒言四邱爲甸矣。而遂以賦稅爲言。賦者以甸治賦兵也。稅者以甸治賦納也。明乎甸。非以出一乘而名之也。曰井。曰邑。曰邱。曰甸。曰縣。曰都。而甸次其閒。明上下當通之以甸治也。今以百里而千乘者推之。成者方十里也。成有百井。則庶幾十乘矣。詩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言十乘之能爲兵也。少康中興。繇一成而始。不猶禹
鑿乎。攷工記云。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蓋井
田水道。則溝洫非其始終也。繇畎而遂而溝而洫而澮。皆
繇小而大焉。畎與畎通。禹濬畎澮。其甸治賦兵。宜也。皋陶
作士以司兵。故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斯足徵矣。文七年
左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賦納穀之府也。足食也。
賦兵。金之府也。足兵也。史於下文言財賦者。必曰。六府孔
修。豈空言哉。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
一不可。誰能去兵。蓋賦之有兵也。自禹甸以來有焉。鴻範
錫禹之治水者。八政。其始。一曰食。其終。八曰師。師者。兵也。

是始終之以田賦之政也。春秋時兵謂之賦。沿古稱爾。論語亦言兵而稱治賦焉。周官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言制其地而賦民兵也。蓋禹甸之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而夏受於唐虞而用之。據孟子則三代賦癘不同。而什一皆同。故畎澮無不皆同。苟更畎澮。天下騷然。三代必無此也。蓋詩之歌禹甸者遠矣。禮王制疏引許氏異義云。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蓋任之繇是始焉。周官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一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周制賦兵而任之也。禮祭義云。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蓋任之而五十止焉。王

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非古之道也。則禹甸可推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瀋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禮也。蓋雖楚亦有然矣。杜注云。庀治。鳩聚也。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防隄也。隰皋。水厓下溼。爲芻牧之地。是也。左傳孔疏云。釋地有十藪。又疏謂釋邱云。絕高爲之。京。賈逵以疆爲疆。槩也。偃豬。謂偃水爲豬。規度其地。使田中之水注之。說文云。田踐處曰町。詩云。鶴鳴于九皋。毛鄭皆以皋爲澤之坎也。魯語云。沃土之民逸。衍沃。是平而美者。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

曰沃。蓋疏存異義也。此傳言山林之屬。皆以二耜言。或曰。表者。表而列之也。瀆者。地渥瀆也。詩終南鄭箋云。渥厚瀆也。釋文云。渥瀆瀆也。周語云。王乃瀆渥饗醴。韋注云。瀆沃也。攷工記鍾氏云。瀆而瀆之。幌氏云。渥瀆其帛。鄭鍾氏注云。瀆沃也。廣雅云。瀆瀆也。其例也。鹵者。地鹹鹵也。謂斥土也。周官小司徒先鄭注。引傳言井牧者而明之。後鄭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繇鄭言之。此猶管子所謂五而當一。十而當一也。左傳疏引賈說與鄭同。自度山林而下九事。賈以爲賦之差。其曰度。曰鳩。曰辨。曰表。曰數。曰規。曰町。皆如曰牧。曰井者。以爲九夫之名。蓋以九夫爲井而例牧焉。則遂皆一例爾。夫一而十。皆數也。其曰九夫。

爲數。以此正名可乎。宜杜不從之也。周官云。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四曰藪牧養蕃鳥獸。又云。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則杜義非通於周官邪。井其田野之衍沃焉。農也。牧其田野之隰皋焉。牧也。井以農而名。其授牧地者亦以井。故言井。則農見。而牧未見也。言井牧。則牧見。而牧在井中亦見矣。周官遂師稱曰經牧者。猶井牧也。孟子言井地者。必自經界始也。故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非經則無以爲井也。釋文云。庀。匹婢反。町。徒頂反。書疏引鄭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鄭以九夫差九等。非也。故疏辨之云。如鄭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豈容輕重頓至。

此乎。錯雜。詩漢廣毛傳義也。釋文引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馬言錯者。不以上中言之。於文未適也。周官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二曰薄征。周官均人云。凶札則無財賦。是古之告凶也。或以豐凶言賦等者。非也。周官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是古之懲惰也。或以勤惰言賦等者。亦非也。書疏引鄭云。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今不出之者。釋田而未稱其生穀。於文未洽也。易象三才爲三畫焉。中畫象人。則在地上矣。乾九二言田者。田在地上而養人。以九二位中也。釋文引馬云。土地有高下。書疏引鄭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此以地勢高

下言之。於義未悉也。書疏引王云。土地有肥瘠。亦於義未悉也。夫高而田瘠。歲收苦之。肥而地下水害傷之。豈其美乎。蓋疏既辨之矣。周官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卽周官大司徒及遂人所謂上地。中地。下地者也。此三等也。蓋周官以其地爲其等焉。異乎禹貢以九州爲其等者矣。然以此三等推之。亦九州田等所繇之一端也。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自漢書言之也。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采錄也。蓋步百爲畝。古今步瀆不同。則畝瀆不同矣。夏貢殷助周徹。其賦瀆之名亦

不同也。其什一之實無不同焉。此孟子所謂堯舜之道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爲夏百畝而稅五十者非也。夫五十稅五而無稅者又五十乎。是輕於什一矣。此孟子所謂貉道也。夏貢之貢蓋賦也。非禹貢之貢也。上曲陽者今直隸定州曲陽縣也。漢志稱上以別下也。下曲陽屬鉅鹿郡焉。靈壽者今直隸正定府靈壽縣也。漢志代郡靈邱縣。滹河東至文安縣入大河。代郡鹵城縣。庠池河東至參戶縣入庠池。別從河東至文安縣入海。此皆周官職方氏所稱并州川也。以古冀州分之也。庠池禮記作惡池。戰國策作呼池。山海經作噤池。皆異文也。靈邱者今山西大同府靈邱縣也。文安者今直隸順天府文安縣也。鹵城者今山西代

州繁峙縣也。參戶者。今直隸天津府青縣也。或作參合。譌也。庠池別者。以其水之派別而名也。水經云。滹水東南過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蓋水經自下所稱。以滹水兼恆水之稱矣。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酈注數見焉。此禹貢三江兼漢稱之例也。而水經滹沱水篇亡。胡氏据例以推之。則云。恆卽滹也。衛卽滹沱也。蓋恆衛兼其稱也。以爲苟非兼之。則恆衛之水小矣。曾謂小水而勤禹功哉。然兼之若是也。則經何不言導恆爲滹。導衛爲滹沱者乎。故胡氏又云。禹時。滹本名恆也。滹沱本名衛也。然旣皆本名。則何有通稱可互受者乎。夫古今之變難知也。陸氏隴其云。今松陽慈汭諸河。皆近衛者。安知禹時不同匯於此。

乎。豈可据目前所見而遙斷數千年以前之形勢。繇是推之。則恆亦有然也。今滹沱合漳。而漳又徙焉。恆之下流。其屢遷矣。王氏鳴盛云。禹貢之例。蓋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詳。今攷於經。有統之。無略之也。禹敷土。其功且濬。畎澮焉。則無不施功者矣。鉅鹿者。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也。而北連其府屬鉅鹿縣焉。大陸澤於是乎起矣。古所以亦名鉅鹿澤也。呂氏春秋所謂趙之鉅鹿者也。漢志鉅鹿縣。其北則廣阿縣。今直隸趙州隆平縣也。大陸澤則兼而跨之矣。釋地云。晉有大陸。書疏引孫炎云。鉅鹿縣北廣河澤也。廣河。淮南子作廣阿。蓋大陸澤跨斯縣也。故亦以斯名。戰國時。自三晉言之。則爲趙有爾。此與呂氏春秋

所謂晉之大陸者不同。定元年左傳云。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蓋甯近吳澤。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也。高誘釋呂說者。据左傳言之是也。凡言禹貢上下經文。皆宜貫焉。杜氏通典言大陸者。不悉從漢志。乃北以求之。遂暨今直隸深州也。是今寧晉泊亦統之也。則九河於大陸若雁行而北矣。經何以言又北播爲九河乎。水經注則合呂說晉趙二者以求之。遂曰。自甯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爲大陸。則河之所至。先大陸而後降水矣。經何以言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乎。且自甯而東北。則與經言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類矣。經何以不連上文敘之乎。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恆衛大陸者。與班氏漢志同。從順。詳鴻範疏。易繫辭

傳云。耒耨之利。蓋取諸益。故益初九云。利用爲大作。言耕作也。島史記作鳥。漢志同。書疏云。孔讀鳥爲島。又引鄭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又引王云。鳥夷。東北夷國名。蓋疏言僞孔傳與鄭王文同而義異也。或曰。今本作島。此唐天寶時衛包改之爾。釋文引馬云。島夷。北夷國。此宋開寶時陳鄂改之爾。非也。蓋馬本作島。故書疏引鄭王作島。而不及馬焉。大戴禮云。東。長夷。鳥夷。羽民。言舜所東撫也。然如鳥而止於山。經作島夷。於文尤洽也。說文云。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今島國誠往往然也。東北島國。若後漢書言倭韓者是也。王制云。東方曰夷。蓋諸經以四方而言四夷者。統稱也。釋地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

焉。今山東登州府榮成縣有斥山。此據隋志言之爾。太平
寰宇記以言爾雅非也。管子揆度篇云。發。朝鮮之文皮。一
筴也。言其爲海內玉幣七筴之一也。發。國名。大戴禮所謂
北發也。朝鮮。國名。唐書謂之高麗。而後世則并韓者也。繇
是推之。則斥山當爲島夷居矣。管子輕重篇云。桓公曰。四
夷不服。恐其逆政。寡人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發。朝鮮不
朝。請文皮絺服。而以爲幣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
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夫桓公之德不能致遠。而
管子欲以輕重之術致之。則妄矣。絺。讀若情。廣雅云。絺。解
也。言鳥獸毛解也。容者。皮價所受也。受若干金。而卽若干
金。是雖物輕。亦市重也。大傳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

攝政六年。越裳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此非制其貢而彼自來貢也。質。古通賁。或曰。別風當作烈風。淮雨當作淫雨。蓋文之殘爾。書疏引鄭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賦上下。非也。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則西爲右。夾行其山。則其山惟在右矣。然冀州之大。非博觀廣聽。無以定賦。則也。豈夾行此山已邪。且豈當書於定賦後邪。書疏引王云。每州記禹往還之水名。然經何以惟言自河而往邪。故僞傳以爲每州治水既畢。皆還帝都白所治也。然皋陶謨言

禹暨益暨稷之奏矣。猶後世奏言也。豈必親之邪。且治水者奚爲迂行而曠日邪。驪成者。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也。案者。今永平府昌黎縣也。漢則二縣異郡而連矣。皆在海旁。蓋自北海入河者之望也。古之碣石。其不踰於斯乎。

大清一統志云。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南。蓋在樂亭縣東北也。繇漢言之。則在驪成東北。而不在西南矣。山海經云。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今雖水名改矣。地勢遷矣。而或以漢志稱碣石水者。言水以山名。非無故也。戰國策云。燕地方二千里。南有碣石雁門之饒。書疏引鄭禹貢注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蓋漢志無之。如鄭言矣。續漢

志亦無之。而劉昭注則補之。其采鄭所不采者歟。鄭引戰國策說爲戰國策。故今戰國策無其文焉。非闕也。其文亦不類戰國策文也。此猶說文引春秋傳爲春秋也。九門者。今直隸正定府藁城縣也。史記索隱引太康地理志云。樂浪郡遂成縣有碣石。長城所起。蓋通典言此在高麗界也。其猶鄭所謂與此名同者歟。而或以漢志稱大碣石者。言別有碣石。則此因以大稱。非無故也。然則漢志於此。奚不稱禹貢如壺口例乎。且驪成之地。奚不得此山而得之。絜縣乎。繇今攷之。漢志大書曰。河東郡縣二十四。蓋志文於其下列二十四縣名。皆不稱縣。以總稱縣於其上也。凡諸郡皆然也。故其屬河東郡者。則大書曰。北屈。於北屈下小

注曰。禹貢壺口山在東南。蓋言所在而無縣字焉。此北屈東南者。本爲西南而譌也。今漢志右北平郡驪成下曰。大碣山在縣西南。莽曰碣石。蓋言所在而有縣字焉。此非漢志本文。而傳錄者添文也。然則言驪成西南者。安知非本爲東北而譌乎。或曰。蓋若今介休與孝義連者也。而縣域則古今不同。故言狐岐山者。宋曰在介休。今曰在孝義。是不同而同也。則案與驪成可推也。碣文從石。水經注引漢志文同。漢書本或作揭。亦譌也。書疏引漢志驪成作驪城。皆譌也。漢志序云。推表山川。以綴禹貢。今禹貢山川。漢志稱之。而未以綴禹貢者。亦數矣。豈惟碣石乎。然莽多襲古。其改稱之曰碣石。則其爲禹貢可知也。漢志勃海郡莽曰

迎河其例也。今議漢志者曰。禹貢不悉綴焉。則滋惑也。而辯者曰。班氏之志。志漢也。禹貢宜不悉綴焉。皆非也。彼其文未備爾。彼自違其序例而無加之何也。彼身陷大戮。故也。漢書實班氏未畢之書。彼八表。天文志。且待其妹昭續成之也。然其時古。其學博。其文絜。其錄禹貢者。古義惟多。尙書家辯而采之。采其無違於經者乎。宜也。引竝海者。漢書郊祀志文。此與史記封禪書同。說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東海有碣石山。蓋自東海而統言之也。漢書武帝紀注云。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綦縣。綦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蓋文氏者。漢建安時人也。續漢志有臨渝縣焉。海旁者。以其地而統言之。雖瀕海數十里。亦海旁之地勢也。詩魯頌。

云。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其義也。著直略反。旁通。如文氏言。非繇班氏漢志而求之者乎。水經云。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此其禹貢山澤所在篇文也。殆三國時人雜之者歟。蓋以海旁爲水中也。酈注云。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其河水酈注云。漢司空掾王瓚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其濡水酈注云。濡水東南至絜縣。碣石山。酈注言此山所在者。旣引文氏稱在絜縣者言之矣。而又引漢志稱在驪成西南者言之也。且云。漢武帝嘗勒石于此。今枕海有

石如甬道數十里。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世名之曰天橋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胡氏云。酈注信矣。此山昔爲海苞淪者。今不知何時且蕩滅矣。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人不我欺也。後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望滄海。蓋此山雖淪海中。而去北岸不遠。猶可登焉。酈氏家酈亭。距臨渝纔六百餘里爾。以目驗知之。而世疑其言。亦惑矣。酈亭今在直隸順天府涿州也。秦氏蕙田云。碣石闕疑可也。繇今攷之。酈注其宜察乎。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隱五年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此左右以南面言也。顧命云。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此左右以北面言也。其左右皆非以東面西面言也。凡以左右隨地勢言者。皆其例也。蓋與以左右隨人身言者。不皆同。經於導山言碣石者云。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禹自西而東也。經於導水言河者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禹自南而北也。今於碣石言納河者。自西而納東。自南而納北也。禹當北向東轉焉。是夾左碣石入于河矣。無所謂夾右也。不違於經乎。其言禹之納河。以爲河得所入也。納者入也。如納日之納也。漢書溝洫志云。哀帝初。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蓋其上策言放河使北入海也。將恐難者言其敗壞城郭。由廬家墓而民怨也。則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

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辟與闕通。賈讓之言。將孟子所謂禹掘地而注之海者乎。夫龍門底柱及碣石。經所言也。而惟鑿惟析。惟破。非經所言也。伊闕則經以衆山統之。而不書名矣。呂氏春秋云。禹鑿龍門。蓋本乎尸子也。尸子二十篇。漢志稱之。春秋穀梁傳有尸子焉。淮南子云。禹鑿龍門。闢伊闕。而皆不言破碣石也。今賈讓言之。以爲河從碣石入海也。雖當時其有本歟。然亦以難者故而本之以爲言。安見其不違於經也。如賈讓言。經當曰同爲逆河。至于碣石。入于海矣。豈當曰同爲逆河。入于海乎。夫自周衰而後。四瀆不修其三。以不用禹瀆修河。於是而河徙爾。於是

而濟枯爾。於是而淮奪爾。此禹之所以爲神禹也。如禹破碣石。而今遂滅。豈不以禹破之而使然乎。何以爲神禹乎。夫碣石而苟在逆河水中。是河之衝也。皆海之衝也。則逆河之近。宜有山以衛之。其山宜避之。不宜破之也。其近碣石之地。今可淪者。是其地必非皆石也。則可避之矣。而何爲其破之也。破之。則河海之交衝而必滅矣。山滅。則河以無衛而奪於海矣。河奪於海。則不能距海矣。神禹而不知此乎。故龍門可鑿也。底柱可析也。以其爲河之衝也。無海之衝也。而碣石必不可破也。以其爲河海之交衝也。此而破之。亦何待後魏酈氏後而乃滅乎。蓋河徙而入海者。不從碣石而入矣。而碣石猶滅也。况河未徙而與海成交衝。

者有不速滅乎。詩云。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其用豈不然哉。故不破之。則水有山之苞也。破之。則山爲水之苞矣。緣是推之。禹無破碣石者也。在海旁。不在水中。其義躍如也。史記云。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漢志同。逆作迎。書疏云。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是也。酈氏雜采所聞。而誤於賈讓之言。則言碣石在水中爾。王瓚見漢書儒林傳。漢書溝洫志作王橫。張君者。或以爲魏博士張揖也。漢志錄王氏言海溢者云。淺數百里。淺古浸字。而王氏不言碣石云何。迨越數世而言碣石淪海中者。乃以徵於王氏之言。易浸作侵。何也。且旣淪海中矣。而又言其石枕海。何也。枕海者。以連岸言也。枕海之石。旣繫之乎案縣。

矣。則不在甕成西南而異於漢志矣。乃引漢志而不辯之。何也。曾謂曰。驗者。而其辭游若是邪。酈氏言天橋柱者。又謂三齊略記云。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疑卽是也。蓋雜采所聞。謂非其辭游不可也。或曰。碣石在昌黎。自北而西南也。其北曰仙人臺。絕壁萬仞。上凌霄漢。其臺崇廣。頂有巨石。人莫能至。所謂天橋柱也。史記秦本紀云。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蓋羨門與高誓者。皆仙人也。此臺所繇名也。其府志以此爲碣石山焉。或曰。始皇刻石者。凡六。史記皆書之矣。其五則立石而刻之也。惟碣石則刻其門。蓋其石無須立也。史記封禪書云。二世元年。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

皇之功德。此秦本紀所謂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也。然皆言所立爾。何刻碣石門者獨無重刻歟。二世者胡亥也。史記索隱引漢志顏注云。今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具存焉。蓋顏注時刻石猶未滅也。夫天下古刻石。滅者多矣。况無道秦乎。奚得終無惡而滅之也。酈注言漢武帝勒石者。彼豈得其石而徵之邪。如勒石可徵。又何必徵於韋昭說邪。蓋或說皆非無故也。僞傳云。碣石海畔山。不言所在也。山海經郭注云。碣石在臨渝南水中。或曰。在驪成海邊山。蓋郭注與水經不皆同。或曰。碣石有左右。此右碣石也。然經言右不言左矣。而遽書曰。夾右碣石。不已突乎。或曰。今山東武定府海豐縣有馬谷山。顧氏以

爲古碣石也。然此在古兗州域矣。豈冀州所書者乎。或曰。入于河。史記。河作海。譌也。而經曰。至于碣石。入于海。何也。蓋入者。禹入也。非山入也。知禹入者。以承其上文言導者而言也。程氏云。碣石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此意言之爾。其地久陷契丹。非南宋人所灼知也。然則漢志言碣石者。當求其本意矣。今引漢志者。其大書右北平郡驪成下。本無縣字也。則所引何以見其爲縣名乎。故移其上。文總稱縣者。而錄之曰驪成縣。其小注亦并引之也。故統稱漢志焉。此舉例也。凡所引漢志皆然也。此驪成下言在縣者。縣之爲文。今刪之矣。以上下志文求之。其句例無此文也。漢志右扶風漆下曰。水在縣西。天水郡冀下曰。朱圉

山在縣南。梧中聚。此縣之爲文。其本文也。句例當不同。刪之則不辭矣。圖與圉通。漢志右扶風武功下曰。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此於武功下小注者多。以其文斷而開之也。句例當不同。則有縣之爲文以明之。亦其本文也。漢志武都郡武都下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澤在縣西。漢志隴西郡臨洮下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西頃山在縣西。此縣之爲文。與武功下同。皆其本文也。今驪成下言在縣者。案以諸文。豈其例乎。此縣之爲文。非其本文也。故言驪成西南。亦殆非其本文也。且卽其本文。亦猶後漢書言史記者。所謂刊落不盡也。釋經之家。奚不求

其本意乎。夫自案與驪成言碣石者。此班氏之本意也。辯而采之。蓋庶幾矣。頃與傾通。今引漢志者。彼既以禹貢綴之。而此亦不綴之。何也。今方釋此經。異夫以史綴經也。然雍州梁山。今引之亦以綴禹貢者。明乎漢志非徒表詩梁山也。徐氏者。文靖也。乾隆時舉經學焉。引洪水者。尸子君治篇文。呂氏春秋略同。洪水作鴻水。其義通也。尸子云。河出於孟門之上。蓋佗本有於字焉。或曰。言水逆行出也。或曰。言其水高出也。呂氏春秋高誘注。以其深言之。蓋以高測深爾。胡氏者。渭也。康熙時以釋禹貢稱。引爾雅者。釋水文。水經云。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夫息山。又云。南入于淮。梁縣者。今河南汝州也。鄭氏樵云。洪範五行。一曰水。禹

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於是序五行相生者。列五方。而次八州焉。其誣甚矣。朱子云。佗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續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大原。皆先續後地者。本用功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此朱子以倒文求之。而未決言其故者也。史於篇終云。告厥成功。今曰既載。曰治。曰既修。皆言成功。而該用功矣。今之倒文。蓋非以難易殊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濟子禮反。兗以吮反。雍音邕。沮七餘反。音睢。蠶昨含反。墳上聲。又平聲。繇音遙。有音又。載上聲。繇音七。篚音匪。織音職。漯天答反。

此史敘兗州之水治也。自兗而下八州。皆以治水之次。次之。蓋治水始於兗者。以其最下也。濟河者四瀆之二也。經下文導水言濟者曰。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所以界乎豫徐青者也。導水言河者曰。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所以界乎冀州者也。宋鄭氏曰。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界。使不能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是也。爾雅言九河者。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般。曰鬲津。此九河而利於分者。皆水之性也。道者水之道也。繇水之性爲之。其故道本然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盪洪水未治。九河之道。則不道矣。今

水治。故曰既道焉。漢志曰。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高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高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蓋自漢成帝時言之也。雷夏澤名。漢志。濟陰郡。成陽縣。雷澤在西北。鄭氏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元和志曰。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是也。易曰。兌爲澤。蔡氏謂澤者。水之鍾也。蓋洪水未治。雷夏之澤。則不澤矣。今水治。故曰既澤焉。會同者。會合而同一也。桑土者。蔡氏謂究地宜桑也。鄭氏曰。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是也。既蠶者。其土可桑以飼蠶。而其土亦可蠶也。蔡氏謂蠶性惡溼。故水退而後可蠶也。降下也。爾雅曰。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邱。則

邱亦絕而高者矣。宅居也。言於是下高邱而居平土也。蓋九州之士多宜桑。水治則皆宅土而既蠶矣。特於最下之兗州言之。則他州漸高者可互明也。此以見中邦蠶桑之大利焉。黑者兗州之土色也。墳大也。土之性能大者曰墳。馬氏以爲有膏肥也。繇馬氏謂抽也。條長也。蓋其土草木之美。明水治也。兗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中之下。蓋第六等也。真正也。賦以什一爲正也。無逸曰。以庶邦惟正之供。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作猶大陸既作之作。以田作言也。載者。年也。十有三載者。禹告成功之年也。史記稱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蓋賦以什一爲正。中邦皆同。惟恤患則有不同。兗州最下。水患至深。其田作而免賦者。

有年。是不責什一之正也。其田作而減賦者有年。是未及什一之正也。皆不同也。其賦什一之正。則田作十有三年。而乃與八州同。此不言厥賦惟下下者。蓋作之久而乃同。則下下可知也。備見而變文爾。厥貢者其州獻於天子也。漆木汁。可髹飾者。器貢也。絲蠶所吐者。嬪貢也。筐竹器。厥筐者其藏之而貢也。織文。織五色采絲而成文者。幣貢也。亦服貢也。浮者貢道之舟所浮也。潔者河之別也。謂別出焉。漢志東郡東武陽縣。禹治潔水。東北至千乘縣入海。平原郡高唐縣。桑欽言潔水所出。絲是言之。禹治潔水。以引其河也。史記言禹導河至于大伾者曰。乃廝二渠以引其河。漢志說同。孟氏言二渠者曰。其一。則潔川也。此漢志所

以言禹治漯水者也。蓋自河之別出者而治之矣。鄭氏稱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此與班氏漢志不同而同。班氏以所治明所出也。若桑欽所言。則再出也。酈氏謂其出於所閒也。然則河之別出者爲漯矣。其以河之東北流者兼稱焉。故曰二渠。達通也。胡氏曰。充之貢道。自陶邱之東。浮濟而北。由漯以達河也。孟子言淪濟漯。而經不言淪者。以貢道見之也。○謹案充與徐揚特言草木者。林氏謂三州居下流。故特言之。是也。易曰。澤滅木。大過。三州之謂矣。今水治。當詳其草木之美也。易曰。百穀草木麗乎土。今充與徐先言厥土。次言草木者。王氏謂其土無高下皆然。兼山林言之。是也。揚州先言草木。次言厥土者。王氏謂揚

之士塗泥。不兼山林言之。故先言草木。是也。而充與徐言
草木。必在土田之間。揚州言草木。亦連土田敘之者。何哉。
明乎草木以土化美田而生百穀也。周官曰。柞氏掌攻草
木。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今剝陰木而水之。若
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
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
則以水火變之。故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毛傳曰。除草
曰芟。除木曰柞。鄭箋曰。萬民治田。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
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孔疏曰。釋釋然土皆
解散。是也。凡草木之美。其始則漸苞也。其中則繇條也。其
終則夭喬也。今三州分言者。互見而省文爾。駭音蟹大史
之大音太類

音夾覆芳服反。補與釜同。絜與潔同。般音盤。扇音隔。今見之見亦燕反。數入聲。濮音僕。飼音嗣。惡烏路反。溼失入反。汁之十反。纂音油。厥音斯。所閒之閒去聲。淪音藥。柞音作。剝北角反。薙音替。芟音衫。耜音似。澤澤音釋。釋

述曰。周官職方氏云。河東曰兗州。此踰濟矣。故不稱濟焉。

釋地云。濟河閒曰兗州。則猶禹時也。今直隸省大名府開

州。蓋域焉。正定河閒二府東南境。其所至也。山東行省東

昌府。暨兗州府。壽張陽穀二縣。曹州府鄆城縣。蓋域焉。濟

南青州二府西北境。亦其所至也。河南行省衛輝府延津

縣。皆其所至也。濟漢志作洑。惟史記作維。蓋古通也。宋史

記作沔。說文云。沔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沔名焉。又云。古文

沔作沿。合山閒陷泥地。是也。蓋所以為渥地也。釋水云。江

河淮濟為四瀆。鄭氏者樵也。宋史有傳。稱宋者以別漢鄭

康成之稱氏也。引爾雅者。釋水文。大史之大。釋文音太。補從宋本。與釜通。般從漢志注。與盤通。史記集解引馬釋九河者。從釋水焉。詩般疏引鄭同。又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衰讀若等。般之般。鄭言齊桓公者。書疏謂其本春秋緯也。所謂閼八流以自廣也。閼與遏通。漢書敘傳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枝。則緯言誣矣。書疏引孫炎云。徒駭者。禹疏九河。衆懼不成。故曰徒駭。又引李巡云。禹大使徒衆。故曰大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形如覆釜也。胡蘇。其水下

流。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鉤盤。河水曲如鉤盤也。鬲津。河水可隔以爲津也。爾雅釋文云。或曰。大史者。史官記事之處。又引孫炎云。絜水多約絜。鉤般。釋文引李本作鉤股。此與書疏所引不同。蓋九河之名。亦意言之爾。書疏云。九河故道。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大史因禹立名。是也。九河之次。詩般疏以鉤般次四焉。以覆釜次八焉。蓋異本也。蔡傳以簡絜爲一而次六焉。其次九者。則曰。河之經流也。非也。朱子釋孟子言九河者云。曰簡。曰絜。蓋與馬鄭同。引許商者。漢書溝洫志文。鄭言九河遺處者。略與之同。成平者。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也。東光者。今河間府東光縣也。鬲者。今山東濟南府德州也。鬲屬平原郡焉。弓高者。今河間府阜

城縣也。弓高屬河閒國焉。書疏云。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大史馬頰。獲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繇疏言之。蓋自許商而後。若唐通典。元和志。宋輿地記。元齊乘。明一統志。諸言九河遺處者。皆據許商說而推之爾。漢志云。勃海郡。成平縣。厚池河。民曰徒駭河。勃海郡。東光縣。有胡蘇亭。平原郡。鬲縣。平當以爲鬲津。猶許商說也。水經注云。九河故稱。往往時存。蓋有繇也。漢志云。王莽時。徵能治河者。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

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當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漫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蓋王橫以爲九河之地。今穿之。亦無益也。宜徙穿東北。佗處焉。西山者。自大伾以西也。漢志注云。漸。漫也。此讀若詩漸車帷裳之漸。得之矣。漢志勃海郡。莽曰迎河。蓋古逆河之地也。其地奚爲而高乎。以海溢漫之。水退而淤高也。往者海溢。已漸漫九河之地。況逆河之地。瀕勃海者乎。此王橫之本意。據本文而可知也。自水經注。易漫作侵。失其本意矣。厥後程氏。蔡氏。諸家。遞乎胡氏。說漸爲淪。雖立說不同。非又皆

失邪。夫漸非淪也。如以爲九河之地淪於海水。則瀕勃海之地先淪矣。尙何於勃海言地高邪。尙何於禹之九河言韓牧所欲穿處邪。皆忘其本文也。或曰。据胡氏說。九河者。自禹疏之也。豈故道乎。非也。易說卦云。乾爲天。坤爲地。艮爲山。坎爲水。蓋山水之性。皆天地之性焉。史記天官書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此非謂禹導山而至于碣石者乎。非謂禹導河而入于勃海者乎。天地之性。其山東北流也。其川必東北流也。流者行也。大川依高山之勢而行也。故河之東北而九河者。水之道也。皆水之性也。此本乎天地之性而爲之也。非人爲之也。經於導河言播爲九河者。明乎河自播之。禹導而播之。非禹自

播之也。猶其於導濛言流爲漢者。非禹自流之也。於導江言別爲沱者。非禹自別之也。於導濟言溢爲滎者。非禹自溢之也。皆水之性也。禹因其故而導之爲道焉。則皆成其水利。此禹之智也。如曰禹播爲九河。將曰禹溢爲滎乎。鴻範云。鯀陞洪水。陞者塞也。其不知導之也。其鯀之鑿邪。孟子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厥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此道河。卽導河也。大邳。卽大

伾也。史遷所謂高地者。卽鄭所謂地平也。蓋兗地皆下。而
兗之東北。高於兗之東南。此其下之高也。皆平地焉。皆河
所自至焉。史遷於河至兗之東南平地者。自下而上言之。
則謂兗之東北爲高地矣。鄭於河從龍門大伾來者。自上
而下言之。則謂兗之東北爲地平矣。夫水之性就下焉。其
就下而至於難載之地也。則敗也。其就下而至於可載之
地也。則無敗也。禹廝二渠。其於兗之東南。廝之者寡。則漂
之所達焉。以其就下而至難載之地也。其於兗之東北。廝
之者多。則河之所入焉。以其就下而至可載之地也。然使
河非本乎天地之性。而東北流。河之別。非漂原再出。則禹
安能導之若斯哉。故曰。水之道也。皆水之性也。夫導濟言

溢爲滎矣。而遂曰。東出于陶邱北。此水之性也。豈人爲之者所能哉。此以知禹導河東北行者。行其所無事也。故廐者分也。分而導之也。釋言云。斯離也。離猶分也。廐與斯通。漢志作醴。注云。醴分也。其義也。蓋醴猶詩醴酒有莢之醴。讀若廐。詩釋文云。醴所宜反。毛傳云。以筐曰醴。說文云。醴下酒也。言去其滓而分下之也。蓋導河猶然也。此廐古通醴。古字音同則假借也。故廐之者。猶其播之也。雖有事焉。亦行其所無事也。則其故道本然也。孟子云。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夫掘地以行河水。非廐之而播之乎。其於河之掘地也。猶其行江淮與漢之水也。江淮與漢皆故道也。而九河獨非故道乎。九河之稱。猶三

江九江之稱。皆以其故道稱也。非故道而掘地焉。則不得謂之行其所無事也。且洪水之變。勢方滔天。其掘故道之地。而去其壅塞也。則可施功矣。苟非故道。彼芒芒者安所施功乎。胡氏云。讀河渠書。而後憬然如寤。知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其初不爲河所經也。堯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決而北。或決而南。汜濫乎兗豫青徐之域。此所謂行平地數爲敗者也。及禹治水。乃引而北。載之高地。爲大河之經流。而餘波循故道以東。名之曰漯。所謂廝二渠也。漯之渠受水不多。雖平地不爲害。先是河皆東注。則猶鴻杯水於掌上焉。潰而四出也。此胡氏讀史遷書而未深知其意爾。如其說。河東北行。自禹而始爲之也。然則河皆東注。兗豫

青徐。雖未洪水時。無一日無水患矣。豈惟數爲敗已乎。蓋所謂數爲敗者。以河東北行而或不利也。於是乎東南行平地矣。而爲敗者數矣。夫洪水之災。古未有也。其亦知未洪水時奚若乎。周語云。昔共工欲壅防百川。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是古有先鯀而壅防百川者也。周語注云。堯時共工。與此異也。故引賈逵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蓋與共工氏稱霸者不同。昭二十九年左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祀爲貴神。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故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皆以平水土之功而

祀焉。昭十七年左傳言共工氏者。則在大皞氏後。炎帝氏前矣。禮祭灋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蓋平九州之土也。是古有先禹而平水土者也。則禹平水土。蓋鯀之愆。豈不求古治水者之故道邪。九河故道也。兗州書曰。九河既道。猶沱潛故道也。荆梁皆書曰。沱潛既道。然則故道者其道也。青州書曰。濰淄其道。今不曰九河其道。何也。此互文也。徐州又書曰。淮沂其乂。夫既道者必其道也。其道者必既道也。既道其道者必其乂也。其乂者必既道其道也。不然。將曰淮沂其乂。而非既道其道歟。經於導淮言會于泗沂者。則其道也。今淮沂而非既道其道歟。則何以謂之其乂也。蔡傳云。既道者。既順其道也。禹爲

之道也。其道者。汜濫既去。水得其道也。爲之之爲。讀去聲。蔡以其道猶自道也。非禹爲之道也。以經文一例求之。然則其又者。猶自又也。可乎。禹導淮矣。是禹治淮也。非淮自治也。徐州又書曰。蒙羽其藝。彼山能自藝乎。故其又其藝之。其蔡傳皆無以釋之。蓋未察乎互見者焉。成陽者。今山東曹州府濮州也。唐爲雷澤縣焉。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雷澤者。與班氏漢志同。水經注云。雷澤卽舜所漁也。山海經云。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此不足徵也。史遷不敢言山海經者。其若斯歟。或曰。在吳西者。揚州震澤也。雍沮。漢志無說焉。元和志者。唐李氏吉甫爲之也。其言雍沮者。與括地志同。蓋雍沮二水。唐時猶存。

今以河徙而變矣。胡氏云。雍沮皆濟水所涌出也。周官職方氏云。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蓋鄭本作雍。史記漢志皆同。段氏云。雍者離之隸變。是也。今本雍作澼。衛包改之。爾釋水云。水自河出爲澼。說文云。河澼水在宋。此在古豫州域矣。豈兗州所書者乎。爾雅注水經注。以言禹貢皆非也。鄭雍沮義見史記集解。引澤義者。易說卦文。周語云。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韋注云。導達也。鍾聚也。釋詁云。會合也。凡合而同者。則無不一焉。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注云。桑閒在濮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也。鄭桑土義見詩邶鄘衛譜疏。又鄭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又書疏引鄭云。此

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邱居士。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鄭言尤宜尤喜者。於義未融也。蓋史敘尤下者。以統佗州焉。爾雅釋蟲云。蠨桑繭。郭注云。食桑葉作繭者。卽今蠶是也。秦氏湛云。予游濟河間。見一婦不蠶。比戶冒之。知充人可爲蠶師也。此秦氏於宋時猶然也。而桑繭之利。豈惟充尤宜邪。今東南百越。蓋宜八蠶者多矣。是揚州之土宜桑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云。晉公子重耳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言在齊時也。史記貨殖傳云。齊魯千畝桑麻。其人與千戶侯等。又云。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云。沂泗以北。宜五穀桑麻。是青徐之土宜桑也。詩魏風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又曰。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唐風云。肅肅鴉行。集于苞桑。史記貨殖傳云。燕代田畜而事蠶。是冀州之土宜桑也。蜀志龐統傳云。潁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往見徽。徽采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是豫州之土宜桑也。詩豳風云。蠶月條桑。孟子言文王之政云。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是雍州之土宜桑也。蜀志稱武侯自表後主云。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是梁州之土宜桑也。而荆在楊梁之閒。江漢所同。豈其土無宜桑者乎。南齊書韓係伯傳云。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佗地。遷界上開數尺。是荊州之土宜桑也。荊州書曰。厥篚元纁璣組。夫組者以絲爲之也。周官云。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凡祭祀共黼。

畫組就之物。蓋古亦然也。齊語云。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則貢絲者。荊州制也。卽貢組之義也。典絲注云。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采色一成。曰就。疏云。以組爲就也。或曰。鄭言尤宜者。据兗州言貢絲也。今攷周官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絲枲。史記錄禹貢者。於豫州曰。厥貢漆絲絺紵。蓋與漢志作漆枲者不同。江氏云。枲與紵同類。言紵則枲在其中矣。絲則缺焉。當從史記作絲是也。然則豫州不亦言貢絲乎。而佗州之貢。言麋絲。言織。編。言織貝者。皆蠶事也。禮祭義云。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言食蠶也。食與飼通。注云。及早涼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溼。是也。淮南子云。蠶食而不

飲。蓋其性然也。周官云。馬質掌質馬。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鄭注云。質平也。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蓋鄭言與者疑辭也。李氏嘉會云。今東南如充揚。衣被天下。蠶盛而無馬。西北苦寒之地。有馬而無蠶。蓋可知矣。此申鄭也。秦氏五禮通攷從之。非也。夫詩幽風言蠶月者。不斥言其月焉。明其分月而再蠶也。再而不休。且八蠶矣。安有禁乎。凡蠶者。無一蠶已也。莊二十二年左傳云。物莫能兩大。此周史言兩姓代興者爾。以言天地之生物。則窒矣。中庸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東南之蠶。西北之馬。自

天地言之。非竝育乎。自人道言之。雖厲原蠶之禁。亦何能致東南有馬乎。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昭四年左傳言之矣。詩定之方中云。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千。夫桑田者蠶事也。騷牝者馬政也。詩以其竝育而竝歌之也。如其相害。豈竝歌之乎。絲今攷之。原如大司徒辨其原隰之原。釋文云。原本又作邈。蓋古本也。邈師云。辨其邈隰之名。此與馬質同屬夏官大司馬焉。釋地云。大野曰平。廣平曰原。此宜於試馬行者也。苟有在原而蠶者。奚得試馬行乎。於此而行。不致人之馬訟乎。故禁在原而蠶者。馬質之職也。馬將及行。以馬力所任而齊其行。試馬也。詩駒云。在坰之野。則馬之在原可

知也。禮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蓋近川者以易浴也。故曰。奉種浴于川。此二月大火候也。繇是推之。則近川之原。若冀州大原。徐州東原者。將有在原而蠶者矣。月令季春云。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籩筐。注云。曲。薄也。疏云。植。縣蠶薄柱也。縣與懸通。方氏慤云。籩。席之屬者。釋文云。植直吏反。籩居呂反。亦作筥。圖曰。筥。方曰筐。蓋所具者皆蠶桑器也。在原而蠶。不惟蠶室在原。其諸器亦皆布焉。試馬行者。於此而避之。則害國馬也。於此而不避之。則害民蠶也。是不如禁原蠶者而可矣。民在邑而蠶。里巷相從。不其善乎。此以知先王之經術必非迂也。釋言云。原再也。郭注云。今呼重蠶爲原。蓋

蠶非爾雅文也。郭注雜後世文爾。釋文云。原舍人本作蠶。非古本也。如爾雅作蠶。不當在釋蟲乎。奚爲而在釋言也。淮南子云。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遷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高誘注云。原再也。此漢本淮南子也。今本作蠶。則又蠶之省文爾。絲是言之。禁再蠶者。後人說也。漢時有之。皆失之矣。夫樹桑爲蠶也。不蠶則桑者棄焉。再蠶而求桑。盡桑之用也。是無棄桑矣。而乃謂之殘桑乎。如曰。殘桑者。蓋晚蠶傷來歲之桑也。今南中八蠶。曷傷乎。且周書有言。至于再。至于三。謂八蠶之晚爲再蠶。可乎。周官萍氏云。禁川游者。今日禁原蠶者。其爲文同也。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原田每每。此釋地所謂可食者曰原也。則不惟廣平曰

原者矣。然在原而蠶謂之原蠶。猶在原而田謂之原田。其義不同。其爲文同也。禮祭義言蠶于蠶室。猶多方言田爾田。蠶者猶桑者焉。每讀若梅。詩定之方中。毛傳云。零落也。官人主駕者。秉操也。馬七尺以上曰駮。鄭箋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寒實也。淵深也。釋文云。說鄭如字。蓋云。欲往爲辭說於桑田。是也。匪說文謂非也。直特也。猶一也。特古通植。詩柏舟釋文云。特韓詩作直。蓋與植通也。王制鄭注云。植猶一也。論語稱管仲云。人也。此重其人之辭。今曰匪直也人。猶曰人也。匪直。倒文也。詩崧高云。謝于誠歸。其例也。言牝者貴馬之能產也。此詩美術文公爲人君者。言人也非一焉。其人操心者實而深。旣勸蠶桑而馬產又

三千之盛也。則非一焉。毛傳云。非徒庸君。朱子云。非獨此人。皆義不貫也。或曰。典術云。桑箕星之精。此猶蠶爲龍精之意也。箕者木位而好風。東方蒼龍之宿也。蠶桑與馬國之富彊繫焉。其猶易稱神物者乎。釋言云。降卞也。引爾雅者。釋邱文。絕高者橫高也。釋水云。正絕流曰亂。絕猶橫也。其例也。於充言之。若詩所謂楚邱旄邱者也。胡氏云。兗州少山。邱非山比。洪水時猶可居人。益信懷山襄陵。謂孟門也。非汎言九州矣。是何其不思孟子言下者爲巢乎。堯典言洪水曰浩浩滔天。九州之謂也。周官云。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言宅土也。宅居。釋言文。孟子云。人得平土而居之。其義也。馬墳義見

釋文。下絲義同。詩苕之華云。牂羊墳首。毛傳云。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蓋羊有膏肥者其首必墳。牝羊以生子而瘠。則無是焉。而墳壤可推矣。釋文云。墳。扶粉反。然讀平聲亦可也。六書之義。古不以四聲而異也。詳堯典觀型疏。僖四年左傳云。公祭之地。地墳。言毒也。晉語注云。墳。起也。蔡傳以言此經。非也。若土膏自起。周語所謂土乃脈發者。非土之性能大。而然乎。絲。古音讀若由。蓋有抽義焉。詩牆有茨箋云。抽。猶出也。說文云。絲。艸盛貌。夏書曰。厥艸惟絲。蓋草作艸。絲作絲。古文也。條。文從攸。古音讀徒由反。蓋條與絲韻也。釋文云。絲音遙。蓋讀若皋絲之絲。則絲條亦韻也。此讀若鳴條之條。詩椒聊毛傳云。條。長

也。易彖傳云。貞正也。引公羊傳者。宣十五年文。蔡傳云。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胡氏難之云。然則佗州之賦皆不正乎。是矣。易繫辭傳韓注云。貞正也。一也。胡氏据之。以爲厥賦貞者。謂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爲常。十二歲中。始終如一也。至一紀後。乃同佗州。繇今攷之。若是則一而未正矣。經何以言貞乎。且十二歲中。安見其必無或免賦者也。周官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娵惡。注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也。或以言此經。謂歲問之而後定賦。若貞卜然。非也。凡歲計之時。賦者問歲之既往而定之。異乎卜者問歲之未來而定之也。僞傳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非也。易傳貞訓正者。非易所稱位正。

當也。且經豈言州第九乎。或曰。田中下。賦亦中下。正相當也。佗州無田賦同等者。惟兗州則然。亦非也。此以相當者。承上文言之爾。然兗賦猶能中下而非下下乎。載史記作年。漢志同。釋文引馬鄭本亦同。蓋所傳者異也。詳堯典疏。蔡傳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癩同於佗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田賦之下。是也。書疏引馬云。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此馬并繇九年爲十三年。而以治水釋作焉。失之矣。孟子云。禹八年於外。尸子云。十年未闢其家。皆於十三年中約言其未成功時也。禹治水豈四三年已乎。史記集解引鄭云。真正也。治此州。

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此鄭讀厥賦而下十字爲一句焉亦失之矣僞傳云治水十三年乃有賦灋與佗州同蓋襲馬鄭而失之也乃漢志作迺釋詁迺義同書疏引鄭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鄭言篚者不皆然也此於貢中別之以所藏爾非以貢篚對文也其篚爲服貢者如鄭言矣其爲幣貢也豈必入於女功乎功與工通書疏於堯典引鄭禹貢注云允征曰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繇鄭言之則元黃者幣也允征今詳逸文漆者漆之假借也說文云漆木汁可以髹物是也於充言之若詩歌衛文公者所稱樹漆也說文云絲蠶所吐也篚漢志作斐蓋

裴古通匪也。說文云。匪器似竹篋。蓋所以藏也。月令季夏云。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蓋染之而織也。攷工記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此分言之也。今統言之。則所織者皆謂之文矣。故樂記云。五色成文而不亂。其義也。法與灋通。水經注云。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匪織文者也。繇今攷之。漢志。陳留郡。襄邑縣。有服官。蓋漢兗州域也。其郡屬浚儀縣。睢水出焉。襄邑者。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也。浚儀者。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也。此在古豫州域矣。史記所以言豫州貢絲

者也。酈注以漢兗州言禹貢。非也。漯。古文作濕。說文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又引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此說文以爲濕水再出也。蓋續漢志與說文同。鄭漯義見史記集解。蔣氏廷錫云。禹分河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於是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蓋以漢志言禹治漯水者。別乎言漯水所出焉。非也。以禹貢導水之例言之。凡水之合者。自下則受通稱。無自上而先被之也。東武陽者。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也。漢志稱東以別南也。南武陽屬泰山郡焉。千乘者。今山東青州府高苑縣也。高唐者。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也。戰國策云。齊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漁于河。蓋以高唐之漯。

言河也。桑欽詳大名疏。古者濟通於漯焉。故不書曰。浮于濟。逾于漯。達于河。唐書許敬宗傳。以爲濟漯不相屬者。不知古今之變也。孟氏者康也。魏人。漢志顏注稱焉。孫氏云。今大清河。故漯水也。達史記作通。漢書同。蓋文異而義同也。孟子云。草木暢茂。謂洪水時。山林之高者焉。此於禹敷土中而見之矣。引滅木者。易大過象傳文。引麗土者。易離彖傳文。周官柞氏鄭注云。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肆不生。又云。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是也耳。與爾通。今攷釋名云。地底也。詩汝墳毛傳云。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賈疏從

詩傳焉。其義也。周官薙氏鄭注云。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耜之以耜側凍土剡之。又云。火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是也。今攷茲其者。孟子所謂鉷基也。夷與黃通。釋文云。繩音孕。以證反。今讀如字。詩螽斯毛傳云。繩繩戒慎也。朱子云。繩繩不絕貌。此自毛義而申之也。蓋用繩者。懼其絕焉。戒慎之。則不絕矣。凡草結實者。如結繩狀。其子繩繩然不絕也。故含實曰繩。攷工記云。耜廣五寸。賈疏從記焉。側者。耜側入也。其義也。引詩者。載芟文。詩疏引釋訓云。釋釋耕也。此据舍人本也。釋文云。澤澤音釋釋。蓋古通也。詩皇矣云。修之平之。其灌其柵。言啓邦土也。此

柞氏之義也。爾雅釋木云。灌木叢木。桺。桺。毛傳從釋木焉。桺者禮內則著之。其子如栗者也。釋文云。桺音例。月令季夏云。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薙氏之義也。周官稻人云。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蕪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此亦薙氏之義也。月令鄭注云。潤溽。謂塗溼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槩之地。是也。溽音辱。行。古音杭。釋文云。疆其兩反。然讀平聲亦可也。此月令經文之有韻者也。強槩。草人作疆槩。稻人鄭注云。殄。絕也。又引先鄭云。芒種。稻也。芒種之種。讀上聲。蓋種之以有芒角者之種也。古史之文。有以古音而韻焉。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以古音而互求之。其

互文亦明矣。蓋絲條苞夭喬。古音皆韻也。詩風雨以瀟膠。寥而韻焉。其例也。詩下泉以蕭韻周。詩碩鼠以苗韻郊。詩斯干以苞韻猶。皆其例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臬。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岱音代。嵎音隅。濰音維。淄音緇。希畎音大。臬音里。反音蔥。鉛音夷。專反。怪如字。萊音來。檿於檢反。厭上聲。汶上去二聲。

此史敘青州之水治也。海東海也。其別者曰勃海。左傳言齊者曰。東至于海。戰國策曰。齊北有勃海。蓋青之東北逾勃海而界乎冀州者也。其後舜肇十有二州。則分此爲營州焉。岱泰山也。爾雅曰。河東岱。又曰。泰山爲東嶽。公羊傳

曰。越在岱陰齊。戰國策曰。齊南有泰山。蓋青之南至岱陰而界乎徐州者也。漢志。泰山郡博縣。岱山在西北。蓋岱陰則其山北焉。國語言齊者曰。正其封疆。西至于濟。此青之西距濟而界乎兗州矣。今不言濟者。宋鄭氏謂以兗州見之也。嶠夷。東夷之地也。堯典曰。宅嶠夷。略界也。蔡氏以爲經略者是也。猶左傳所謂疆以戎索也。曾氏謂不經略則有猾夏之變矣。濰淄。二水名。亦作維留。漢志。琅邪郡箕縣。維水。北至都昌縣入海。泰山郡萊蕪縣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縣入海。蓋班氏未言屋山。維水所出也。泲與濟通。或曰。入泲者。入海之譌也。鄭氏稱地理志曰。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此足以補班氏漢志之遺矣。其道者。其水道也。史

記作既道。蓋其道者必既道也。既道者必其道也。此互文也。林氏曰。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順其故道。則治水之功畢矣。比佗州用功最省者也。或曰。青州治水之功省。而防夷之事嚴。故治嶠夷之地。先於治濰淄之水焉。比佗州治地特異者也。孟子以周公兼夷狄。與禹抑洪水同稱。而青州則其義先矣。經下文於綏服言奮武衛者。所以嚴其經略而衛中邦也。左傳曰。天子經略。古之制也。其古如禹制者乎。白墳者。下文三壤之則也。不言壤者。省文也。史記曰。齊膏壤二千里。濱涯也。廣者斥土之廣也。斥者鄭氏謂地鹹鹵也。冀兗徐揚諸州。其海濱之土。皆有斥焉。特於青州之廣斥言之。則佗州斥土可互明也。故禹時

則惟青州貢鹽矣。言廣斥在土田之間。不連貢鹽敘之者。明乎鬻海爲鹽。不概土而言。田有斥鹵。當兼斥而言也。爾雅於八方而言九府曰。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則斥土有生五穀者矣。周官草人之職曰。凡糞壤。鹹潟用貊。言土化之灋也。斥與潟通。青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上之下。蓋第三等也。其賦則惟中之上。蓋第四等也。厥貢之序。以其多少序焉。揚州先金三品。荊州不先金三品。明其多少之序也。青貢多鹽。其序則先鹽矣。鹽蓋周官所謂以共百事者。物貢也。絺葛之精者。嬪貢也。海物。物貢也。錯如厥賦。惟上上錯之錯。言其貢無常而雜也。其貢海物惟雜者。明海物所獲無常。不以例求也。徐揚不言海物者。青近帝

都徐揚則遠。於近取之。不勞遠也。岱畎。謂岱之谷。濬爲畎者。明其可田作樹桑麻也。故絲枲出焉。枲。麻也。鉛。青金也。松者。猶魯頌稱徂來之松也。怪異也。山石不材。其常爾。其有材者。則非常之異也。故曰怪石。此五者皆岱畎之材也。材貢也。鉛及松石。蓋田農采之。故以岱畎名也。不然。則當惟以岱名矣。萊夷。萊山之夷也。作田作牧。畜牧。明水治也。壓。山桑也。壓絲。蓋山桑上野蠶所吐者。其材中琴瑟弦。則天成之也。此萊土之材也。萊夷以篚貢焉。貴弦歌之材也。汶。水名。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汶水出西南入洸。桑欽所言是也。貢道不言達于河者。蒙上而省文爾。蔡氏謂因於兗也。○謹案皋陶謨稱禹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其斯爲中外之防者乎。蓋凡四夷之地。不連屬中邦者。以不治治之。則四海在九州之外也。爾雅所以言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也。諸經所以統四海爲四夷也。其在禹貢書之者。不言治功。冀州書曰。島夷皮服。揚州書曰。島夷卉服。此言貢物。不言治功也。凡四夷之地。連屬中邦者。以其治治之。則要服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衛也。周書立政。所以言夷微盧烝也。明史所以立土司傳也。其在禹貢書之者。則言治功。青州書曰。嵎夷旣略。梁州書曰。和夷底績。此言夷地。遂言治功也。青州書曰。萊夷作牧。雍州書曰。西戎卽敘。夫戎亦四夷。書戎猶書夷也。非亦言治功乎。其與貢物言之者。連言而省文。

地分之也。言禹貢者宜辨古青州域矣。今山東行省登州萊州二府。暨青州府益都臨朐昌樂壽光安邱臨淄六縣。蓋域焉。青州府諸城縣東南境。暨樂安博興高苑三縣南境。其所至也。濟南府。應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長清七縣。蓋域焉。泰安府肥城縣。暨萊蕪平陰東阿三縣北境。亦其所至也。其東北逾勃海而有遼海地者。盛京奉天府南境。皆其所至也。胡氏云。朝鮮古青州域也。以箕子所封。故也。今攷大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蓋箕子所以走之朝鮮者。爲此非中邦九州也。以遂其罔爲臣僕之志也。而武王得以封之者。天下宗周。四海之內。皆天子經略也。然則

据箕子所封而定朝鮮爲古青州域者。豈所据邪。漢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非也。然其敘朝鮮而歎之曰。可貴哉。仁賢之化也。非自箕子言乎。蓋不言禹時矣。堯典云。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史記集解引馬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爾雅釋文引鄭云。分衛爲并州。其餘引鄭與馬略同。詳堯典疏。蓋鄭言衛者。馬所未言也。此與馬言燕齊者。皆舉國名而言三州之大略焉。其三州山川。堯典無文。馬鄭皆不敢質言。此其慎也。周官職方氏云。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洑。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川虘池。嘔夷。金氏云。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

川遼水歟。蓋通典以舜所分并州。謂自衛水以北也。而金氏本之。遂据職方氏而爲之說爾。胡氏從之。且以爲衛水卽庠池也。故於鄭言分衛者。則云。若以爲康叔所封之衛。則并冀當以衡漳爲界。而冀域北盡於平陽。無是理也。秦氏從之。今攷職方氏九州封域。蓋與禹貢不皆同。則舜所分三州能以職方氏言之乎。經曰。夾右碣石。入于河。此冀州也。今乃以爲青州所統營州之山乎。舜所分三州。至夏而復合之。故宣三年左傳於夏言九牧焉。是舜所分者一時之宜也。有未可以禹貢常理言之者矣。況其佗乎。秦制以幽州爲遼西郡。營州爲遼東郡。此亦戰國時燕之舊也。蓋界乎遼水焉。胡氏執之。以言冀與營之界在斯也。而漢

儒近古。博學如許氏。亦猶馬鄭不敢質言。何也。以今之經無文也。故說文云。嶧山在遼西。一曰。堦夷嶧谷也。堦與嶧通。嶧與嶧通。蓋堦夷在青州。許氏不以青州所統之營州必以遼東爲界也。說文云。遼遠也。故馬於燕齊云然。此與遼水之遼不同。釋名云。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蓋東方木色青也。說文云。勃澥海之別也。蓋自東海而別矣。卽裊海也。列子云。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虛。蓋莊子所謂尾閭也。其謂百川歸東海者歟。引左傳者。僖四年文。引爾雅者。釋山文。岱者。堯典所謂岱宗也。引公羊傳者。桓十六年文。言衛侯朔出奔齊也。何注云。越猶走也。山北曰陰。是也。史記云。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蓋魯在山南也。徐州

也。營州詳堯典疏。博者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東至海。西至岱。此於州域有遺矣。嶠。史記作峒。後漢書云。王制。東方曰夷。夷有九種。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今在遼海間矣。昭七年左傳云。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杜注云。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是也。莊二十一年左傳云。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言王與鄭厲公地也。杜注云。略。界也。孔疏據之以言經略云。此略亦界也。以四海爲界。其義也。定四年左傳於封衛云。封畛土略。自武父以東。又云。疆以周索。於封唐云。疆以戎索。杜注云。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索。灋也。疆。理土地以周灋。唐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

故自以戎瀼是也。周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塗與涂通。此中國井田之瀼也。孔疏据之而申杜矣。蓋封畛者周瀼也。所謂諸侯正封也。以言禹貢。則所謂成賦中邦也。經略者兼周瀼戎瀼而言。以言禹貢。則略嶠夷者非封畛也。猶戎瀼也。蔡傳云。略經略。爲之封畛也。此於義未析也。今節焉。史記集解引馬云。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略。僞傳與馬同。蓋馬以常地言之。故其釋略者失之矣。金氏云。首書嶠夷。諸州無此例也。青州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仲宅嶠夷。故特表於前。此其言特表而言東夷者。是也。若夫九州之地。皆有帝命之官。豈以是而特表乎。如金氏言。彼宅西之地無常。禹貢不書可矣。而禹貢於

宅南交宅朔方者。其地亦皆不書。何也。維從史記。漢志作維。其引禹貢作惟。蓋惟與維通也。箕者。今山東沂州府莒州也。都昌者。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也。萊蕪者。今山東青州府博山縣也。其南則今萊蕪縣矣。屬山東泰安府焉。博昌者。今青州府博興縣也。鄭維義見詩齊譜疏。蓋與說文同。又鄭引地理志言淄水者。與班氏漢志同。惟鄭言維淄所出。而皆不言所入焉。書疏。蘇氏書傳引漢志入洸作入海。如曰。疏或鼠之歟。則蘇氏深於漢書者也。史記河渠書云。於齊則通菑濟之間。言在禹之後而通也。蓋菑卽淄也。濟卽洸也。禹時則菑濟不通焉。水經注云。淄水東北與洸水合。互受通稱。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

水矣。又云溜水東北入于海。是也。或曰。史記云。濊溜既道。蓋其讀爲既也。易中孚云。六四月幾望。此費氏本也。京氏作近望。荀氏作既望。是近與既通也。詩汝墳毛傳云。既已也。詩崧高云。往近王舅。毛傳云。近已也。鄭箋云。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今詩記作其。是古字其記通也。今不從者。以同在禹貢篇中。而其既變文。當爲異義也。互文則易說卦有焉。詳堯典。申命疏。段氏云。其者將然之辭。非也。禹貢皆告厥成功也。濱從史記。漢書作瀕。說文云。瀕水厓也。涯與厓通。斥。史記作瀉。漢志同。蓋古通也。史記於此經申之曰。厥田斥鹵。蓋以斥明瀉也。且以申土田之義焉。鄭斥義見史記集解。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蓋以

一端言之爾。易說卦云。兌爲澤。其於地也爲剛鹵。是其可
執。兌西方爲典要乎。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
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今以襄二十五
年左傳言之。則楚南方而稱表鹵焉。夫禹貢青州。東方也。
其稱斥也。卽周官草人。所謂鹹潟用貍之潟也。草人豈以
方言乎。漢志言民歌史起者曰。終古舄鹵。今生稻梁。蓋舄
者潟之省文也。顏注云。舄卽斥鹵也。管子地員篇云。斥埴
宜大椒與麥。言土化者可無察邪。引爾雅者。釋地文。周官
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蓋周制幽州之域。其自
碣石西而近河者。分古冀州域矣。今直隸永平府。緣海諸
縣皆有產鹽。非斥土之廣也。其在古兗州域者。今直隸天

津府靜海縣東。古名曰豆子航。有斥土數十里。天津府鹽山縣東。有斥土周百五十里。今長蘆鹺政資焉。亦非斥土之廣也。其在古徐揚域者。漢志會稽郡海鹽縣有鹽官。今浙江鹺政所司也。此非吳王濞所以煮海而富者邪。其利廣矣。今天下鹽課。淮將半之。其利尤廣矣。其斥土或數百里。或千餘里。以青州視之。則猶非廣也。今山東登州萊州二府。斗入東海中。三面皆海。其斥土面積將二千里。而其佗斥土。若今在青州府者。猶不在此數也。是諸州斥土。皆無若其廣焉。管子云。齊有渠展之鹽。又云。煮泔水爲鹽。言其廣也。煮與鬻通。或曰。渠展。海濱土名。猶齊語於海稱渠也。渠。大也。此周官鍾師注義也。大展者。土廣之謂也。齊

語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曰。以魯爲主。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韋注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也。是也。此皆齊語之倒文也。詩采芣毛傳云。弭。弓反末也。詩疏云。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也。蓋裨海之渚。而大曲焉。故曰渠弭。今渠展其例也。言其使有蔽於海乎。蓋有渚於渠弭。有牢於環山。皆有蔽於海也。經下文云。萊夷作牧。此萊山之夷也。則山有牢牧也。或曰。青州鹽利獨先。故特言之。非也。管子云。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繇是推之。雖洪水時。艱食鮮食。諸州不能乏鹽也。豈獨給於青州乎。禹時青州。山澤有貢無賦。安

所謂鹽利乎。管子云。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此鹽利也。以言齊霸可也。以言禹貢不可也。說文云。古者宿沙初作烹海爲鹽。蓋魯連子所稱宿沙瞿子善煮鹽也。沸通於海。管子言煮沸水者。猶煮海也。周官云。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非貢何以共之乎。今山西解州鹽池。禹時在帝都中矣。然不足以共百事也。曲禮云。鹽曰鹹鹺。謂祀事焉。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毛傳云。精曰絺。麤曰綌。史記集解引鄭云。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鄭獨言魚者。蓋據釋魚以鱗物該介物也。是名言乎海物矣。徐州書淮夷之貢曰鱣魚。今書曰海物。不曰海魚。則經不名言之也。林氏曰。旣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同。蓋錯

如錫貢磬錯之錯。非也。夫錯者豈徒言其非一物之雜乎。蓋曰厥貢海物惟錯。言貢錯之雜猶賦錯也。僞傳云錯雜非一種。蔡傳說同。此與鄭言惟錯者皆自物非一種而言。未自貢無常例而言也。故蔡傳兼采林說而無破焉。𤗔亦作𤗔。攷工記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蓋以濬爲之也。𤗔與𤗔通。管子云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毋古通無。言時有時無也。僞傳云𤗔谷也。蔡傳同。然谷豈卽𤗔乎。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此小者注大者而以小者爲名也。而其下又云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大者受小者之注而以大者爲名也。邢疏疑其上下不類者以此也。蓋郭注讀川如字。故

無釋焉。攷工記云。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又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攷工之澮。自畎而遂。而溝。而洫。而澮。皆自小而大也。故其言澮者云。專達於川。蓋川者。澮也。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澮。此所謂大川也。故曰。濬畎澮距川。繇是言之。宜邢疏疑釋水所言也。邢疏不得已。乃以其上謂山谷中水自谿而入川者。其下謂山谷中水無谿而入平地之溝者。然於文未適也。上下經文。其所爲名者。非亦小大不類乎。郝氏懿行云。此與攷工記不同。彼田間水道。此山谷小流也。今試倒其文。則爲澮注於澮。澮注於溝。溝注於谷。谷注於谿。谿注於川。上下文皆適矣。非也。夫以山農言之。山谷小流。皆田間水道焉。如郝氏言。將何以正名乎。今

攷說文云。く水小流也。古文作𠂔。从田川。篆文作𠂔。从田。犬聲。段氏云。く古文也。𠂔籀文也。今本說文。籀誤爲古。是也。然則く與川通。川古文作𠂔。故𠂔从川。今釋水云。注川曰谿。蓋卽注く曰谿也。注川猶注𠂔也。注𠂔猶注𠂔也。此與攷工記專達於川之川。蓋文同而義異焉。夫山谷之田。不可皆以井田。爲水道也。故攷工記謂之遂。謂之洫者。皆略之。而以曰谿曰谷者。通乎其閒。此以知禹言濬𠂔濬者。以其可該山澤平地三農也。以其爲田閒水道之始終。而可該其中也。論語於禹言溝洫者。舉一以爲例也。禹貢於山言𠂔者。自田閒水道之始而名之也。釋蟲云。蟻桑。又云。雝由檮。棘。棘。棘。棘。郭注云。皆蠶類。邢疏云。

此因所食葉而異其名也。蓋蠶絲之類多矣。今絲以岱畎名。則桑田故也。其桑繭乎。凡禮所稱繭事繅絲者。皆以桑繭言也。然則岱畎之絲。何以異於萊土縶絲乎。彼純土性焉。天成之也。此兼田功焉。人助之也。雖讀若畿。周官太宰云。嬪婦化治絲枲。蓋婦功也。故周官有典絲典枲之職焉。釋草云。蕢枲實。枲麻。今岱畎產之。其土性也。亦田功矣。詩齊風云。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言畎畝也。說文云。鉛青金也。本草云。鉛一名黑錫。蓋深青則黑矣。又本草云。鉛五金之祖。非以其所化者多乎。攷工記云。攻金之工。治氏執上齊。又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此上齊也。言和金也。則鉛之用可推矣。釋文云。齊才細反。引徂來者。詩閟宮文。來亦作

徠。毛傳云。徠山也。今在山東泰安府東南。蓋岱陽之別也。而岱陰之畎。其松則尤美焉。說文云。怪異也。漢志注云。怪石石之次玉美好者也。然何爲而以怪稱乎。山海經云。荀林之山多怪石。郭注云。怪石似玉。此非無故也。尹文子云。魏田父得玉。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言石之非常者也。蓋古有遺言者矣。孔子不語怪而雅言書。則知古稱怪者。蓋文同而義異焉。美則怪之。非常也。不美則怪之。亦非常也。猶周書立政。稱吉士有常者曰常人。美辭也。漢書武帝詔。稱茂才異等者曰非常人。則常人非美辭也。呂氏春秋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言廟之畫壁也。是豈有不美之觀乎。故釋詁者。當以古言釋之矣。周官云。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蓋田農以其暇而采羽焉。經下文所以言羽畎夏翟也。今鉛及松石其以岱畎名者。蓋亦田農采之矣。明其來自山谷田閒也。周官云。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鉛石者井人所禁也。禹時青州山澤有貢無賦。與周制當不同。井人注云。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蓋鉛石物地。禹時稱岱畎矣。管子地數篇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此山之見榮者也。其言物地歟。中庸言天之生物也。則云。必因其材而篤焉。攷工記言六材者。木金皆材也。周官大宰注言八材者。金石皆材也。然則凡物皆尙材矣。其專以木材言材貢者。非也。史記云。

大公東就國。萊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然則禹時之貢。萊夷感其治功。非易事也。其後齊滅萊矣。以定十年左傳攷之。孔子言萊人者。則云夷不亂華。蓋有繇也。僞傳云。萊夷地名。此於義未悉也。漢志東萊郡黃縣有萊山。左傳杜注以言萊夷是也。今黃縣屬山東登州府焉。作牧史記訓爲牧。猶其曰大陸旣爲也。亦猶堯典平秩南爲之爲也。言田作也。釋木云。壓桑山桑。詩皇矣云。其壓其柘。毛傳與釋木同。漢志注云。食壓之蠶絲。可以弦琴瑟。是也。弦與絃通。枚乘七發云。野繭之絲以爲絃。其物也。蘇氏云。壓絲出東萊。以之爲繒。其鞞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繇是言之。宜古以之爲弦矣。登州府志云。壓絲繭生山桑。不浴不

飼。蓋天成之也。或曰。周官大宰云。藪牧養蕃鳥獸。閭師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今言萊夷貢所爲牧也。與徐州書淮夷蠙珠暨魚例同。此孫氏江氏之說。本乎金氏也。非也。蓋此承厥貢而言。如其說。當曰萊夷牧牲。不當曰萊夷作牧矣。周官云。牧人掌牧六牲。蓋牧牲可言貢也。作牧不可言貢也。胡氏云。萊夷成功獨後。故書作牧於賦貢之下。與冀州書大陸旣作例同。非也。夫厥貢之中。有厥篚焉。此同時者也。萊夷作牧之時。安得在貢篚之間乎。且徐揚貢篚之間。其書淮夷。魯夷者。皆言貢物也。故其義皆貢焉。今以爲青州貢篚之間。是其書萊夷者。非言貢物也。則其義不貢矣。下文厥篚。與上文厥貢。能斷而連之乎。劉氏敞云。青徐

揚三篚。皆三夷之貢也。此其以厥篚屬淮夷島夷而言。非也。胡氏難之云。揚之貝錦。果出島夷。則下文厥包橘柚。豈亦島夷貢之乎。是矣。然其以厥篚屬萊夷而言。則叶經文也。壓絲固萊夷土貢也。胡氏難之。反謂青州市萊夷之壓絲以爲篚。可乎。萊蕪者。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原山。西南入濟。此濟卽洸也。蓋與班氏漢志同。而文瀋不同。或曰。今讀漢志者。曰原山。曰汶水出。曰西南入洸。其從出絕句。此續漢志例也。非漢志例也。以漢志佗文例之。從出絕句者。當曰原山。曰汶水所出。今無所字焉。則讀曰汶水出西南入洸。以一句讀也。蓋汶水出原山西南。而又西南入洸。故班氏貫以

西南之文爾。此於其敘沔水出入方嚮殊者。變其文。變也。或曰。汶水出。此出上脫所字焉。元和志云。汶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贏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水經注。惟無贏汶焉。漢志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縣入維。存異說也。今安邱縣屬山東青州府焉。朱虛者。今青州府臨朐縣也。泰山之別。曰東泰山。說文引桑欽說。與漢志同。其存異義亦同。自明永樂九年。遏汶不入濟焉。以資運也。於是乎南北分流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纁。縞浮于

淮泗達于海。

淮音懷沂音怡豬音諸埴市力反苞音包翟音狄
暉音釋蠟音賓暨其器反織音僉編音稿荷音柯

此史敘徐州之水治也。淮者四瀆之一也。經下文導水言

淮者曰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徐之東循海南及淮而

界乎揚州者也。泰山曰岱宗。青之南至岱陰。而徐之北至

岱陽矣。詩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又曰。遂荒大東。至

于海邦。淮夷來同。蓋魯在徐州也。故曰。遂荒徐宅。其稱禹

制者與。林氏曰。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

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始別也。爾雅曰。濟東曰徐州。

此徐之西距濟。而界乎兗豫矣。今不言濟者。胡氏謂蒙上

兗濟河之文。猶夫青爾。淮所東會之水曰沂。蓋沂與泗皆

淮所東會焉。今日淮沂。言沂則泗可知也。漢志。泰山郡蓋

縣沂水南至下邳縣入泗。故沂治則泗必治矣。下文所以言浮于淮泗也。又治也。其又者其水治也。蓋其又者必既道其道也。既道其道者必其又也。此互文也。淮者徐與揚共之。今於徐言淮治者。蓋徐有泗沂。淮東會之而始大也。以沂見泗。故淮治必及沂治言之矣。蒙羽二山名。漢志泰山郡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南。藝樹藝也。凡山之樹藝不同。今復其山之土宜。故曰其藝焉。大野澤名。大猶鉅也。野亦作壑。漢志山陽郡鉅野縣。大壑澤在北。豬史記作都聚也。言能畜水也。周官曰。稻人以豬畜水。既豬者必既澤也。既澤者必既豬也。此互文也。下文所以言九澤既陂也。言陂則豬可知也。東原原名。鄭氏謂東

平郡卽東原也。漢以郡封諸侯。則爲東平國焉。底平者。水治而致平土也。底平者。必底績也。底績者。必底平也。此互文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酈氏曰。南爲菏水。北爲濟瀆。蔡氏曰。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漢東平國。亦謂濟東國云。蓋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徐州貢土五色。而厥土獨言赤者。徐州之土色。其赤惟多也。蔡氏曰。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攷工記。有搏埴之工。惟土性黏膩。故可搏也。是也。赤埴埴者。皆其壤矣。故管子地員篇。稱赤壤焉。漸進也。易象言木漸者。其彖則曰。漸之進也。苞本也。茂也。行葦之詩。

所以言方苞也。蓋其草木之美。漸自苞本而茂也。草木不分言厥惟者。約言而省文爾。徐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上之中。蓋第二等也。其賦則惟中之中。蓋第五等也。鄭氏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是也。祀貢也。周書作雒篇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黼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蓋古制之遺也。厥貢言惟者。語助而成文爾。蓋禹貢若此之類。或言或不言。而無可添減者。其辭氣然也。雒山雉。其以夏名者。南方離明。則夏也。易說卦曰。離爲雉。故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蓋夏翟文明。其羽五采成章。若禮所

謂有虞氏旂綏者。則以羽飾之。貴文明也。周官所以有夏采之職也。其羽出羽山之畎。曾氏謂其山名羽者。蓋以此也。材貢也。亦旂貢也。經不曰羽山夏翟。而言羽畎者。蓋田農采之。故以羽畎名也。周官曰。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此周政因乎禹制焉。嶧山名。漢志。東海郡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鄭氏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葛嶧山也。此與班氏漢志同。漢志。魯國。驪縣。故邾國。嶧山在北。蓋嶧山自驪之北而始。絡繹相連。屬三百里閒。南至于下邳之西而終。爾雅所謂屬者。嶧也。故古文以下邳西嶧山。所稱葛嶧山者。爲嶧山之陽。蓋自北而南。其山南爲陽。則在下邳矣。古文非以嶧陽爲山名也。

嶧陽猶岳陽之例也。孤桐特生者。林氏謂猶孤竹之管也。蔡氏曰。嶧陽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木生以向日爲貴。是也。材貢也。凡木生山南者。稱陽木焉。自冬至陽生。日道發南。則木向之以生矣。山東曰朝陽。其東南也。孤桐生東南。視西南尤美焉。應氏曰。采東南孫枝爲琴。其聲清越。是也。孤桐而弦。麋絲皆天成之也。泗者。淮所東會之水也。元和志謂其源有四。因以泗名也。水經曰。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又云。東南過呂縣南。又云。東南入于淮。酈氏曰。言北山非矣。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墟有漏澤。澤西際阜。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矣。呂縣對泗水。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

記曰。水出磬石。所謂泗濱浮磬者也。蔡氏曰。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是也。材貢也。淮夷。淮北之夷也。周詩言召公之平淮夷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蠙蚌也。易說卦曰。離爲蚌。蓋蠙者離明之物也。故產珠焉。材貢也。亦器貢也。暨及也。魚。祀貢也。亦物貢也。魚不名言之者。淮夷之魚非一名。得則貢焉。故不名言之也。元者其色黑而有赤也。織者顏氏謂緇繒也。編者以不染絲爲之。其色皜然白也。故經言元織而別焉。苧者苧澤也。經下文導水言濟者曰。東至于苧。卽豫州苧澤也。不言澤者。互見而省文爾。以導水明之。達于苧。則達于濟矣。徐州貢道。其所浮者。由淮而泗。由泗而苧。由苧而濟。由濟而漯。由漯而河也。今惟言達于苧者。蒙

上而省文爾。蓋因於青也。卽因於充也。漢志。濟陰郡。菏澤。
在定陶縣東。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菏水。在
南。此說文所謂菏澤水也。明乎泗所以達于菏也。經言達
于菏。則菏澤水在其中矣。漢志。達作通。詹音瞻。夫音乎。蓋
音不祝。其之其音姬。鉅音巨。稻音蹈。乘去聲。賦女利反。黏
音占。脂音支。搏音團。員與圓同行音杭。雒與洛同。壘維癸
反。驪音離。驪音刃。肅音導。苴子余反。綏如誰反。音綏。旂音
由。翻下革反。音核。絡音路。屬音燭。材中之中去聲。朝如字。
卞音弁。蚌步
項反。餽音稽。

述曰。周官。職方氏。無徐州。蓋青兼之也。呂氏。春秋云。泗上
爲徐州。魯也。言禹貢者。宜辨古徐州域矣。今山東行省。充
州府。滋陽。曲阜。泗水。寧陽。汶上。鄒。滕。嶧。八縣。濟寧州。魚臺。
金鄉。嘉祥。三縣。曹州府。鉅野縣。蓋域焉。沂州府。郯城。費。二

縣暨莒州日照沂水蒙陰三縣南境其所至也青州府諸城縣西南境暨泰安府新泰萊蕪平陰三縣東平州南境亦其所至也安徽行省鳳陽府懷遠靈璧二縣宿州暨泗州五河縣蓋域焉江蘇行省徐州府邳州宿遷睢寧二縣淮安府安東清河桃源二縣海州贛榆縣皆其所至也引徐宅者詩閔宮文詹古通瞻鄭箋云荒奄也從釋詁義也說文云奄覆也蓋覆猶被也引爾雅者釋地文晉太康地記云徐州取徐邱爲名也今爾雅釋文稱焉蓋者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也下邳者今江蘇徐州府邳州也書疏云沂水出蓋縣臨樂子山非也此誤承漢志上文也周官職方氏云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周以青兼徐也鄭注云沂山

沂水所出也。在蓋。賈疏稱鄭禹貢注引地理志言沂水者。與班氏漢志同。蔡傳云。曾氏曰。淮至徐揚之間始大。其患尤在徐。是矣。然未据經導淮之文而言。於文未洽也。胡氏以揚地較卑難之。非也。水經注言小沂水者有三焉。其一。則逕魯之雩門者。論語所謂浴乎沂也。此別於禹貢者也。又治。釋詁文。史記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而不詳所在焉。殆引之未備歟。蒙陰者。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也。其蒙山。論語所謂東蒙也。故漢志云。顓臾國在蒙山下。祝其者。今江蘇海州贛榆縣也。其羽山。堯典所謂羽山也。故漢志云。鯀所殛。皆不誣也。胡氏云。贛榆地近。非荒服放流之宅也。今山東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太平寰宇記云。卽殛鯀。

處也。非也。夫僞傳分堯典爲舜典焉。故舜典傳云。羽山東
裔在海中。迨後人不知傳之僞孔也。以爲登州斗入海中。
遂以其山名羽山而應之爾。其足徵邪。徐有淮夷。則要服
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衛也。殛鯀於徐之羽山。豈不爲東
裔乎。要服二百里蔡。亦在五宅三居中矣。豈必荒服乎。今
羽山之西有羽淵。此昭七年左傳。所謂其神化爲黃熊。以
入于羽淵者也。水經從漢志。酈注述左傳。皆於羽山無異
義焉。熊讀若台。或曰。禹於皋陶謨言驩兜矣。言有苗矣。言
共工矣。其於四罪也。惟不及鯀焉。非禹爲父隱歟。今禹貢
而言羽山。何也。蓋此言羽山也。非言殛鯀也。且以殛鯀故。
遂廢羽山而不治。則以私害公矣。可乎。旣治羽山。則必言

之。言之則必書之。此史職也。堯典殛鯀之文。其能削之乎。況此非言殛鯀乎。故禹修鯀之功而郊鯀也。盡公義以報私恩。非惟隱之已也。此聖人之大孝也。藝。漢志作藝。詩南山釋文云。藝。樹也。据孟子言樹藝五穀也。釋地云。魯有大野。此十藪之一也。史記禮書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蓋大者爲鉅焉。鉅野者。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西也。乘氏者。今鉅野縣西南也。釋文引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馬言深聚也。水經注云。水澤所聚謂之都。蓋都者。人所止而聚於斯。今水澤猶然也。畜者。止也。易彖傳云。大畜能止健。大正也。故大畜彖曰。利涉大川。其例也。以都爲豬。六書之假借也。胡氏云。自漢以來。鉅野屢遭河患。元至正四年。河決入

焉。及河南徙。而澤遂爲陸矣。王氏樵云。南旺湖。古大野也。非也。鄭東原義。見史記集解。又鄭言大野者。與班氏漢志同。而此非引地理志焉。東平者。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也。漢以東原底平。故曰東平。蓋斯原在濟東者。則在汶北矣。僖元年左傳。言汶陽之田者。亦卽東原也。水經注本。經與酈注。或互竄焉。今所引者。從定本也。史記天官書云。絕漢抵營室。索隱云。絕度也。此與爾雅釋水注。說絕爲橫渡者。例同。蓋釋水。自人之所絕者言。天官書。自星之所絕者言。於是志乘家。則自水之所絕者言矣。此蔡義之所繇也。蔡言埴者。太平劉熙釋名也。又釋名云。土黃而細密曰埴。蔡以其與土赤異也。故節焉。泥。或作泥。非也。泥以脂言。何謂

如脂乎。攷工記云。搏埴之工二。謂陶與瓶也。注云。埴。黏土也。老子云。埴埴以爲器。言陶瓶之工也。瓶讀若倣。或曰。釋文云。埴。鄭作𦵏。鄭王皆讀曰熾。文選蜀都賦注引鄭禹貢注云。熾。赤也。非也。此鄭破字釋之爾。且赤之爲言。經不自複乎。攷工記弓人注云。檇脂膏。臚敗之臚。臚黏也。釋文云。檇音職。蓋埴𦵏古通。猶臚檇也。臚亦通埴。說文云。脂膏久埴。是也。埴者脂膏久則敗而黏也。易豫九四云。朋盍簪。釋文云。簪。側林反。虞作𦵏。蓋𦵏者簪之聲轉也。虞注云。𦵏。叢合也。絲是推之。叢合則黏矣。管子地員篇言九州之土也。地員卽地圓也。其篇又云。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青。或赤。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又云。五埴之狀。甚澤。

以疏。離圻以臞瘠。故云。黑埴宜稻麥。管子本。埴文作殖。唯
不作惟。或曰。釋言云。臞瘠也。瘠猶瘠也。埴者膩澤而過肥。
則患乎黏而不疏。其甚澤以疏者。必以瘠者離圻其間。此
土化之瘠也。漸從史記。漢志同。釋文云。漸如字。或作薪。說
文云。書曰。草木薪苞。其所見本也。苞。史記漢志作包。非古
本也。徐氏說文繫傳引作漸苞。此南唐時所存古本也。今
從之。徐氏不知古本。而曰當作包。非也。文選蜀都賦云。柯
葉漸苞。此非晉左思從古本而用之乎。劉逵注云。漸苞相
苞裹而同長也。書曰。草木漸苞。是也。梅本作包。釋文云。包。
必茅反。或作苞。馬云。相苞裹也。文選注從馬義也。或引馬
作包。非也。釋文引馬者。固在作苞下矣。釋詁。苞茂義同。詩

行葦鄭箋從之。釋言云。苞稭也。郭注云。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稭。是也。蓋苞茂者無不稭焉。漸苞則自本而茂矣。詩斯于毛傳云。苞本也。則行葦傳不釋苞而亦可推也。鄭貢土義見史記集解。社壇。詳逸文疏。禮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則驪者黑也。魯語注云。黹兆也。周官注以兆爲黹鱗焉。蓋黃土在中央而鱗四方也。文十三年公羊傳疏云。壽。詁爲覆。引此周書言之。是也。曲禮注云。茸藉也。易大過象云。藉用白茅。其義也。漢書武帝賜齊王策云。受茲青社。蓋東方之封也。故郊祀志云。元始五年。徐州牧貢五色土各一斗。此王莽襲古而爲之爾。元和志不猶言唐制徐州貢土歟。水經注云。姑幕縣有五色土。亦古徐州域也。姑幕

者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也。爲魯諸邑焉。其東南則齊琅邪也。凡禹貢之文曰厥曰惟其爲史記漢書減之者其辭氣皆不如其本文矣。周官染人注引畎作畎。詩節南山疏引鄭羽畎注云。羽山之谷。鄭於義未悉也。翟漢志作狄。染人注同。釋鳥云。鵠山雉。翟與鵠通。又釋鳥云。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鵠。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鵠。南方曰鵠。東方曰鵠。北方曰鵠。西方曰鵠。此六者皆雉也。而五彩成章者有二焉。皆自南言之也。易象南曰離。說卦云。兌正秋也。則離正夏也。南離之象爲雉。夏翟也。徐州東南而有淮。其夏翟曰鵠。曰鵠者乎。而其貢則惟名夏翟矣。周官染人云。秋染夏。蓋擬夏翟而染之也。故

周官且以夏采名官焉。鄭染人注本釋鳥六者言之而云。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鄭於義未悉也。蓋未察乎自南爲夏翟焉。周官釋文云。翟直劉反。又音壽。此如字讀也。昭十七年左傳疏引賈逵据爾雅言五雉者。則云南方曰翟。其引樊光爾雅注亦同。蓋翟者本文也。翟之文殘。遂譌而爲翟爾。或曰雉尾至夏而光采。此不知易象本然也。禮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又云。有虞氏之綏。周之璧綏。蓋綏者綏之假借也。詩韓奕云。淑旂綏章。其例也。今於有虞氏言旂。又言綏。於夏后氏言綏。不言旂。互明之也。璧綏。戴璧垂羽者。以類言之。旂綏。當以羽飾之也。故周官夏采注引明堂位言之。而謂綏誤爲綏者。非。

也。其以有虞氏言之。是也。蓋禹貢在陶唐氏焉。唐虞相承者也。若周官巾車言翟者多矣。唐制未有昔斯之文也。五章之服。雉曰華蟲。皋陶謨則言作會爾。林氏兼車服言之。非也。釋器云。羽本謂之翮。說文以爲羽莖也。鄭嶧義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蓋說文義同。下邳者。今江蘇徐州府邳州也。騶者。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也。鄒與騶通。釋山云。屬者。嶧。郭注云。言騶驛相連屬也。詩魯頌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毛傳云。鳧山也。繹山也。嶧與繹通。詩疏引禹貢嶧陽言之。林氏從之。而未据漢志以申之。於義未悉也。史記正義引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言絡繹相連屬也。今猶多桐。此絡繹之文。與郭注從馬有義同。然則鄒之嶧山多桐。

而孤桐惟下邳之嶧陽是采也。續漢志云。下邳葛嶧山。本嶧陽山。今以應氏風俗通及水經攷之。亦以嶧陽爲山名也。孫氏謂鄭義與班氏漢志不同。亦以此也。蓋未察乎古文說焉。魯頌之言嶧也。固自徐宅歌之矣。其言不該嶧陽邪。周官大司樂云。孤竹之管。鄭注云。孤竹。竹特生者。是也。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言孤桐也。是其半成琴瑟焉。蓋天成之也。周官大司樂所稱龍門之琴瑟者。其稱此歟。猶禹時稱嶧陽矣。引朝陽者。詩卷阿文。釋山云。山東曰朝陽。蓋以日東出也。故傳曰。山南爲陽。則以日南至焉。周官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

堅濡調是也。濡讀若輓。蓋柔也。釋文云。濡如充反。釋言云。越揚也。卞者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也。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縣入沛。此自卞言泗者是矣。其所謂沛實荷水也。此沛之支也。合泗入淮者也。水經云。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斯可攷也。沛列四瀆。其能自入海者。沛之本也。漢志以荷水爲沛焉。是本支不分矣。非禹貢導水之例也。漢志顏注。方與音房豫。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北也。沛與濟通。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縣入淮。此自乘氏言泗者。非也。今鉅野縣西南爲漢乘氏焉。其所謂泗。實荷水也。水經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酈注所謂南爲荷水。

也。其自下合泗焉。二水既合。自下而水名通稱。宜也。今自上而稱荷水曰泗。則名非其名也。非其名者。非其實也。非禹貢導水之例也。胡氏所以於漢志皆辯之也。睢陵者。今江蘇徐州府睢寧縣也。或曰。睢陵當作淮陰。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泗水出濟陰乘氏。此不稱鄭引地理志焉。呂者。今江蘇徐州府銅山縣也。今有呂梁洪在東南。列子稱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謂此也。呂梁浮石。殆采之久而盡歟。隋志云。下邳縣有磬石山。其自是不言呂梁歟。下邳者。今邳州也。樂史云。磬石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其聲清越。蓋宋時然也。然豈所謂泗濱之浮者乎。明嘉靖中。平呂梁之

石害運舟者。則沈石且去焉。安問浮石乎。今陝西西安府耀州。故唐華原縣也。其東有磬石山。出青石。扣之鏗然有聲。白居易詩序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蓋唐時然也。迨宋。則又用下邳石矣。曾氏云。浮磬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非也。如曰泗濱浮石。則猶岱畎怪石也。安知其爲磬材邪。今日泗濱浮磬。是磬之浮於泗濱也。知其爲磬材矣。堯典云。夔曰。予擊石拊石。其言石而知爲磬者。以方言典樂故也。樂記所謂石聲磬也。胡氏据堯典以難曾氏。則云。石卽磬也。然禹貢之爲文。此又異於堯典矣。黃氏鎮成云。浮磬出泗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非也。禹貢言浮者。皆以水言。若於此特以土言。當有

文以明之矣。而猶以泗濱言水平。釋文引鄭云。淮夷。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書疏引王肅與馬同。僞傳亦同。然馬說非也。蓋據費誓言淮夷徐戎而可知矣。釋文云。蠙又作玼。韋昭薄迷反。蚌也。今攷說文云。玼。玼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珠之有聲者。蠙。夏書玼。从虫。賓聲。此徐鍇本說文也。周官川師注。以淮夷蠙珠言之。釋文云。蠙音賓。其義也。蓋玼从比。蠙从賓。賓者。濱之省也。易說卦云。離麗也。又云。離爲蚌。蓋蚌之有所麗者。則比連之。而濱近之矣。蚌从丰。蚌以離明而珠美。則丰美也。邦古通封。則古讀蚌者可推也。陸氏佃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鼈珠在足。蚌珠在腹。而自鼈珠已

上。又云。皆不及蚌珠。此陸氏埤雅說也。繇是言之。則珠之有名者。蚌也。卽玼也。其貢之宜也。有聲者。有名之謂也。猶詩言有聲也。故曰。玼珠珠之有聲者。謂此也。段氏云。當作玼。蚌之有聲者。非也。山海經云。文魮之魚。其狀如覆鉢。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郭注云。珠母。蚌類。是也。蓋魮者。蚌類。非卽蚌也。則玼非卽魮也。其狀固不相若焉。玼亦生珠。不生玉也。段氏據之。以爲蚌之有聲者。豈其實邪。薛氏季宣云。文魮。今鰓魚似之。鰓魚。又名石決明。珠之所生也。薛氏以言禹貢。段氏因而爲之說爾。周官玉府注。引詩傳云。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此韓詩傳也。今大戴禮保傅篇有其文。蠙作玼。皆其

物也。或曰。楚語云。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韋注云。珠水精故也。然無以見其爲蠙珠也。非禹貢之用也。釋詁云。及暨與也。則暨亦及也。書疏云。鄭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水經云。河水東過鞏縣北。酈注云。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崆原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此野言爾。文選東京賦注云。長老言鮪從南方來。非也。周頌言漆沮者。則云有鱣有鮪。衛風言河水者。則云鱣鮪發發。此何待從南方來乎。胡氏乃疑禹時北方無鮪者。則惑也。周官敝人云。春薦王鮪。鄭注云。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蓋後世然也。夏小正云。二月祭鮪。則堯時可知也。然則淮夷之貢。其登淮浦之

鮪歟。而鱣魚不必其惟鮪也。或曰。詩采薇云。象弭魚服。毛傳云。魚服。魚皮也。閔二年左傳云。魚軒。服虔注云。魚獸名。蓋詩孔疏稱焉。陸璣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物也。胡氏疑鱣魚者。鱣此也。夫攷工記言天下大獸五。而以鱗者終焉。繇是推之。魚獸亦魚也。不可謂鱣魚必無魚獸也。而以魚獸概所鱣焉。則非矣。蔡傳云。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胡氏云。蔡以宋制釋禹貢。終無據也。然安知淮白魚非所鱣者之一端乎。經固不名言之也。禮器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蓋大饗之祭若斯矣。周官籩人云。膾鮑魚鱠。謂祭籩之寶焉。鄭注云。膾。臠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榦之。出江淮也。鱣者。析榦之。出東海。王

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賈疏云。楅土爲室。又云。煨乾之。釋文云。臘火吳反。鱸所求反。楅皮逼反。餘音乾。又作乾。是也。周官廋人云。辨魚物。又云。凡祭祀賓客。共其魚之蠃薶。蓋蠃則腥之也。薶則乾之也。而禹貢可推矣。詩七月毛傳云。元黑而有赤也。說文義同。釋器云。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攷工記云。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鄭注云。凡元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與。與古通歟。禮閒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縹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此喪服變除。以卽吉而漸精也。則纖細於縞矣。蓋細繪也。說文云。繪帛也。詩出其東門傳云。縞衣白色也。詩疏云。不染故色白也。孟子趙

注云。皜皜。白甚也。今攷禮朝祭服有元袞。皮弁服有素衣。齊服有元端。素端。內則云。殷人縞衣而養老。蓋吉服以元。纁縞爲之也。而喪服亦以變除焉。史記集解引鄭云。纁。細也。祭服之材尙細。僞傳云。元。黑縞。縞。白縞。纁。細也。纁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此從鄭而爲之說爾。傳不以纁爲縞。而釋元曰黑縞。則於經病添文矣。允征云。厥篚元黃。此猶孟子所稱匪厥元黃也。蓋匪。古通篚。厥篚與匪厥。文倒而義同。其元黃對文。皆言實篚之幣色也。猶詩豳風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其對文也。以其一例也。今元言其色。而其質不見焉。縞言其質。而其色亦見焉。非一例也。則豈元縞對文乎。禮雜記云。委武元縞而后褻。鄭注云。委武。冠卷也。元。元

冠也。縞縞冠也。蓋自冠質而言其元縞之色也。今於元縞中而言其質之纖細歟。是縞見其質也。而元不見其質矣。蓋與雜記不同。豫州書曰。厥匪纖縞。其曰纖者。言其質也。今日元纖者。自質而言其色也。此宜與縞兼質色者相次也。蔡傳以元纖縞爲三物焉。其於元之爲文。不猶礙邪。漢志顏注云。元。黑也。纖。細縐也。言黑細縐。蓋以元纖連言。得之矣。其釋元者。於義未悉也。今節焉。禮閒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纖。禮疏謂其本戴德變除禮言之也。然經曰元纖。則纖有非惟白緯者矣。戰國策云。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蓋魯在徐州也。詩從說文。今本作河。釋文云。河如字。說文作荷。今馬鄭王此注皆亡。以致史記漢志本皆作河。譌也。幸

說文存古本焉。蓋充青徐揚四州貢道。其前後爲文相蒙而遞省也。閻氏云。其敘濬從變。其字濬從簡。眞聖經之筆也。胡氏云。此若作達于河。則前後複而失次矣。必無此書濬也。說文云。荷澤水在山陽湖陵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蓋與漢志同。今漢志譌作河。水經注於泗水篇引漢志云。荷水在南。則漢志原作荷矣。水經注於濟水篇引此經亦作荷。蓋與說文同。定陶者。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也。漢志。荷澤或作荷澤。譌也。湖陵者。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東南也。漢志。湖陵。莽曰湖陸。迨光武則復名湖陵矣。續漢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蓋章帝以封侯國。亦避陵稱陸焉。水經注云。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又云。東南逕乘氏縣故

城南。故水經云。菏水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蓋湖陸連方與者也。而水出其間。故自泗水言之。則云。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謂此也。說文於此。言泗受沛水入淮者。蓋亦以菏水爲沛焉。其失與漢志同。經下文導水言濟者。則云。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蓋其會汶入海者。自至荷澤而後然也。漢志顏注謂此卽荷澤是也。或曰。此言荷不言澤。則菏水也。非荷澤也。是不然矣。菏水合泗入淮者也。豈可以言濟水會汶入海者乎。或曰。達于荷。則菏水也。其文自徐州言之也。東至于荷。則荷澤也。其文自導水言之也。漢志以綴禹貢。二者不同。是不然矣。夫荷澤之達于濟水也。徐州之文。非互明於導水。

之文乎。以爲二者不同。豈經文自歧乎。經言荷澤。則荷水者。荷澤水也。經固統焉。如非統荷水也。則泗水何繇而達于荷澤乎。禹貢之例。其言多統之也。漢志於此。以綴禹貢。而又述經文焉。特例也。爲其於經文統之者而明之也。或曰。蘇氏以爲河不作荷。而謂淮泗通河者。若鴻溝也。或爲官渡。或爲汴水。皆自禹以來有之也。是不然矣。史記河渠書。其敘禹功旣畢也。則云。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然則鴻溝在禹之後矣。故閻氏据此而辨蘇氏焉。胡氏云。經所謂浮于濟者。至荷會汶之濟也。豈陶邱滎澤之濟乎。則濟之所以通河者。潔也。非鴻溝也。非官渡。汴水也。繇是言之。荷從說文。

則經之本文矣。今本作河。非本文也。僞傳書疏於此無說焉。蔡傳則從今本而失之也。自河徙以來。淮爲河奪矣。則會淮之泗。其爲河奪可知也。而所謂達于荷者。能以禹迹問諸水濱邪。然禹迹雖或湮也。禹貢之經。不可以或湮也。故釋經者終求其義之當焉。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上錯之上時掌反瑤音遙琨音昆卉音偉貝音背橘鈞入聲柚音右沿音緣 蠶蠶音禮篠先鳥反簜徒黨反夭要平聲喬音橋

此史敘揚州之水治也。揚州在淮南。蓋界乎荊州東南也。

則揚州自東海而迤及南海焉。越距南海。史記稱揚越者。張氏謂揚州之南越也。是也。此以州繫國。猶詩稱荆楚也。經下文言東漸于海。而又言南暨者。謂南海亦漸及也。此於揚州見之矣。如揚州不及南海。而惟言東海也。經當從徐州書海岱及淮之例焉。書曰。淮海及某惟揚州。而不得統言海矣。蓋東海有島夷。南海有島夷。且有尤近中邦者焉。島夷貢道。宜附於海界之州。揚州自東海而迤及南海者。以馭島夷故也。故下文之書貢曰。島夷卉服。如越非揚越。而隸荊州。彼南海之島夷。其貢也。當踰五嶺而附荆之貢道矣。非馭島夷者所宜也。周詩言召公之平淮夷曰。江漢之汭。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遂曰。于疆于理。至

于南海。此以陟禹之迹焉。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蓋周詩之義也。而禹之迹如揚州域者。則足以知聖人馭島夷之道矣。彭蠡澤名。漢志。豫章郡。彭澤縣。彭蠡澤在西。陽鳥鴻鴈也。鴻鴈隨日而南北焉。故曰陽鳥攸所也。陽鳥以彭蠡澤陂爲所居。明其澤旣豬而水治也。江者四瀆之一也。三江者卽下文導水以北江。中江。而見南江者也。旣入者卽導水所謂入于海也。鄭氏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是也。故經言此於彭蠡旣豬之下焉。明乎三江之孔道也。漢志會稽郡毗陵縣。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縣入海。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蓋自彭

蠡而下。以水勢所趨而知三江所分入也。震澤澤名。漢志。會稽郡吳縣。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此澤當在南。漢志之文譌也。底定。史記訓致定。易曰。震動也。震澤者動而難定也。今水治則致定矣。樂氏曰。荆溪卽漢志蕪湖之中江也。蓋震澤則荆溪東注焉。酈氏曰。南江東注于具區。蓋古之中江。注震澤而入海。南江亦然。北江入海。非注震澤也。洪水時。三江勢連。必三江入海。然後震澤方致定爾。篠竹箭。蕩者。竹箭之別名也。敷布也。史記曰。竹箭旣布。言已布生也。周官職方氏曰。揚州其利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漢志。會稽郡山陰縣。會稽山在南。蓋在三江震澤間矣。則經言篠蕩者。宜相次也。天者。草之少。

壯也。喬者木之高而曲也。塗泥者其土溼也。馬氏以爲漸
洳也。揚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下之下。蓋第九等也。其賦
則惟多下之上。而或上雜中之下。蓋第七等而雜第六等
也。此於三壤之則。蓋自下則而登中則矣。是上雜也。以地
廣而然也。三品者金之三等也。史記曰。虞夏之幣。金爲三
品。或黃。或白。或赤。漢志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
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是也。幣貢也。亦貨貢也。
梁州貢金。則書曰。鏐鐵銀鏤。以鐵在其間。非言金幣焉。此
書稱金三品者。明乎金幣以上。中。下。三等相權也。蓋金三
品之名。天下常稱。人皆知之矣。猶易曰。田獲三品。當時皆
知其爲上殺。次殺。下殺之三等也。三品之金。必有掌之如

周官卅人者矣。瑤者玉之次也。曾氏說以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者石之似玉也。篠蓋竹箭可爲矢者。故矢以箭名也。簫蓋可爲簫管者。儀禮言樂器者有簫在焉。齒象齒也。左傳曰。象有齒。若詩言象弭也。革去毛之皮也。周官曰。掌皮。冬斂革。若攷工記言犀甲兕甲也。皆器貢也。亦材貢也。羽蓋鳥羽可爲旌旌者。周書王會篇有倉吾翡翠焉。倉吾者蒼梧也。毛蓋獸毛可爲干旄者。爾雅言注旄首曰旌。謂注犛牛尾也。皆旂貢也。木材貢也。言惟木而不名言之者。有則貢焉。不以例求也。島夷者。吳氏謂東海南海島上之夷是也。蓋島夷海國。皆近揚州。貢道附焉。卉草也。草服者。蔡氏謂木綿之屬是也。服貢也。蓋禹時島夷在東海。

南海中者。皆自貢卉服於中邦。而揚州海界遂以兼之。則島夷皆統乎揚州之牧矣。而所謂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乃無分地不專之患也。此禹時島夷不得因貢道而謀猾夏也。卉服承揚州厥貢而言。明附書乎島夷之貢服焉。則厥篚承揚州厥貢而言。明矣。是揚州之貢篚也。織貝者。織錦如貝也。鄭氏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也。幣貢也。亦服貢也。包。裹也。卽苞苴之苞也。史記作包。鄭本作苞。古字通也。橘。木果名。攷工記云。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柚。條也。亦木果名。生江南。皆物貢也。錫與也。古以爲上下之通稱。此上與下也。言有命與之也。錫貢者。漢王氏謂錫命而後貢。不常也。豫州書曰。錫貢。

磬錯。此不書錫貢橘柚者。以當見厥包之文。故錫貢在下也。沿者緣水而下也。蓋舟行而緣水之邊。則去岸不遠焉。不言浮而言沿。慎之也。揚州貢道。達于淮泗。則達于荷矣。蒙上而省文爾。蓋因於徐也。卽因於青兗也。其達于淮泗者。或沿于江。由海而達之。或沿于海而達之。不由江也。其遠近從宜。亦如兗徐荆諸州之貢道也。○謹案三品之金。古以爲幣焉。禮於大饗言內金者曰。示和也。又曰。見情也。言金從革而示柔和。炤物而見情狀。故貴之也。此幣貢之幣也。國之所以行禮者資之矣。內與納通。管子言禹之水災曰。禹以厯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言下幣赤金也。有下幣赤金。則有中幣白金以權之。有中幣白金。

則有上幣黃金以權之。此貨貢之幣也。國之所以利用者資之矣。雖然。幣以行禮。行禮則無所貪也。古之行禮而資於金者。豈多乎哉。幣以利用。利用則無所困也。古之利用而資於金者。豈多乎哉。古之資於金者不多也。此禹貢所以能爲貢金之常制也。不然。貢之無度。雖九州采礦不數歲。且告空矣。而況貢金三品者。惟揚及荊已乎。自禹時而迄於周。如其礦空久矣。安見周官卅人之有所掌也。今攷之周官。而卅人猶有所掌焉。且爲之厲禁。而以時取之。此以見古之資於金者不多也。其故何也。中邦君臣德先。旣無託於行禮者。以爲貪。而又有足以威四海之貪者。則禹制賦兵之大可恃矣。而禹制賦納之成於中邦者。不賦金。

而賦穀。則中邦無金貴穀賤之困也。皋陶謨稱禹言民食者曰。懋遷有無化居。言以無化有。以有化無。皆以貨易貨也。貨之不足以金足之。貨之不行。以金行之。此有不爲食貨之利用者乎。則中邦無金重貨輕之困也。史記稱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蓋三寶者。金三品也。商以三寶而通農工及虞之變。必不可令商反以困之也。此周監於禹制者也。農出其三農之貨。工出其百工之貨。虞出其山虞澤虞之貨。中邦之貨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貨乎其閒。其資於貨者多也。其資於金者不多也。貨之生不窮。而金之生有窮也。此以本富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四海有操其國三寶

之贏而欲困我農工及虞者。禹制賦兵足以威之。海道之貢曰。島夷卉服。知禹時無或敢困之也。而金三品之權不

替矣。

地亦爾反。馭音御。許呼古反。辟音闕。會稽之會音繪。毗房脂反。羨似面反。區起俱反。樂音岳。少去聲。漸子

廉反。洳汝庶反。殺如字。升號猛反。音礦。弭音牧。施音遂。翡父沸反。翠七醉反。旄音毛。聲音茅。萋音棲。斐音匪。枳音止。緣平聲。炤音照。禮音禮。贏音盈。

述曰。釋地云。江南曰揚州。其不言淮者。則以淮屬徐州矣。

非禹制也。呂氏春秋云。東南爲揚州。越也。言禹貢者。宜辨

古揚州域矣。今浙江行省。暨江西行省。盡鄱陽湖。福建。廣

東。二行省。盡海濱。蓋域焉。廣西行省。桂林府。越城嶺南境。

平樂。潯州。梧州。柳州。慶遠。南寧。思恩。七府。鬱林州。暨太平

府。東北境。其所至也。江蘇行省。江寧。揚州。鎮江。常州。蘇州。

松江。六府暨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蓋域焉。安徽行省。安
慶。廬州。池州。太平。寧國。徽州。六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
鳳陽。定遠。二縣。壽州。暨泗州。盱眙。天長。二縣。潁州府。霍邱
縣。亦其所至也。河南行省。光州。光山。固始。二縣。皆其所至
也。揚。漢志古本作楊。廣雅云。楊。揚也。釋名云。揚州。州界多
水。水波揚也。張氏者。晏也。漢書注敘例。以爲三國時魏人。
蓋其辨古揚州域者也。僞傳云。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傳不
言東。於文未洽也。莊十年。公羊傳疏引鄭云。揚州界。自淮
而南至海以東也。蓋鄭以爲不及南海矣。然經何以統言
海乎。孫氏云。經下文言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東海
也。然下文不又言朔南暨乎。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朔。北

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非也。朔南暨者。案上文而言。蓋北被于流沙。南漸于海。故以暨及言也。豈不言所至邪。及之者。非踰之也。通典云。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蓋杜氏與鄭同。繇是言之。則五嶺之外。而南距海者。南越也。杜氏以爲非古揚州域矣。故通典云。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有舍荊而屬揚。蓋杜氏以爲晉以後史之誤也。嶺與領通。胡氏云。晉太康地志曰。交州本屬揚州。取交趾以爲名。虞之南極也。唐脩晉書。據之。而廣州者。交州所分。故於交廣二州。則書曰。禹貢揚州之域。隋書同。此史之誤也。蓋胡氏從杜氏而議之。

也。繇今攷之。晉書之說。此本乎堯典宅南交而推之也。又本乎史記所謂揚越也。夫以越爲揚越者。非其誤也。杜氏議之。非也。其誤者。則以百越皆爲揚越爾。夫揚越在百越之中。而百越非皆爲揚越也。若漢交趾郡。則百越矣。豈揚越乎。史記南越尉佗傳云。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又云。高帝立佗爲南越王。使和集百越。漢書同。此以見百越非皆爲揚越也。史記集解言揚越者云。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史記正義同。索隱引戰國策云。吳起爲楚收揚越。蓋揚越者。古稱也。漢書越作粵。顏注云。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亦與張氏義同。詩殷武云。奮伐荆楚。毛傳云。荆楚。荊州之楚國也。其例也。胡氏云。揚越。猶於越。閩越。略

越之類。又云其義古無可攷。非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漢
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史記吳起傳云。相楚
南平百越。蓋以揚越在百越之中。遂通言之爾。若辨古揚
州域者。宜如尉佗傳析言之矣。晉書云。漢武帝元鼎六年。
討平呂嘉。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
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此言以三郡爲七郡者。不皆然也。
漢志南海郡。秦置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日南郡。故秦象郡。
其餘則漢志非据秦三郡而析言之也。在漢志後析言之
者。互有不同。未可執也。且漢志七郡皆屬交州。而曰皆粵
分也。此亦非析言揚越也。蓋漢交趾郡則不在揚越三郡
中矣。大傳云。堯南撫交趾。此在九州之外也。史記舜本紀

云。南撫交趾。又云。北發西戎。東鳥夷。蓋皆撫之。其於交趾一例也。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然則以交趾爲揚越者。誤也。趾與趾通。揚雄交州箴云。爰自開辟。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夫獻白雉者。越裳也大傳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國。此箴其遺。堯有南撫者乎。且交趾在堯時之南交。而漢交州非惟交趾也。此箴乃概言之乎。水經葉榆水注。引大傳言。堯南撫交趾者。而酈氏申之云。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其以交趾繫荊州而言。非也。其言故越而在幽荒之外。是也。爾雅釋文。引李巡釋地注云。幽婁也。漢交趾郡。今越南之地。古要服荒服間也。蓋與揚越當綏服之衛者異矣。中邦九州。地勢偏

東且迤南焉。五服之制。其爲里數也。絕長補短。互爲乘除。而虛實之變。於是乎以地勢爲之變矣。青徐揚皆東漸于海也。而揚又南漸于海也。其要荒之制。不能以西被于流沙者。概之也。亦不能以北被于流沙者。概之也。地勢然也。東海有島夷。而其尤近者。若臺灣之番矣。南海有島夷。而其尤近者。若瓊州之黎矣。禹以東南數千里之揚州。馭之。俾統乎揚州之牧。則馭之者。其任無可閒焉。其地無可委焉。故舜時十二州。青可分爲營也。冀可分爲幽并也。而揚不可分也。古東南地勢。海道之險。猾夏之防。聖人何爲而能不失於島夷之貢哉。其馭之有道矣。荊州。非海邦也。非海邦而使之馭島夷。則難矣。而貢道不亦非乎。故揚越不

得如荆楚而荆越也。不得舍揚而屬荆也。揚州貢物。越多有之。詩江漢所謂徹我疆土者。周徹之賦也。而禹甸可知矣。揚州書曰。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則揚州地廣。故賦非下下也。詩江漢毛傳云。召虎召穆公也。鄭箋云。汙水涯也。式灋也。以王灋征伐。開辟四方。又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往正其疆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孔疏云。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也。蓋詩稱南海。非稱東南海也。漢志南海郡揭陽縣。莽曰南海亭。蓋郡之極東也。今屬廣東潮州府焉。胡氏以揭揚言之。謂揚州東南距海者。卽距至斯也。詩所謂至于南海者。亦至揭陽而止爾。此以申杜氏之說也。皆非也。孟子云。洪水橫

流。汜濫於天下。則揚越亦不免矣。惟揚越衆水。易歸海焉。洪水時無甚患也。故禹貢於揚州。統言海矣。則揚越衆水。皆統之也。治山以治水。於水旣統言。於山亦不名言也。周官職方氏云。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今禹貢不及會稽矣。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自天下東南稱之也。其不言海者。猶其稱正東曰青州。亦不言海也。而海在其言閒矣。不得執爲皆不及也。馬氏文獻通考。從杜氏矣。而易貢賦爲貢道焉。以爲貢道不及也。亦非也。經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蓋或沿于江。或沿于海。則沿于海而達之者。揚越及焉。禮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蒼梧者。今廣西梧州府也。史記云。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

疑是爲零陵。今在湖南永州府寧遠縣東南。蓋蒼梧之野。舜崩於斯。而記禮者則以爲葬於斯爾。孟子云。舜卒於鳴條。鄭書序注云。鳴條南夷地名。蓋有繇也。夫舜年百一十二歲。而猶南巡狩焉。禮祭灋云。舜勤衆事而野死。非誣也。召公爲周四世之舊臣。論衡稱其年百八十歲。今觀顧命篇。其蒞事者壯夫且不及之矣。則舜之勤事。可推也。雖南巡狩。亦其生平五載一至之方。視若習常爾。豈如周穆王享國百年而耄荒者乎。詩般云。陟其高山。言巡狩也。易觀云。先王以省方。故堯典言舜云。陟方乃死。蓋巡狩而死也。韓子以爲東南下方。不得言陟方。非也。詳堯典疏。三妃亦詳焉。堯老而舜攝。則舜巡狩矣。今舜不命禹巡狩者。當時

必有故焉。舜典旣亡。今無繇稽也。淮南子云。舜征三苗。道死蒼梧。非也。堯典云。分北三苗。蓋史書其服化矣。而所書則在陟方。乃死之先也。舜豈以征三苗死乎。墨子云。舜西教七戎。道死南己之市。此不足徵也。或曰。南己者。南紀也。詩四月云。南國之紀。彭澤者。今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暨湖口縣也。彭蠡。今日鄱陽湖。周迴四百五十里。呂氏春秋云。禹爲彭蠡之障。言澤陂也。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彭蠡者。與班氏漢志同。史記索隱引鄭云。南方謂都爲豬。鄭以爲聲之轉也。然史記豬作都矣。書疏云。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日陽也。鴻鴈南北隨陽。是也。禮月令云。仲秋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此南來也。則來至矣。

月令云。季冬之月。鴈北鄉。孟春之月。鴻鴈來。此北來也。則來歸矣。蓋來以相因而義轉焉。詳洛誥疏。夏小正戴傳云。鴈以北方爲居。此如人之鄉居也。而旅居則南方矣。故經曰攸居。詩匏有苦葉疏引鄭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鄭以爲陽鳥非惟鴻鴈也。論衡引此經亦自衆鳥言之。非也。易象云。漸。女歸吉。蓋女歸者隨陽也。故六爻皆象鴻漸焉。隨陽之義也。以言衆鳥可乎。蔡傳專以鴻鴈言是也。且云。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爲羣。蓋蔡以目驗而言矣。昭二十十年左傳云。公如死鳥。杜注云。死鳥衛地。林氏以例此經。謂陽鳥蓋地名也。非也。如其說。當言所居某地矣。今乃言某地所居乎。則窒矣。攸。漢志作迨。攸。所。釋言文。僞傳。

云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蓋不以言入海也。故傳言下文導水者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然北江非入震澤者也。鄭三江義見書疏。鄭與經言導水者叶矣。其猶漢志之義乎。鄭言荊州九江孔殷者。以爲其孔衆多。蓋鄭之釋孔非也。然鄭於此言三孔者。猶言其三道爾。釋詁云。孔閒也。說文云。孔通也。後漢書西域傳云。不當孔道。其例也。管子國蓄篇云。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隘其利途。言孔道也。徐堅初學記稱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

也。繇今攷之。孔注者。卽僞傳爾。今僞傳無此記所稱之文。以爲鄭注歟。則此記所稱之文。言其合。不言其分也。是與書疏引鄭言其分者不同。蓋徐堅爲此記者。類書而已。欲合鄭孔二家之注而約言之。乃昧其異同。故此記云然。非鄭孔本文也。而鄭注旣亡。尙書家蒐亡者。遂以爲鄭注焉。則未察此記之鄭孔合言矣。阮氏辯焉。胡氏据鄭注者。据此也。失之矣。且此記所稱。似叶於經言導水者。其實非也。導水言漢者。則云。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入江也。主漢而言也。今日左合漢爲北江。其不主江而言乎。導水言江者。則云。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言北會于匯者。漢自北匯澤爲彭蠡。江則自

南而北會于匯爲彭蠡。故不言會于彭蠡也。今日右會彭蠡爲南江。其何以見江之匯澤爲彭蠡乎。岷江以東迤北會于匯而明之。則見其爲南江。此非與南之他水合也。今日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豈不言與南之他水合乎。以其言與北合者。固與北之漢水合也。蘇氏云。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蓋與此記所稱者略同。其言豫章江者。則南之他水也。如其說是導水當言豫章江矣。其南江則不得自岷江東迤北會于匯者見之矣。經何爲省文不言南江邪。漢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豫章郡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贛者。今江西。

贛州府贛縣也。今雩都縣屬贛州府焉。水經注以豫章水會湖漢水也。皆稱曰贛水。通鑑梁紀云。陳霸先自南江出湓口。胡注云。贛水謂之南江。引南史以言之。則蘇說亦本平南史也。蓋當時南人之稱爾。水經沔水注引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蓋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也。此於漢志言三江者近之矣。哀十七年左傳云。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此松江水也。吳語云。吳軍于江北。越軍于江南。韋注云。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蓋引笠澤以言之也。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今山陰縣屬浙江。紹興府焉。然漢入岷江爲北江。今以後世岷江之稱而稱北江。則遺平漢自岷冢導漾者矣。或曰。

漢志言南江補經也。非也。經言導水者。上下經文。其於南江躍如也。漢志本經文而明之。豈補之乎。或曰。漢志言三江者。漢志所謂以綴周官也。職方氏云。揚州其川三江。故漢志於三江綴之。皆曰揚州川。而皆未以綴禹貢也。非也。班氏爲漢志。實未畢焉。其當綴禹貢而不悉綴者。非獨三江然也。此職方三江。安見其異禹貢乎。毗陵者。今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也。北江在北。據宋本漢志也。或作江在北。此脫文爾。蕪湖者。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也。陽羨者。今江蘇常州府宜興縣也。吳者。今江蘇蘇州府吳縣也。漢志丹陽郡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縣入海。此漢志言南江之原委也。而於吳縣下略焉。互見而省文爾。水經云。沔

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縣南爲南江。蓋從漢志而申之也。而水經言禹貢北江中江所在者。與漢志同。惟以經不明言南江。故亦省焉。猶續漢志言北江中江者。從班氏矣。而不言南江也。其南江則酈注及焉。石城者。今安徽池州府貴池縣也。餘姚者。今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也。或曰。在吳縣南而東入海者。婁江也。此南江之委也。南江非至餘姚入海也。酈氏謂東南舊瀆難悉。蓋其言南江者有然也。非也。夫至餘姚入海者。固在吳縣南而東入海也。然則江之三道。今奚若乎。中江之道。自唐築五堰。始變

之矣。迨明設三壩。中江不復東。則陸行十八里焉。南江之道。今浙江杭州府仁和縣而北。數百里閒。自北魏則其流壅也。迨唐以障湖故而築海塘。南江豈存禹迹乎。今惟北江之道猶故道也。漢志臨淮郡海陵縣有江海會祠。海陵者。今江蘇揚州府泰州也。在漢時則爲江入海之地矣。繇是言之。安能以今之水道而疑漢志哉。史記河渠書云。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閒。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言在禹之後而通也。蓋若吳之邗溝是矣。胡氏執之以爲石城蕪湖水皆自吳爲之也。非禹迹焉。亦失之矣。墨子兼愛篇言禹治水者。備言四方而分舉之也。則云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虛。以利荆楚于越南夷之民。言禹

迹也。虛或作處。于越猶於越也。於讀若烏。發語辭。南夷若淮夷也。墨子所謂五湖者。自天下南方而言。則天下南方之五湖也。非惟言周官越語者所謂太湖之五湖也。非惟韓非子所謂洞庭之五湖也。古必有其主名者矣。若文選注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爲五湖。史記索隱以具區洮滬彭蠡青草爲五湖。皆自天下南方而言。今不知古之主名何如也。自墨子推之。如震澤者無不在天下南方五湖中矣。則江漢有東流之而注焉。胡氏以爲墨子之誤。非也。管子云。禹疏三江。荀子同。此猶孟子言禹疏九河也。河之委其分有九。江之委其分有三。故皆曰疏焉。蓋疏而分之。則不能無所注矣。墨子之言。通乎管子。不可以人廢言。

也。取其言禹迹者。非取其言兼愛也。洮。讀若桃。與汾洮之
洮。讀若桃者。不同。漏。讀若鬲。吳越春秋云。范蠡乘舟出三
江之口。釋文引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
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庾氏
揚都賦注同。蔡傳主焉。今攷此三江與職方同。卽與禹貢
同。水經注謂此不與職方同。非也。而吳地記與漢志不皆
同。則未叶於經言導水者矣。越語云。吳之與越也。三江環
之。韋注云。三江。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今攷此三江與禹
貢同。而韋注與漢志不皆同。則亦未叶於經言導水者矣。
若夫山海經言岷三江者。則古梁州域也。揚氏慎以言揚
州之三江。非也。近世多三江說焉。夫水道有古今之變。禹

迹古也。惟近古者能言之。釋經者迄今而求禹迹。如以近古之言而辨近古之言。可也。如於近古之言而疑之。闕疑可也。疑之而乃自爲其言。則言人人殊矣。皆無以爲足徵者也。其奚裨於經術乎。周官職方氏云。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浸五湖。鄭注云。具區五湖在吳南。是也。釋地云。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注云。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也。蓋此澤當在南矣。僞傳云。震澤太湖名。釋地注與傳同。非也。震澤者具區也。澤藪也。太湖者五湖也。浸也。蓋太湖一湖而五分之。故曰五湖。此震澤通太湖而連之。遂蒙其名爾。越語云。越伐吳。戰於五湖。韋注云。五湖今太湖。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虞翻云。涸湖。洮湖。射湖。貴湖。竝太湖之小支。故太湖得

五湖之名是也。引震義者。易說卦文。周語云。三川皆震。其變異也。今日震澤。其常稱也。曾氏謂震如三川震之震。非也。樂氏者。史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今所引者。其太平寰宇記也。文選江賦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瀾湖。此酈氏注之言中江也。今闕亡矣。釋草云。篠箭。說文引篠作筱。謂可爲矢也。釋文云。簫或作筩。釋草云。簫竹。郭注云。竹別名。儀禮曰。簫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是也。說文云。簫大竹也。竹譜引鄭禹貢注。與說文同。今攷儀禮大射儀鄭注云。簫竹也。則不必以大竹專名矣。此郭注之所絲也。周官掌節云。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續漢志引干寶說。以蕩通簫。謂英刻書也。英蕩若漢竹使符。蔡傳從

焉。掌節云。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則英蕩亦其例也。傳讀去聲。掌節鄭注。引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蓋杜說亦破字也。而干氏破爲蕩焉。胡氏以爲蔡傳之誤。非也。說文云。書曰。竹箭如楫。孫氏云。言夏書竹箭。讀箭如楫也。蓋史記篠蕩作竹箭。此異文也。周官職方氏竹箭注云。故書。箭爲晉。孫氏以此例之。似矣。然說文何以不言讀如楫乎。此殆逸書爾。或引書說爲書爾。引爾雅者。釋地文。會稽山。今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其府屬。則連山陰縣矣。蔡傳以經言篠蕩者之文。下屬言草木者。於文未適也。當上屬焉。蓋與陽鳥攸居一例也。詩桃夭毛傳云。夭夭其少壯也。故傳於詩隰有萇

楚云。天少也。沃沃。壯佼也。蓋沃文。以水從天。今揚州水治。草生沃土。皆少壯焉。釋詁云。喬高也。說文云。喬高而曲也。釋木云。上句曰喬。又云。小枝上繚爲喬。郭注以翹繚上句者言之。句讀若鉤。詩漢廣云。南有喬木。或謂北方無之。非也。詩鄭風云。山有橋松。釋文云。橋亦作喬。又引王云。高也。則鄭介北方而有喬松矣。故釋木言喬者。不以南北言也。馬塗泥義。見史記集解。詩汾沮洳。毛傳云。其漸洳者。此馬義之所繇也。說文云。澤漸溼也。洳與澤通。歸氏有光云。江左偏霸。限於一方。務盡地力。以給軍興。而不暇計久遠。昔戰國時。大河隄內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築室於其中。今其弊正同。此言築隄墾田之害也。蓋以爲塗泥之土。而

墾田日益多。則必有違於水利者矣。今揚越沙田。其礙海道也。水患加焉。顧氏言蘇州諸府之賦重者。則云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上上。何其言之痛邪。引三品者。史記平準書文。引三等者。漢書食貨志文。詩泮水疏引王云。三品。金銀銅也。僞傳同。蓋原其黃白赤者焉。書疏詩泮水疏引鄭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詩疏申鄭云。三色者。蓋青白赤也。然揚州所產之金。不惟銅矣。繇鄭言之。豈其備乎。漢志言銅獨言赤者。以其用之多者而稱之也。李氏時珍云。惟赤銅爲用最多。是也。漢志豫章郡鄱陽縣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顏注云。采者。謂采取金之處。是也。鄱陽者。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也。山海經云。句餘之

山其上多金玉。蓋於會稽之山亦云然。句讀若鉤。句餘山。今在浙江寧波府慈谿縣西南四十里。此山海經之不誣也。元和志。饒州樂平縣東百四十里有銀山。今樂平縣屬江西饒州府焉。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言。宣饒一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遂黜之。此唐書所稱也。宣州者。今安徽寧國府也。若夫揚越則有礦焉。唐志。新州貢金銀。廣州貢銀。新州者。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也。廣州者。今廣東廣州府也。唐志。蒙州貢鉄金。賀州貢銀。蒙州者。今廣西平樂府永安州也。鉄讀若夫。說文云。鉄。小麥屑皮也。蓋金若鉄然。賀州者。今平樂府賀縣也。漢志。丹陽郡。故

郛郡有銅官。郛與章通。故漢志云。吳地東有章山之銅。謂此也。吳王渙以之鑄錢。而錢布天下。丹陽者。今安徽廣德州也。若此者。揚州三等之金。蓋可知其大略矣。引田獲者。易巽六四文。詩車攻毛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蓋毛以上殺。次殺。下殺言之也。所謂田之三品也。此以射殺之難。易分三等焉。乾讀若干。周官井人鄭注云。井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是也。詳青州疏。說文云。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蓋以礦言之也。左右注者。左右點也。或曰。井象土脈形也。管子地數篇云。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銅。此山之見榮者也。皆以礦言之也。言用金之源。

流者。顧氏曰。知錄詳焉。今不具也。引瑤義者。詩公劉文。毛傳云。舟帶也。禮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故周官大宰言王享先王者。則贊玉爵焉。內宰言后裸獻者。則贊瑤爵焉。蓋與詩先言玉。次言瑤者義同。曾氏以言此經是也。說文云。琕石之美者。或曰釋言云。琕後也。琕文從昆。言其石可後於玉也。釋文云。琕馬本作瑣。韋昭音貫。蓋聲之轉也。說文以爲重文爾。引象齒者。襄二十四年左傳文。詩采芣毛傳云。弔弓反末也。蘇氏頌云。象多出交阯。潮循諸州。蓋宋時猶然也。則揚越之象。不惟象郡有之矣。其南海郡。非宋循州乎。潮州者。今廣東潮州府也。循州者。今廣東惠州府也。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

革更之是也。周官司常云。全羽爲旄。析羽爲旌。蓋禮器也。史記錄下文。荊州者。手作旌。而於此揚州作毛。漢志同。蓋旌亦毛也。引爾雅者。釋天文。蓋旌旂附焉。詩于旌疏引李巡云。旌牛尾著于首是也。則旌有羽而亦有旌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旌牛也。然南方則有之矣。定四年左傳於楚云。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則楚者荊州之邦也。說文云。象。南越大獸。不亦言之未備乎。史記無惟木之文。漢志亦無之。段氏云。此今文也。蓋古文則有之矣。曾氏云。言惟木者。不可勝名也。非也。是不爲貢之無度邪。僞傳云。南海島夷。此傳遺東海焉。今當從吳氏澄之義而備言也。言海國者。采當時圖志。以考乎二十四史。而參之九通。以盡古今之

變終決其義於六經可矣。今不具也。釋草云。卉草。郭注云。百草總名。是也。僞傳云。草服葛越。書疏云。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文選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此疏据之以申傳也。然吳豈島夷乎。蔡傳兼之。非也。今節焉。唐書云。婆利國有古貝草。緝其花以爲布。麤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氈。此南海島夷也。蓋與南史言海州干陀利國出斑布古貝者略同。農書云。古貝者吉貝也。卽木綿也。宋書云。呵羅單國。元嘉七年遣使獻白疊古貝等物。此亦南海島夷也。邱氏濬云。木綿宋元閒始入中國。繇是言之。則木綿當在卉服中矣。然卉非一名也。故統之曰木綿之屬焉。疊與從毛者義同。僞傳於冀州云。島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則此

卉服亦以爲夷自服矣。書疏申之云。古史立文不次也。是何其皆妄邪。書疏引鄭云。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蓋鄭言夷在此州者。此從鳥夷而爲之說爾。漢志。島夷作鳥夷。以冀州鄭言鳥夷者例之。則鄭本揚州當同。然史記於冀州作鳥夷。於此揚州作島夷矣。蓋互明之也。釋名云。海中可居者曰島。物所赴如鳥之下也。此島有鳥義焉。鄭說未可執也。若鄭言天子之官有草服者。則有之矣。禮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鄭貝義見書疏。又鄭云。凡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今不出之者。以

其於兗州織文無別也。釋魚云。元貝貽貝。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蓋貽貝者。元貝之名。郭注云。黑色貝是也。餘蜺餘泉。皆貝名也。郭注云。今紫貝以紫爲質。以黑爲文。此廣言之也。而貝錦可明矣。僞傳云。織細紵貝水物。非也。夫旣織貝二之矣。是惟曰織。安知其爲細紵乎。胡氏辯之矣。然釋者猶曰。織貝二之。非不可也。惟言織者。當統言之爾。禮玉藻所謂土不衣織者。其統言之也。亦非也。禹貢言厥篚者。曰元織。縞曰組。曰織。皆織也。如統言之曰織。則淆矣。今曰織文。別其爲五色成文也。曰織貝。別其爲貝錦也。察乎其爲文。則織貝二之不可也。蘇氏云。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爛斑如貝。故曰織貝。蔡傳從之。則

以厥篚承島夷而言矣。非也。厥包橘柚。固不承島夷而言也。禹時揚州織貝。若今織造在江南也。詩木瓜鄭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蓋鄭本包作苞也。漢志說文作包。與史記同。蓋苞者。包之假借也。古字以假借而義通矣。易姤九二云。包有魚。釋文引虞云。白茅苞之。蓋虞本作苞有魚也。其用詩野有死麕者。亦包作苞焉。易說卦云。乾爲木果。蓋實象也。史記云。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漢志巴郡有橘官。此自荆梁言之。則橘非惟揚產也。而禹時揚產爲盛。於柚亦然。釋木云。柚條。郭注云。生江南。繇今攷之。柚與櫟通。山海經云。荆山多橘櫟。呂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皆荆產也。釋詁。錫予。

義同。予古通與。鴻範言皇極云。用敷錫厥庶民。此上與下也。易師象所以稱王三錫命也。經言錫貢其例也。鴻範言庶民云。錫汝保極。此下與上也。堯典所以稱師錫帝也。經下文言納錫言禹錫其例也。王義見書疏。又王言錫貢者云。當繼荊州之無也。非也。今節焉。蓋王以荊州包匭菁茅之包。謂橘柚也。以爲此荊州常貢也。揚州則繼荊州之無而錫貢爾。故讀包一字句焉。僞傳同。書疏於荊州包下引王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此於文未適也。僖四年左傳言管仲責楚者。則云。爾貢包茅不入。非古義乎。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此州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此於文未適也。夫以貢錫言之。經當以錫之

文繫厥貢下矣。若青州言鉛者是也。何以別於後而倒文爲錫貢乎。且如其說。則經言錫貢也。豈言錫不貢邪。亦於經病添文也。故錫貢當與豫州義同。周官職方氏云。揚州其利金錫。攷工記云。吳寧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禹貢不言錫者。非遺之也。經言金三品者。金幣也。異於徒言金而不言三品者矣。鑄錢幣者。非得錫柔之則不成。是經不言錫而已統之也。禹貢之文。以統之見義者。非一焉。職方氏攷工記。徒言金也。非金錫並言不明也。釋器云。錫謂之鉛。說文云。錫銀鉛之閒也。或曰。采礦而雜有錫焉。彼疑禹時錫利未興者。非也。書疏云。橘柚錫貢。文在篚下。以不常故爾。荊州大龜。豫州磬錯。皆不常也。皆在篚下。是也。蘇氏云。

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
錫命乃貢。其義也。崔實政論云。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
蓋以錫貢而知也。後世海物。莫盛於嶺海焉。郭璞江賦。韓
子南食詩。今可攷也。而禹貢皆不及焉。胡氏云。唐元和中。
孔戣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長慶中復貢。元稹又
奏罷之。明州且以爲苦。况粵閩乎。明州者。今浙江寧波府
也。釋文云。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又引馬云。均
平也。史記。漢志與馬本同。史記集解引鄭云。均。讀曰沿。沿
順水行也。其所引不同。何也。蓋鄭本受之於馬。其本均沿
異文。皆兩存焉。馬從均如字而釋之。鄭以均通沿而釋之。
其後傳鄭本者。沿。譌作松。故釋文正之曰。松當爲沿。是也。

周官均人。公旬注云。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爾雅釋文云。徇樊本作徇。又引張揖云。徇。今巡禮祭義注云。巡讀如沿。漢之沿。蓋均有巡義焉。巡與沿。古音則近也。其義亦近矣。馬以爲均平。非也。說文云。沿。緣水而下也。蓋以爲沿者緣也。讀緣平聲。自水之邊而言也。其義則生於衣緣焉。讀緣去聲。白衣之邊而言也。禮深衣所謂緣邊也。六書之義。古不以四聲異也。揚州貢道。其由江者。如浮于江。則恐入海之際。遂浮于海而不得休。故必先緣江之邊也。而後可緣海之邊矣。荊州則言浮于江。揚州則言沿于江。明非徒以順水行也。鄭於義未悉也。其由海不由江者。風利海平。則緣海之邊而漸至矣。大傳云。順流而下曰沿。

蓋鄭略同。而僞傳襲大傳焉。吳語云。吳王夫差曰。余沿江
沂淮。此亦禹時之道也。吳語云。越王句踐命范蠡率師沿
海沂淮。以絕吳路。韋注云。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沂。循海而
逆入於淮。以絕吳王之歸路。是其以沿海爲循海也。非去
岸不遠乎。哀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云。於邗
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
邗江。今在江蘇淮安府山陽縣西。邗讀若寒。射讀若釋。蔡
傳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是也。孟子言洪水者。則云。
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
不言淮注諸海者。朱子云。記者之誤也。又云。蓋一時牽於
文勢。而不暇考其實爾。或曰。此非誤也。孟子七篇。豈如後

世文人者乎。孟子言洪水者。則又云。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蓋孟子固言淮注之海矣。今言淮注之江者。明乎江入海時。浮浮湯湯之勢也。夫江入海者。雖遠於淮入海者焉。而其閒則雖遠而勢連矣。故詩言淮夷。必曰。江漢浮浮。又曰。江漢湯湯。自江入海時而通言之。則淮入海者。亦可爲淮注之江也。其勢連故也。孟子之言。先後乎滕文公篇中。則淮注之江者。無不知其注諸海矣。此古書先後互明之體也。且孟子不曰注之海。注之江者。嫌其爲對舉之文也。非活辭也。其曰注諸海。注之江者。俾其爲轉承之文也。轉承則注之江。而注諸海矣。禹貢不言汝。而汝統於淮。孟子言汝者。蓋本禹貢而通言之也。

其曰疏曰。淪曰決。曰排。曰注。皆禹貢不言而孟子通言之也。此如顧氏稱孟子言微子啟非誤者歟。詳微子疏。禮器云。內金。示和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此言諸侯以大饗而貢也。明乎金爲幣貢而不惟貨貢焉。禮器鄭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寶。先設之。金從革。性和。金炤物。又云。荆揚二州貢金三品。是也。禮疏云。貢金三品。禹貢文。鄭注以爲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此所引鄭者與書疏詩疏所引不同。殆鄭存異義而兼之。而所引各偏舉歟。不然。則書詩禮三疏皆孔疏也。何不。同若斯邪。引管子者。山權數篇文。其篇云。禹五年治水。此。自禹治水十有三年而言其初災甚之五年也。蓋約敘焉。

或曰。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此三幣不皆以金言。何也。此管子國蓄篇云。爾刀布者。錢形如刀。其利流布也。周書今詳逸文。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雲夢土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杻榦栝柏。厲砥砮丹。惟箇箛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朝直遙反。沱徒何反。潛昨嚴反。夢沒貢反。又音蒙。杻敕倫反。榦干去聲。栝音括。砥音旨。砮怒上聲。箇巨隕反。箛音路。楛音苦。匭音軌。菁音精。纁音勳。璣音機。組音祖。逾音踰。

此史敘荊州之水治也。荆者南條荊山也。曾氏謂此非雍州荊山。是也。衡陽者南岳衡山之陽也。蓋山南曰陽。鄭氏

謂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是也。漢志南郡臨沮縣。南條荊山在東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蓋以荊山言。則其南爲荊州也。而其北爲豫州矣。以衡陽言。則荊州統五嶺之北也。而揚州統五嶺之南矣。元和志曰。彭蠡以東爲揚州。九江以西爲荊州。此經文之互見也。經言荊與梁者。皆曰。沱潛旣道。蓋二州沱潛異道。則可爲界焉。亦經文之互見也。朝者。時來而不失也。宗者。同歸而有尊也。周官大宗伯稱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稱。今以喻水而通言之。非以春夏殊也。鄭氏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是也。蓋以下文導水言之。自荊州大別而漢合江矣。及

揚州彭蠡則爲三江焉。故周官職方氏曰。揚州其川三江。而又曰。荊州其川江漢。猶禹時也。九江者。總九水之名。非大江所分也。故下文言導江者。不曰播爲九江。而曰過九江。漢志廬江郡尋陽縣。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鄭氏謂九江從山谿所出也。蓋其引地理志與此同。孔甚也。殷衆也。周官大宗伯稱殷見曰同。蓋諸侯見天子者。小國諸侯合於大國諸侯而同見。則衆矣。今九江小水合於江漢大水而朝宗。故承上文而言其甚衆也。小水合於江漢者。不皆書矣。合九江而合之。斯其特異焉。經書其特異者。則其餘可知也。爾雅言水之自出曰江。爲沱。又曰。漢爲潛。蓋沱潛之道自江漢出也。漢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

鄭氏曰。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爾。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鄭氏於沱爲疑辭。於潛則闕焉。史記河渠書曰。於楚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蓋禹迹多湮矣。雲夢澤名。跨江南北。爾雅曰。楚有雲夢。此十藪之一也。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而漢志言楚地者曰。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此言平江陵縣以東也。則雲夢所至者遠矣。夢與曹通。周官職方氏曰。荊州其澤藪曰雲曹。蓋澤藪則有水有土焉。今其土可田作而又治也。冀州大陸既作。不言土作又者。其澤以大陸爲稱。大陸卽土也。既田作卽其土之又治也。蓋與此言雲夢者不同而同。塗泥者其土

涇猶揚州也。荊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下之中。蓋第八等也。其賦則惟上之下。蓋第三等也。此田加揚州一等而賦加多等者。蔡氏謂地廣而人工修也。荊州之貢言羽毛。而以齒革次之。其下又以金三品次之。其貢與揚州同。而其序不同者。薛氏謂以多者爲先也。左傳稱晉公子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明其多也。管子曰。楚有汝漢之金。蓋金者可爲上幣之黃金也。周官職方氏曰。荊州其利丹銀齒革。蓋銀者可爲中幣之白金也。國語曰。楚有穀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蓋金者可爲下幣之赤金也。若國語曰。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言鑄兵也。自三品而言。則鑄幣矣。不然。則經奚不曰。惟金銀銅乎。言金三

品者明其卽周書所謂商之三寶也。禹時鑄兵。安知不在梁州之鐵邪。杙。木名。琴材也。榦。不專名者。林氏謂凡木可爲弓榦者皆是也。攷工記曰。凡取榦之道七。柘爲上。楸次之。檟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又曰。荆之榦。此材之美者也。蓋荊州多產榦焉。鄭氏曰。柏葉松身曰栝。是也。栝。古通檜。若詩言檜楫也。柏。栢也。若詩言柏舟。禮言鬯曰以栢也。皆材貢也。厲。砥皆磨石也。麤者曰厲。故鄭氏曰。精者曰砥。是也。弩。蓋石可爲矢鏃者。蔡氏謂若肅慎氏貢石弩也。丹。蔡氏謂丹砂也。漢王氏謂丹可爲采者。是也。皆物貢也。蔡氏曰。箛。箛竹名。其材中矢筈。是也。箛亦作箛。戰國策言發矢者曰。其擊則箛箛之勁不能過也。栝。木

名亦矢材也。材貢也。鄭氏謂若肅慎氏貢楛矢也。三邦繫物產下而不名言之者。以物產能久。邦名或有時而改也。底致也。厥名謂其物善有名者。馬氏曰。言箇籥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是也。蓋青州書曰。岱畎絲枲。徐州書曰。嶧陽孤桐。其地可專名矣。今箇籥楛。生三邦之間。而每邦又分生焉。不必皆名善也。則其地無可專名矣。故史記訓之曰。三國致貢其名。明乎史之書籥不同也。包。左傳注引作苞。史記作包。古字通也。匭。匣類。菁茅。蓋茅可爲縮酒者。祀貢也。管子曰。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左傳言齊桓公責楚者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蓋縮酒之菁茅。不得斷折焉。遠貢而非匣其包茅。將有斷折者。

矣。蔡氏謂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元纁者。組之色也。元組其色黑而有赤也。纁組其色赤而有黃也。璣珠不圓者。孫氏謂璣組猶織貝是也。蓋以絲織組。則組文如璣。故曰璣組焉。組所以佩玉也。或以繫圭焉。禮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士佩瑀玟而緼組綬。纁與緼通。聘禮記言圭纁者曰。皆元纁繫。長尺。絢組。今荊州以筐貢元纁之璣組。嬪貢也。納馬氏謂入也。錫與也。蓋入而與之。此下與上也。言獻物與之也。大龜者。天子貞卜之元龜也。材貢也。龜筮傳曰。廬江郡生龜。長尺二寸者。輸大卜官。蓋漢之廬江郡。析秦之九江郡爲之。卽禹貢九江也。薛氏曰。九江大龜。其得不時。不可以爲常。又不可錫命使貢也。有則納錫於

上焉是也。禮曰：龜爲前列，先知也。言大饗之納龜也。胡氏曰：荊州貢道，江北則徑浮潛漢矣。江南則必由江沱而入潛漢焉。蓋江沱潛或由或否。漢則其所必由者，是也。明遠近從宜也。逾越進也。凡水道而中阻陸焉，則有所越而進矣。河在冀州帝都之南，稱曰南河。蓋漢與洛不通，故越陸而進于洛。自洛而達于南河也。沮七餘反。春見夏見諸侯見天子。殷見同。見之見亦燕反。遺音專。涇音因。跨音去聲。鄧音逞。重平聲。憶音億。樹音谷。應與粗同。笥音古。我反。匣音狎。不共之共音供。綬音受。璠音輒。玦音文。纁音藻。綯音眩。策與策同。大卜之大音太。

述曰：釋地云：漢南曰荊州。蓋自大別以西，則有漢之名。是荊兼平梁矣。非禹制也。周官職方氏云：正南曰荊州。此與禹制略同。呂氏春秋云：南方爲荊州。楚也。漢志：九江郡屬

楊州。此漢制云爾。言禹貢者宜辨古荊州域矣。今湖北行省武昌黃州漢陽安陸荊州施南六府。蓋域焉。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應城應山四縣。暨隨州南境。其所至也。湖南行省。蓋域焉。四川行省。夔州府東南境。亦其所至也。水經江水注云。荊州蓋卽荊山之稱。而制州名矣。鄭荊州義見莊十年公羊傳疏。臨沮者。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也。湖南者。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也。五嶺之名曰大庾。其東之始也。曰騎田。曰都龐。曰萌渚。曰越城。皆以次自東而西也。蓋水經溱水等注稱焉。周官大宗伯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繇是言之。此詩殷武所謂莫敢不來王也。老子云。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

下之。則來王者朝宗也。猶朝之朝。讀如字。易坎彖傳云。行險而不失其信。故六三云。來之坎坎。言不失也。釋詁云。遄速也。鄭朝宗義見書疏。又鄭云。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鄭据三苗言之也。亦据僖四年公羊傳言之也。今不出之者。以經非專爲荆楚而言朝宗也。詩小雅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豈惟荆楚之謂邪。說文云。溇水朝宗于海也。溇與潮通。論衡言海之朝夕者。引此經而說之。蓋今文說也。朝夕猶潮汐也。尋陽者。今湖北黃州府黃梅縣也。以漢志攷之。秦置九江郡。文帝析爲廬江郡。而尋陽縣屬焉。故續漢志云。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猶班氏漢志也。蓋漢尋陽在江

北迫東晉咸和中移尋陽於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東晉尋陽者。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西也。言九江者。奚不於漢尋陽別之邪。尋與潯通。釋文引潯陽記云。九江。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又釋文引張須無緣江圖云。九江。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此皆申漢志也。史記稱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蓋觀於此矣。張須無通典作張須。諸引本或作張須元。此異文也。鄂陵。今在湖北武昌府武昌縣。

也。漢爲鄆縣焉。九江入大江。蓋有稱江口者。桑落洲今在江西。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大江中。水經注云。江水東逕。軟縣故城南。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爲名。軟者。今湖北黃州府蘄水縣也。軟讀若大。洲與州通。太平寰宇記云。畎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百十里。卽今黃梅縣也。蓋九江之迹。逮乎宋時。僅有存者。古今水道之變多矣。非獨九江然也。鄭九江義見書疏。又鄭云。殷猶多也。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非也。經言孔殷。以成功而言。何爲徒言其難者邪。釋言云。孔甚也。周官大宗伯注云。殷猶衆也。詩溱洧毛傳云。殷衆也。釋文引太康地記云。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繇今攷之。漢志。豫章

郡。莽曰九江。卽劉歆說也。然此在古揚州域矣。豈荊州所書者乎。故漢志於九江外。別稱湖漢水焉。漢志注云。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其於尋陽言九江是矣。而謂江自此分爲九。非也。如九江卽江之分歟。經言導江。不得言過九江矣。經當從導河書播爲九河之例焉。書曰。播爲九江。今經不然也。僞傳云。江於此州分爲九道。蓋與應劭說略同。釋言云。殷中也。史記云。九江甚中。江氏云。甚中猶言水由地中行也。此於文未洽也。蔡傳云。九江。今之洞庭也。水經曰。九江在長沙卞雋縣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此蔡不從漢志也。蓋其說自宋初胡旦始矣。下雋者。今湖北武昌府通城縣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此楚地記之所繇也。水經注引山海經之淵作之浦。蔡傳云。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此蔡本朱子九江辯而言之。而又本乎曾氏也。胡氏云。元當作無。蓋無譌作无。又轉作元也。漢志。武陵郡。無陽縣。無水南入沅。此胡氏之所据也。朱子言九江者。去元澧而列瀟蒸矣。蓋未察平元者。無之譌也。以爲亡是水而去之。其去澧者。以導江先至于澧。而後過九江也。今蔡傳不去元者。斯沿譌矣。其不去澧者。以澧實合於洞庭。去之不可也。然澧列九江之中。則導江先至于澧。而後過九江者。何

邪。以此見下雋九江不可以言禹貢矣。山海經稱洞庭之九江。非禹貢之九江也。猶韓非子稱洞庭之五湖。非周官之五湖也。皆名同云爾。水經云。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未嘗合九江以爲名也。蓋水經之文亦雜出也。如以下雋九江言之。則自九江而沱潛而雲夢。經文之序似矣。而九江在江漢之下。豈其序乎。蓋下雋九江未至于大別。是漢未入于江也。其序未可以江漢并言也。徐氏所以據經文之序而議之也。今從漢志以求經文。其曰。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此連敘之辭也。自大別漢入于江。則以序而至尋陽九江矣。其曰。沱潛旣道。雲夢土作乂。言沱潛者承江漢而

言也。雲夢在九江之上。今倒言之。此約敘之辭也。揚州書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例也。彭蠡之下爲三江。經連敘之。以序而至也。震澤在三江入海之上。經約敘之。則言震澤底定者。乃在三江既入之下矣。非失序也。引爾雅者。釋水文。詩召南云。江有沱。其謂荊州者。歟。潛史記作涔。漢志作瀟。枝江者。今湖北荊州府枝江縣也。水經云。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酈注云。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蓋引漢志言沱者。以明之。或議其沱沱不分也。非也。詩召南云。江有沱。此與江有沱者。竝歌焉。釋水言水自江出爲沱矣。而又云。決復入爲沱。明沱亦自江決而出也。禹貢不言沱者。以沱統之也。鄭

沱義見書疏及吳志注。鄭疑枝江之沱者。鄭去班氏爲漢志時遠矣。水道不能無變也。漢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此志不言沱也。而其言首受江者。非水自江出爲沱歟。華容者。今湖北荊州府監利縣暨石首縣也。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縣入江。此志不言首受江也。水經注云。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酈注云。昔廩君浮舟夷水。據捍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繇是言之。則夷水亦首受江也。或以此爲荊州之沱而接梁州者也。巫者。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也。夷道者。今湖北荊州府宜都縣也。魚復者。今夔州府奉節縣也。復讀若腹。或曰。漢水自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北分爲

蘆泆河。逕安陸府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蓋古潛水也。釋文引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非也。夫沱曰既道。而不曰既豬。則非湖矣。潛曰既道。言水所流之道也。豈不流者乎。或曰。韻會云。潛水伏流也。伏亦作泆。引爾雅者。釋地文。十藪之稱。蓋釋地自題其後焉。古雲夢。非今洞庭湖已也。今湖南岳州府華容縣。非漢故縣也。湖北荊州府監利縣。在江北。石首縣。在江南。皆爲漢華容地焉。雲夢在華容之南。則跨江南北矣。而所跨不惟此也。漢志南郡編縣。有雲夢宮。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此所跨在江陵縣以東也。今江陵縣屬荊州府焉。編者。今湖北荊門州也。西陵者。今湖北黃州府麻城縣也。書疏引杜預云。南郡

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此所跨且及江陵以西矣。今枝江縣屬荊州府焉。司馬相如云。雲夢者方九百里。蓋非失實者歟。雲夢土作乂。漢志述焉。此經之本文也。史記夏本紀所錄者。自司馬貞索隱本外。諸本皆錄之云。雲夢土爲治。蓋作訓爲乂。訓治也。其雲夢土之文與漢志同。惟索隱本錄之云。雲土夢爲治。蓋土字在雲下夢上也。索隱云。雲土夢二澤名。又引韋昭云。雲土。今爲縣。屬江夏。而索隱引漢志申之者。則云。江夏有雲杜縣。蓋明乎古土杜通也。毛詩桑土。韓詩作桑杜。其例也。雲杜者。今湖北漢陽府沔陽州也。段氏云。索隱引韋說者。韋之漢書音義也。則韋本漢書作雲土夢矣。蓋與顏本不同。非也。漢志於雲杜下。無言雲土。

者。漢高帝本紀云。僞遊雲夢。韋雲夢注云。在南郡華容。此從漢志也。豈佗義乎。夫言雲夢土者。豈不可省文而言雲土邪。安見言雲土者。必爲雲土夢也。水經沔水注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是雲統乎夢也。而其注引此經者。與索隱本同。蓋水經注本多後人改定之爾。今本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書疏云。雲夢一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雲夢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今攷僞傳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此言江南不言江北。非也。於澤中而言邱。亦非也。然其傳則案雲夢土而言。無以明經文爲雲土夢焉。僞傳釋徐州元纁縞云。纁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此何

以不言土在中。明二者云何邪。或曰。今本非梅本之舊也。有改之者爾。沈氏括云。舊尙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尙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此沈氏所爲夢溪筆談也。其以爲唐太宗歟。則胡氏謂唐孔氏書疏。遵詔改之文也。其以爲宋太宗歟。則段氏謂沈氏稱太宗皇帝時者。尊本朝也。稱舊尙書者。蜀石經之類也。稱古本尙書者。唐石經之類也。或曰。晁氏公武云。蜀石經尙書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此晁氏所爲石經考異序也。蓋宋監本以前傳雲夢土之本。雖僞蜀亦有是焉。或曰。唐石經在開成時。以雲土夢刊石矣。然書疏自唐貞觀時爲之。先與開成石經同。何也。書疏言土在雲夢。

聞者甚明。此豈得言衛包改之乎。或曰。以此言唐太宗詔改者。殆然也。沈氏其傳聞之異歟。將傳沈氏書者之譌歟。蓋或說皆非無故也。繇今攷之。沈氏稱詔改從古本者。果誰何之本邪。無徵文也。今從漢志。以其爲古本灼然也。班氏通今古文者也。謂漢志惟述今文。不述古文者。非也。若述此經者。蓋善於經矣。爾雅十藪。列雲夢焉。如雲夢爲二澤也。何不言十有一藪乎。昭三年左傳言鄭伯如楚者。則云。王以田江南之夢。杜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孔疏云。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宣四年左傳言邲夫人使棄子文者。則云。使棄諸夢中。杜注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蓋杜以此爲江北之夢也。蓋邲國

在江北也。今安陸縣屬湖北德安府焉。其縣故郢都也。郢與鄖通。定四年左傳言吳伐楚者。則云五戰及郢。其言楚子自郢出奔者。則云己卯楚子涉睢。又云庚辰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遂云王奔鄖。杜注云。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又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是也。睢與沮通。昌魏者。今湖北鄖陽府房縣也。蓋郢在江北睢東。言楚子於己卯涉睢者。此西涉睢。將東拒吳也。言楚子於庚辰後涉睢者。此睢曲而西。再西涉睢。遂南濟江也。孔疏謂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是也。繇是言之。雲夢一澤名也。跨江南北。其偏言者。曰雲曰夢。省文也。沈氏據左傳而謂雲在江北。夢在江

南者。非也。焦氏循云。楚子由睢南浮于江。又北入于雲中。蓋由睢達江而北。非濟江而南也。如濟江而南。則由雲至鄖。其必又濟江矣。傳兩言涉睢。不兩言濟江也。此申沈氏之說也。亦非也。如其說。傳當言沿江。豈當言濟江乎。濟如易既濟之濟。言濟江。則雲在江南矣。兩言涉睢者。明吳師東來。王走愈西而急也。奔鄖言奔。則急可知矣。雖兩言濟江。亦於義何加也。凡傳言奔者。皆直書奔爾。今一例焉。蔡傳云。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蚤晚也。此蔡從異本而爲之說爾。兗州書曰。作十有三載。乃同。此禹告九州成功之年也。今荊州成功之年。猶雲土不同。夢作乂。

乎。周官職方氏鄭注云。雲書在華容。蓋與漢志言雲夢所
在者同。今此經鄭注亡矣。釋文亦不言鄭本也。然以周官
鄭注推之。則此經鄭本鄭注當與漢志同。元和志云。禹貢
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此雖以爲二澤
也。而所据禹貢者。猶据舊本焉。書疏云。貢物以善者爲先。
然貢物皆善也。豈有物不善而貢之乎。則善而多者。其爲
先也宜矣。薛氏者。季宣也。宋史有傳。楚辭云。孔蓋兮翠旌。
此九歌言少司命之禮飾也。王逸注以孔雀翡翠言之。皆
楚產也。以孔羽爲車蓋。禹時未有也。翠旌則有之矣。猶夏
翟羽也。毛。史記作旄。漢志同。詳揚州疏。或曰。周官掌皮云。
共其毳毛。爲毼以待邦事。則毛不惟旄已也。非也。毳毛常

物。豈勞遠貢邪。釋地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蓋
齒革也。或曰。梁者衡也。卽衡山也。楚語云。巴浦之犀犛兕
象。其可盡乎。引管子者。輕重篇文。韓非子內儲說篇云。荆
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亦黃金也。引楚子者。僖二十三年
左傳文。引國語者。楚語文。韋注云。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
屬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徒其名也。僖十八年左傳云。鄭伯
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此
春秋時言楚金也。未可以例禹時也。說文云。桼或作櫛。引
此經言之。襄十八年左傳云。孟莊子斬其櫛以爲公琴。說
文云。櫛。桼也。攷工記疏引鄭云。櫛。榦栝柏四木名。榦。栝榦。
蓋鄭据攷工記言取榦者。栝爲上也。然以栝專榦名。則經

奚不專名曰柘乎。攷工記注云。爾雅曰。柘櫨。又曰。壓桑。山桑。國語曰。壓弧箕箠。是也。釋木云。檜。柏葉松身。蓋檜有枯音。古字通也。鄭栝義見詩竹竿疏。釋文引馬云。栝。白栝也。引檜楫者。詩竹竿文。釋木云。栝。栝。蓋栝非必爲宮廟材也。如爲宮廟材者。自荊州之遠而貢之。不幾如後世采皇木之害乎。詩云。汎彼柏舟。蓋詩之再見者焉。禮雜記云。鬯。白以栝。杵以梧。注云。所以擣鬱也。栝。栝也。此用栝材之例也。周官職方氏云。冀州。其利松柏。而禹時青州之松。荊州之柏。致貢於冀州。帝都者。必其異材而易致也。厲從漢志。猶詩公劉言取厲也。梅本作礪。與史記同。凡言米之麤者。曰糲。蓋厲者。麤也。說文云。厲。阜石也。阜者。悍之省也。麤則悍。

矣。釋言云。砥致也。精而致之。異乎悍者之剛。蓋其柔也。說文云。砥柔石也。或作砥。其義也。山海經云。荆山石多砥厲。郭注云。精爲砥。麤爲厲。蓋文倒而義同。文選子虛賦言雲夢之石者。有元厲焉。此厲石之黑者也。鄭砥義見書疏。又鄭云。厲磨刀刃石也。今不出之者。以所磨非必刀刃也。莊二十四年穀梁傳云。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礱者。厲也。密石者。砥也。鄭注。厲作礱。蓋書疏改之爾。魯語云。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韋注云。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是也。肅慎氏國在東北方。其貢在周武王時。今借證之爾。圖經本草云。丹砂。今出辰州。謂之辰砂。辰州者。今湖南辰州府也。周書王會篇云。卜人以丹砂。

王氏應麟謂卜人蓋濮人也。是也。禮檀弓。卜人讀爲僕人。其例也。昭九年左傳云。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是古荊州域也。王義見書疏。僞傳云。丹朱類。猶王義也。周官云。職金入其丹青于守藏之府。言丹采也。書疏引鄭云。籒籒聆風也。釋文引韋昭說同。蓋竹以二字名也。說文云。籒籒籒也。夏書曰。惟籒籒楛。又云。籒古文籒。从輅。蓋籒今文也。史記從之。籒古文也。漢志從之。楛說文又引夏書作枯。謂枯木名也。史記云。維籒籒楛。集解云。徐廣曰。一作箭足杆。蓋箭足者。言籒籒之用也。杆聲近枯。故假借焉。釋文引馬云。楛木名。可爲箭。此鄭與馬同。鄭楛義見攷工記疏。又鄭云。此州生聆風與楛者多。三國致之。書疏云。鄭以厥名下屬包匭。

菁茅。蓋鄭讀厥名與馬不同。鄭於文未適也。江氏謂鄭讀與厥包厥篚一例矣。然馬讀不猶告厥成功之厥乎。馬厥名義見史記集解。僞傳云。箇箬楮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蓋傳言三物者。以箇箬而二之也。非也。傳讀厥名二字句焉。亦於文未適也。呂氏云。凡柁榦至楮十物。非所常用。必貢則勞民。不貢則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胡氏云。此與揚豫錫貢意同。揚豫惟一物。而此則物多。經所以異其文也。然物雖多矣。豈不可書其下曰錫貢三邦乎。且如其說。經當曰厥名三邦底貢矣。今經以厥名屬三邦底貢之下。是厥名自三邦言之也。馬義無可易矣。蔡傳云。三邦致貢箇

籛。桔之有名者。猶馬義也。經曰。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此與揚州惟木例同。言惟者。貫上之辭。經曰。惟籛籛桔。此與雍州惟球琳琅玕例同。言惟者。貫下之辭。呂氏言十物者。未察乎貫下之辭爾。攷工記云。玆胡之筭。鄭注云。玆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林氏云。意者卽三邦之故地歟。非也。漢志。汝南郡。汝陰縣。故胡國。今安徽潁州府阜陽縣也。此在古豫州域矣。豈荊州所書者乎。胡氏辯焉。是也。三邦。今無繇。稽也。或曰。三邦者。籛。籛。桔也。以物產名其邦。若楚邦也。今以籛爲籛。山海經有籛山。有籛人。殆籛邦也。以路爲籛。周書王會篇云。路人大竹。殆籛邦也。非也。山海經云。暴山。其上多籛籛。是籛與籛異矣。以路爲籛。無徵文也。且桔又何說。

邪。楮亦作枯。以枯爲妍胡之胡。亦非也。僖四年左傳杜注云。尙書苞匭菁茅。左傳釋文云。苞或作包。蓋異文也。漢志作包。與史記同。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旣包裹而又纏結也。文選。吳都賦。劉逵注。蓋從鄭焉。又劉注云。一曰。匭匣也。繇今攷之。匭古音九。鄭讀爲糾。則以纏結言之爾。然茅之纏結者。不適爲斷折乎。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蓋匭者受物而軌範之。則匣類也。引管子者。輕重篇文。史記封禪書云。管仲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此猶輕重篇言禪藉者也。蓋王祭之常。不同禪藉。則以縮酒焉。齊桓公責楚者。卽管仲責楚也。故管仲云。寡人是徵。則舉桓公

之辭矣。蔡傳云。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今麻陽縣屬湖南沅州府焉。水經湘水注云。晉書地道志曰。泉陵縣有香茅。言貢之以縮酒。然以其香言之。而不曰菁茅。此晉制云爾。泉陵者。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也。禮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官司尊彝云。醴齊縮酌。鄭注云。醴齊濁。沛之以茅。縮去滓也。齊子今反。左傳杜注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非也。此誤從周官甸師先鄭注也。僞傳云。菁以爲菹。茅以縮酒。此以菁茅而二之。以爲周官醢人有菁菹也。非也。茅曰菁茅。管子足徵之矣。呂氏春秋云。具區之菁。則具區者。揚州震澤也。非荊州也。元義詳徐州疏。易繫辭傳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周官司服注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是纁也。今攷禮玉藻注云。緼。赤黃。蓋纁猶緼也。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此赤而有黃者也。攷工記云。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秬。三月而熾之。漚而漬之。三入爲纁。言染纁術也。鄭注云。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漚。沃也。漬。猶染也。又引先鄭云。丹。秬。赤粟。其義也。僞傳云。荊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江氏云。染元纁者。暑熱則良。荊州地煥。故篚元纁。猶傳意也。今攷周官染人云。夏纁元。蓋文倒而義同。然言夏者。以時言。非以地言也。且禹貢之例。言色者。必言其質。故徐州書曰。厥篚元纁。縞。今之元纁。當以組爲質焉。經文一例也。

異乎逸書所謂厥篚元黃者矣。聘禮云。釋幣。制元纁束。今此經言組。非言幣也。胡氏云。元纁之質。蓋織也。其不言織者。蒙徐元纁之文。從可知也。非也。此荆於徐。既隔以揚矣。况此言元。又言纁。豈可蒙上而省文邪。說文云。璣珠不圓者。今攷徐州璣珠。不入篚焉。今言厥篚。何也。胡氏云。璣貫於組。故篚之。非也。禮言佩玉之組。而貫珠者。璣珠也。非璣也。孫氏者。星衍也。嘉慶時。以漢學名。禮玉藻疏云。璫玕石次玉者。蓋佩玉以尊卑而異也。故組亦異焉。白玉藻言之。天子之下。士之上。則言公侯朱組也。大夫純組也。世子綦組也。禹制殆不皆同矣。或曰。經言元纁者。以天子之尊。士之卑。而統言之也。鄭讀純爲緇。聘禮記注云。采成文曰絢。

釋文云。璣音機。馬同。又引馬云。組文也。絲是推之。元纁者。組之所以爲文也。詩簡兮毛傳云。組織組也。有文章。其例也。莊九年公羊傳云。納者何。入辭也。馬義見釋文。釋詁云。錫予賜也。納錫。史記訓入賜。於文未洽也。子古通與。詩泮水云。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蓋淮夷得之以獻魯者焉。非淮夷產也。此異於常貢者矣。毛傳云。元龜尺二寸。蓋元者大也。通典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引此經言之。今廣濟縣屬湖北黃州府焉。其縣東則漢廬江郡尋陽縣地也。龜筮傳者。漢元成間。褚少孫所補史記也。其傳云。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輪大卜官。又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此傳言元龜也。言自漢置廬江郡以來。常歲時生元龜。

今合計之。凡得龜二十枚輪納矣。言其不常得也。然少孫不能文。則使人讀之艱爾。或且誤以爲常得也。今節焉。如曰九江洞庭也。則未聞洞庭生元龜矣。引禮者。禮器文。白虎通云。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尺二寸。蓋古禮然也。逾史記作踰。說文云。逾。越進也。僞傳云。逾。越也。今如曰越于洛。可乎。史記云。浮于江。沱。涔于漢。此異文也。段氏云。此以浮領二于字。無逸云。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蓋句例同。釋文云。或作潛于漢。非。此陸氏誤讀。而以爲非爾。潛猶涔。與瀾也。今攷漢志。瀾下無于字。於文尤適也。胡氏云。漢水北距洛水六七百里。欲自漢逾洛。則必泝山源而上矣。其惟丹水乎。漢志。宏農郡。丹水縣。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至析

縣入鈞。宏農郡上雒縣。雒水出冢領山。絲是言之。丹水於洛水中阻一山爾。逾之不遠也。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磨爲漢丹水縣焉。析者。今南陽府內鄉縣也。雒與洛通。上雒者。今陝西商州也。漢志顏注云。鈞水名。是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漚澗。旣入于河。滎波旣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絲絺紵。厥篚纖纈。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漚音塵。漚居晏反。滎戶局反。波如字。又音播。導道去聲。被反。寄反。壚音盧。紵直呂反。纈音曠。錯七各反。

此史敘豫州之水治也。鄭氏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是也。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所出。東北入雒。宏農郡上雒縣。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河

南郡穀城縣。瀼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宏農郡新安縣。瀼水在東南入雒。洛與雒通。經下文導水言洛者曰。東北會于澗。瀼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此導水之序也。今日伊洛澗。其序自下而上。與導水不同者。傳氏謂此治水之序也。波亦作播。馬氏曰。滎播澤名。鄭氏曰。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是也。蓋波與播聲轉而文異爾。此滎波與大野彭蠡稱澤名者同。故皆曰旣豬焉。經下文導水言濟者曰。溢爲滎。不言滎波者。省文也。猶蟠冢稱蟠也。導者因其道而導之也。荷澤卽經上下文所謂荷也。漢志。濟陰郡。荷澤在定陶縣東。被及也。孟豬澤名。孟亦作盟。漢志。梁國。睢陽縣。盟豬澤在東北。爾雅曰。宋有

孟諸。謂此澤也。諸與豬通。金氏曰。自荷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王氏曰。二澤相通。故導此被彼焉。顏氏曰。言治荷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是也。厥土者。統其土之高下而言。惟壤者。謂可列三壤之則也。壤不言色者。蔡氏謂其色雜也。墟。鄭氏謂疏也。蓋土性疏而不黏也。其下土。則墳大而墟疏。此別下土之壤而言。蓋墳墟亦三壤之則也。使墳墟而非壤焉。則無以言厥田矣。豫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中之上。蓋第四等也。其賦則或雜上之上。而惟多上之中。蓋第二等而雜第一等也。雜者加而非減。則其錯在先矣。故曰錯上中焉。紵。麻屬也。周官職方氏曰。豫州其利。林漆絲枲。蓋紵猶枲也。嬪貢也。史記曰。豫州貢漆絲。

締紵。漢志絲作臬。則其義不如史記矣。纁不言色者。以其質貢也。此與徐州元纁不同。纁絮也。史記曰。其篋纁絮。是也。服貢也。錯磨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礲錯者。治礲之錯也。物貢也。錫命而後貢。蔡氏謂非常用之物也。此與揚州橘柚同。而其爲文不同者。蔡氏謂橘柚言厥包。則無嫌屬厥篋之文。故言錫貢在後。此言礲錯。則嫌屬厥篋之文。故言錫貢在先。是也。此史文之善也。豫州貢道。言河不曰南河者。蒙上而省文爾。蓋因於荆也。羣音拱 替音潛述曰。周官職方氏云。河南曰豫州。釋地云。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荊州。呂氏春秋云。河漢之閒爲豫州。周也。此非禹制也。言禹貢者。宜辨古豫州域矣。今直隸省大名府東明長

垣一縣。河南行省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汝州。蓋域焉。山東行省曹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安徽行省潁州府。亳州。太和。蒙城。潁上。三縣。其所至也。湖北行省襄陽府。襄陽。宜城。棗陽。光化。穀城。五縣。均州。蓋域焉。鄖陽府。保康。鄖縣。暨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亦其所至也。爾雅釋文。引春秋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此春秋緯文爾。蓋有所襲焉。儀禮鄉射禮注云。今文。豫爲序。則緯文襲今文禮說矣。鄭豫州義。見莊十年公羊傳疏。盧氏者。今河南陝州。盧氏縣也。伊水所出。從書疏引漢志文也。今本漢志脫所字焉。熊耳山。別延者遠。蔡傳不從漢志。非也。漢志稱賈讓云。禹

辟伊闕。水經注云。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厯其間。故謂之伊闕矣。今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南。上雒者。今陝西商州也。鞏者。今河南河南府鞏縣也。穀城者。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也。替亭。山名。据續漢志注。稱博物記焉。新安者。今河南府新安縣也。自周語言穀洛闕而後。漣澗諸水道亦數遷矣。漢志。宏農郡。閼池縣。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閼與澗通。今澗池縣屬河南府焉。蓋穀與澗源異而流同。闕者。水爭流也。周官職方氏云。豫州其川滎雒。雍州其浸渭洛。此洛與雒異也。職方氏注云。洛出懷德。懷德者。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也。詩小雅云。瞻彼洛矣。其在斯歟。今洛與雒通者。文之假借也。漢三老袁良碑云。隱居河

洛其例也。魏志注引魏略言漢火行忌水。故改洛爲雒。則誣也。彼漢旁非水乎。奚不改之也。傅氏者寅也。宋儒榮波。今本與漢志同。書疏云。馬鄭王本皆作榮播。此與史記同。播者波之聲轉也。史記索隱謂榮播。今文也。馬榮播義見釋文。鄭義見書疏及史記索隱。榮陽者。今河南開封府。榮澤縣也。今開封府榮陽縣。非漢故縣也。豬亦作都。周官職方氏云。豫州其川榮雒。其浸波澹。釋文云。澹音詐。鄭注云。榮在榮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榮播既都。此周官注以禹貢榮播而二之矣。非禹貢書既豬之例也。故鄭注禹貢則異焉。周官之波不可破爲播也。後漢書馬融傳云。融上廣成頌曰。浸以波澹。此馬言周官之波也。注云。波水出歟。馬嶺。

在汝州魯山縣西北。蓋据水經。灌水注言之也。今魯山縣屬河南汝州焉。禹貢言溢爲滎者。澤也。非川也。周官以滎爲川。蓋禹迹漸變也。釋水言水之自出者。則云洛爲波。此與其浸波者異矣。夫洛爲波者。奚爲以既豬言邪。山海經云。婁涿之山。陂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水。今水經注引陂作波。未可執也。蔡傳云。滎波。二水名。此從林氏本。漢志顏注而失之也。僞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此於義未析也。說文云。潘。水名。在河南滎陽。或曰。卽滎播也。潘。讀若波。此音同假借也。導史記作道。漢志同。定陶者。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也。荷澤。詳徐州疏。被猶經下文西被之被。言及之也。闕駟十三州記云。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

方乃覆被矣。是也。言水而以覆被言其水勢自高而下也。孟豬史記作明都。周官職方氏作望諸。皆異文也。左傳作孟諸。與爾雅同。睢陽者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漢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孟豬在其中。元至元二十三年而後歸德府城南北。黃河決之者數矣。故胡氏於此歎禹迹蕩然也。引爾雅者釋地文。管子地員篇云。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又云。五壚之狀。疆力堅剛。蓋猶禹貢之例也。土化之癰。雖剛者。疆者亦爲柔土也。韓非子云。文王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此雍州之洛也。非豫州也。鄭壚義見陳祥道禮書。周官草人注云。埴壚黏疏者。蓋埴黏而壚疏也。鄭釋壚者。以土性言。不以土色言也。說文云。壚。黑

剛土也。釋名云。土黑曰壚。盧然解散也。蓋以壚爲黑。如言
盧弓也。然管子地員篇不言赤壚乎。呂氏春秋云。凡耕之
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也。亦不以土色言也。九州
言厥土者。皆統言其土焉。僞傳云。高者壤。下者墳。壚則於
經言厥土者。失之矣。史記集解引馬云。豫州地有三等。下
者墳。壚也。此以下土之下。對上中而言。非也。史記云。賦雜
上中。蓋錯訓雜也。猶其於揚州曰。賦下上上雜。而冀梁賦
錯。則無訓焉。蓋互明之也。史記貨殖傳云。陳夏千畝漆。謂
陳縣暨陽夏縣也。古豫州域也。陳者。今河南陳州府淮寧
縣也。陽夏者。今陳州府太康縣也。皆古陳國也。絲。今本作
泉。與漢志同。詳兗州疏。說文云。紕。絲屬。又云。絲。泉屬。釋草

云。泉麻。詩陳風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又云。可以漚紵。陸璣疏云。紵亦麻也。襄二十九年左傳言吳季札聘于鄭者。則云。子產獻紵衣焉。蓋鄭亦豫州域也。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也。胡氏云。葛成布有絺之名。紵成布無佗名。仍謂之紵而已。紵在絺下。則亦布也。或曰。織不言色者。五采具也。非也。經奚不曰采織乎。說文云。縠絮也。又云。絮敝綿也。今攷漢書文帝紀云。九十以上。賜絮三斤。顏注云。絮綿也。此不從說文。蓋天子賜老者。必非敝綿也。說文云。厝厲石也。錯與厝通。山海經郭注云。厲磨石也。引詩者。鶴鳴文。攷工記云。磬氏爲磬。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蓋摩之以錯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
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鏐鐵銀鏤。磬磬。熊羆
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華去聲。岷
音民。嶓音波。旅音呂。鏐音求。鏤郎豆反。羆彼皮反。狸音釐。傾起盈反。桓胡觀反。沔音面。

此史敘梁州之水治也。華陽者西岳大華山之陽也。蓋山
南曰陽。鄭氏謂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鄭氏言
黑水不言南至。亦不言西至者。闕疑也。漢志京兆尹華陰
縣大華山在南。而黑水則漢志不詳矣。梁與雍皆界黑水
焉。經下文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所以明梁與雍
之黑水也。蓋經言黑水者三。其實則通言一水也。荊州之
荊山。異乎雍州之荊山。經於導山則分言之曰。至于荊山。

豈有導荆之文以通言者乎。黑水非荆山之例也。今據經文言之。三危山在雍之西。於雍則黑水自西河言之。明黑水在雍之西也。而黑水在梁之西者。可互明矣。於梁則黑水自華陽言之。明黑水在梁之南也。而導黑水至梁之西南而後入于南海者。可互明矣。蓋梁界非至南海也。後世求黑水。叶經文而不得焉。則水道湮變故也。言經者。乃以爲黑水有三。梁之黑水。與雍不同。與導水亦不同。此執今之水道。而違古之經文。則必非古之水道矣。薛氏曰。梁州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者。瀘水也。蓋以爲此季漢武侯所謂五月渡瀘者也。瀘文從盧。盧黑也。古之若水。至朱提縣西爲瀘水。酈氏言之矣。唐以後。則稱金沙江也。山海經

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若水出焉。漢志。蜀郡旄牛縣。若水出徼外。南至大祚縣入繩。越嶲郡遂久縣。繩水出徼外。東至契道縣入江。酈氏所以言自朱提至契道有黑水也。然此黑水則入于江矣。非入于南海者也。岷嶓二山名。江漢之源也。岷亦作嶓。嶓者嶓冢之省文也。漢志。蜀郡徇氏道。嶓山在西徼外。而漢志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也。水經曰。嶓冢山在隴西氏道縣之南。則不直言西縣也。氏道今失所在矣。魏書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或曰。其山自西縣四百餘里而延至斯也。故嶓曰嶓冢焉。冢大也。郡縣志所以言隴東之山皆嶓冢也。徐州蒙羽言其藝矣。此岷嶓言既藝者互文也。水治則皆既藝其藝焉。

沱潛者。此水道自梁州而言。鄭氏以爲亦自江漢出者是也。漢志。蜀郡郫縣。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此漢志言沱也。蜀郡江原縣。郫水首受江。南至武陽縣入江。此漢志不言沱也。鄭氏曰。江原有郫江。豈沱之類與。漢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此漢志不言潛也。鄭氏曰。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漢別爲潛。卽西漢水也。郭氏曰。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舊俗云。卽禹貢潛也。蓋與鄭氏言潛者略同。蔡蒙二山名。猶岷嶓荆岐之例也。蔡山。今失所在矣。漢志。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而蔡山闕焉。旅祭山也。蓋陳事而祭之也。平成也。言陳祭其成功也。旅祭有所有報。今日旅平。

則自報祭言矣。言報祭則祈祭可知也。故雍州書曰。荆岐
既旅。成功之辭也。經於梁與雍。言旅者。陳氏謂紀梁之山
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
也是也。蓋梁與雍終始互明。而諸州之旅皆互明矣。下文
所以言九山榮旅也。馬氏曰。和夷地名是也。蓋西南夷之
地。曾氏謂以和川而名也。樂氏曰。和川水在榮經縣北九
十里。是也。蓋水治則和夷致功矣。猶青州言嶠夷既略也。
三壤之則。無不言土性者。青以土色言。則黎以土性言。馬
氏曰。黎小疏也。梁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下之上。蓋第七
等也。其賦則惟多下之中。而或雜下之上。下之中。之下。
蓋第八等而雜第七。第九及第六等也。故曰三錯焉。鄭氏

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是也。鐵對鏐而言。蔡氏謂柔鐵也。蓋可以冶鍊也。銀白金也。鄭氏曰。鏐剛鐵。可以刻鏐也。是也。磬以供兵器。磬以供樂器。皆材貢也。亦物貢也。蔡氏曰。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鐵也。元和志曰。陵州始建縣。東南有鐵山。季漢武侯取爲兵器焉。繇是推之。則梁州兵器之貢。不惟磬矣。自此而上。其貢皆梁州產也。熊羆狐狸。四獸名。蘇氏曰。以屬者曰織。以裘者曰皮。是也。織皮不惟四獸。今言以四獸爲之。貢其可貴者也。鄭氏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是也。西傾山名。漢志。隴西郡臨洮縣。西傾山在西。蓋此雍州之山。而接於梁州者也。西戎依山而居。故名。

其戎曰西傾。猶崐崙之例也。桓水名。一名白水。酈氏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蓋其貢四獸織皮者。西傾戎因桓水是來焉。雍州書曰。織皮。崐崙析支渠搜。則明此織皮屬西傾而言矣。葉氏以此文相屬者是也。是來者猶春秋言寔來也。自浮于潛而下。統言梁州貢道也。而西傾在其中矣。酈氏以此潛爲西漢焉。沔水名。漢志隴西郡氐道縣。瀋水所出。至武都縣爲漢。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郡。謂之夏水。入江。瀋與漾通。爾雅曰。正絕流曰亂。蓋橫渡也。今言渡西河也。酈氏言因桓者曰。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卽所謂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厯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所

謂浮漚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暨于
衙嶺之南。溪水灌于斜川。居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是也。
蓋入渭。則亂河焉。大華之大音太。朱音殊。提音匙。徹古弔
反。氏音低。鄆音皮。鄒音壽。潼音童。峒音洞。疏平聲。治音野
爛。紀例反。洮音挑。寔音實。葭音加。邈音溯。屈音戒。迤移爾
反。邈力紙反。褒報平聲。衙音牙。斜音邪。

述曰。周官職方氏。無梁州也。爾雅釋地。亦無之。蓋雍豫及
荆。則兼之矣。牧誓所謂蜀者。其邊也。梁州黑水之界。今雖
不詳。然徵諸古志。而參之禹貢。佗州。則古梁州域。猶可辨
也。今陝西行省。漢中。興安。二府。商州。甘肅行省。秦州。階州。
暨鞏昌府南境。蓋域焉。湖北行省。鄖陽府。房竹山。竹溪三
縣。暨鄖西縣西境。其所至也。四川行省。成都。潼川。龍安。保

寧。順慶嘉定雅州七府。資。邛。眉。三州。暨敘州。重慶。夔州。三府。江北境。瀘州。江北境。松潘廳。蓋域焉。雲南。貴州。一行省北境。亦其所至也。或曰。梁州。蓋以梁道而名也。漢書所謂棧道也。鄭梁州義。見莊十年公羊傳疏。華陰者。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也。蔡傳於經言黑水者。知其爲通言一水矣。而必求今之水道以實之。則不足徵而多誤焉。通典謂黑水。年久湮涸者。明其變也。朱提者。今四川敘州府屏山縣也。朱讀若殊。提讀若匙。旄牛者。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也。史記注云。徼塞也。以木柵水爲界。是也。大茆者。今四川寧遠府冕寧縣也。遂久者。今寧遠府鹽源縣也。僰道者。今敘州府宜賓縣也。漢志。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符縣黑水所

出北至熨道縣入江。此黑水在梁州而不叶導水經文者也。南廣者。今敘州府珙縣也。符者。今四川瀘州合江縣也。水經河水注引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蓋酈注言黑水出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也。今南鄭縣屬陝西漢中府焉。此黑水在梁州而亦不叶導水經文者也。岷。史記作汶。漢制。縣有羌夷曰道。湔氏道者。今四川松潘廳也。漢西縣。今甘肅秦州兼之矣。史記集解引酈云。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氏道。岷冢山在漢陽西。蓋後漢西縣屬漢陽郡焉。此酈所引志與班氏漢志不同而同。續漢志云。漢陽郡西縣有岷冢山。蓋古說也。山海經郭注云。岷冢在武都氏道縣南。而晉志武都郡不言氏道焉。蓋失所在矣。魏書者。

魏收所爲後魏之史也。今陝西漢中府沔縣爲後魏嶓冢縣焉。蓋嶓冢山今在漢中府寧羌州北也。釋詁云冢大也。史記貨殖傳云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蜀志言法正說先主取漢中者。則云廣農積穀。皆以樹藝言也。鄭沱潛義見書疏。及水經潛水注。又鄭云地理志。今蜀郡郫縣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潛。其尾入江漢爾。首不於此出。繇是言之。班氏漢志言郫縣之沱者。非鄭意也。鄭去班氏爲漢志時遠矣。水道不能無變也。漢志漢中郡安陽縣。瀾谷水出西南。北入漢。瀾與潛通。而漢志不以瀾谷爲潛也。蓋與鄭所引志不同。郫者今四川成都府郫縣也。江原者今成都府崇慶州也。武陽者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也。江州

者今四川重慶府巴縣也。郭氏者璞也。晉書有傳。今所引者書疏所采其爾雅音義也。沔陽者今陝西漢中府沔縣也。漢壽縣屬梓潼郡焉。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也。唐爲綿谷縣焉。括地志云。潛水今名龍門水。出綿谷縣東龍門大石穴下。蓋與郭同。漢志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胡氏云。此蜀王杜宇之相開明所鑿渠也。非禹貢沱也。汶江者今四川茂州也。漢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蓋水經注據之以言禹貢焉。胡氏云。此水本山源。不出於漢。非禹貢潛也。宕渠者今四川綏定府渠縣也。書疏云。蔡山不知所在。蓋以漢志不言之也。今水經注亦無及者焉。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蓋順帝改青衣縣。

曰漢嘉。今四川雅州府名山縣也。鄭所引志言蔡蒙在焉。其以蔡蒙爲一山歟。抑文譌也。續漢志云。漢嘉有蒙山。亦不言蔡蒙也。輿地記云。蔡山在雅州嚴道縣。此宋歐陽忞所爲記也。無徵文也。嚴道者。今雅州府雅安縣也。周官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繇是推之。祈祭者。陳其大故也。則陳其成功者。非報祭乎。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蓋祭山亦稱旅也。平成釋詁文。宣十五年穀梁傳云。平者成也。梁與雍之旅。以言山之終始者。明之。陳氏大猷則得之矣。陳氏又云。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此於文未洽也。九州終於雍。非終於梁也。今節焉。馬和

夷義見史記集解。榮經者今雅州府榮經縣也。水經桓水注引鄭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鄭之釋和。其破字非也。經下文云。西傾因桓是來。則經有桓之爲文矣。如其說。經何不曰桓夷乎。水經注云。自桓水以南爲夷。此因鄭而爲之說爾。晁氏云。和夷。一水名。此以夷爲水名。非。峒夷之例也。夷水。詳荊州疏。黎。史記作驪。言其土黑也。然青與黎皆以土色言。非也。辨土者不言土性。可乎。釋詁云。黎多衆也。明其爲大合也。今反訓之。則小疏矣。段氏云。合黎山水經作合離山。黎之言離也。蓋離者疏也。馬黎義見釋文。書疏引王義與馬同。蓋古義也。書疏引鄭云。三錯者此州之

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爾。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今不出之者。其以差少言之。安見其必然也。僞傳云。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蓋傳并下中爲三錯焉。是以正爲雜也。經何不曰再錯乎。夫賦錯之義。今觀後世而明矣。蜀自李冰作都安堰。利其蓄洩。時無荒年。迨及唐宋。蜀賦亞於吳越。時諺有揚一益二之稱。蓋賦錯不同若此。則水利之修。故也。此胡氏所以通言之也。漢改梁曰益。卽蜀也。鏐從鄭本。今本作璆。與史記漢志同。然梁州豈聞產璆玉乎。鄭鏐鏐義見史記集解。釋器云。黃金謂之鏐。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又云。金謂之鏐。說文釋鏐者與鄭同。剛鐵者。今所謂鋼也。言卓氏者。據史記貨殖傳也。始建者。

今四川資州并研縣也。通典云。資州貢麝金。今資州也。蜀
它州貢麝金者亦多矣。漢志。犍爲郡。朱提縣。山出銀。蓋朱
提者。縣以山名也。華陽國志云。臺登縣。山有砮石。臺登者
今四川寧遠府冕寧縣也。漢書禮樂志云。成帝時犍爲郡
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古之遺也。蜀有銅山。禹貢不及
之者。其時揚荆貢銅在金三品中也。故蜀銅未采焉。釋獸
云。熊虎醜。羆如熊。黃白文。狸狐。獠獬醜。疏云。醜類也。說文
引爾雅。狸狐作狐狸。西京雜記云。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
者直百金。此惟言其異者爾。釋言云。羆屬也。釋文引李巡
本。羆作羆。說文云。羆西胡羆布也。蓋織毛爲之也。後漢書
西域傳云。大秦國織成金縷屬。其例也。詩大東云。熊羆是

裘。詩七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蓋攻皮爲之也。王制言西戎者。則云衣皮。其物也。或曰。熊羆狐狸。梁州之貢也。不屬織皮而言。非也。夫四獸之可貴者。惟皮毛爾。豈貢畜獸乎。詩韓奕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又云。孔樂韓土。遂云有熊有羆。詩豳風則歌狐狸矣。皆雍州域也。何雍州不言貢四獸邪。傾。今本與史記同。漢志作頃。臨洮者。今甘肅鞏昌府洮州廳也。漢志西傾山在西。或引作在西南。此連下南部之文而誤也。漢志蜀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此漢志以綴禹貢焉。失之矣。蓋非其貢道也。言白水者。据水經漾水注也。來。漢志作徠。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釋詁云。寔是也。武都者。今甘肅階州。

成縣也。江夏郡。今爲湖北武昌府焉。引爾雅者。釋水文。詩公劉云。涉渭爲亂。其例也。葭萌者。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也。漢壽晉改曰晉壽。今爲保寧府廣元縣焉。言岡穴者。郭氏所謂峒山也。武功者。今陝西鳳翔府郿縣也。衙嶺山。今在郿縣西南三十里。嶺與領通。漢志言褒水斜水皆出武功。衙領山也。史記河渠書云。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此漢武帝時也。其時褒斜不通。則沔渭不通也。蓋水道湮變。爾非禹迹也。經固曰逾于沔矣。豈曰逾于渭乎。此不得執以疑鄭注也。水經桓水注引鄭云。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

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孫氏云。鄭讀是爲氏。說文云。氏。巴蜀名山岸脅之旁。欲落壻者曰氏。揚雄賦云。響若氏隤。此申鄭也。段氏讀鄭注。以爲今其下民謂阪爲是。曲爲桓也。然鄭言桓是者。迂矣。鄭注辯焉。其言織皮者可采也。史記集解引馬云。治西傾山。惟因桓水是來。無餘道也。非也。馬與鄭皆未察此爲貢道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或謂漢爲沔。蓋與漢志義同。說文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此漢志所謂沮水也。水經注云。沔水一名沮水。則以爲通稱也。此與漢志不同。蓋沔上流之濬。旣湮變焉。遂以沮水當之爾。沮縣屬武都郡焉。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也。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旣西。涇屬渭汭。漆沮旣從。澧水攸同。荆

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嶠析支。渠搜。西戎卽敘。雍去聲。涇音。經屬音。蜀汭如銳反。漆音七。沮七。餘反。澧音。豐陽音。習球音求。琳音林。琅音郎。玕音干。崐音崐。嶠音嶠。倫析思積反。搜音蒐。

此史敘雍州之水治也。三危山在雍之西。經下文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則黑水在雍之西矣。鄭氏謂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是也。河在雍之東。而曰西河者。蔡氏謂主冀都而言也。弱水。說文作溺水。言既西者。鄭氏謂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屬者。小來屬大也。水內曰汭。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开頭山在西。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

縣入渭。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縣入河。蓋涇水來屬渭水之內也。鄭氏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涇屬于渭而入于河。是也。漆沮二水名。漢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西。東入洛。酈氏曰。沮水東注鄭渠。又東濁水注焉。濁水與沮水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言漆者。漢志所未言也。旣從者。已來從於渭也。漢志左馮翊裏德縣。洛水東南入渭。水經曰。渭水東過華陰縣北。酈氏曰。洛水入焉。關駟以爲漆沮之水也。禮與豐通。亦作酈。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禹導之東注也。漢志右扶風郿縣。酈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攸同者。所來同於渭也。荆岐二山名。漢志左馮

翊襄德縣。北條荆山在南。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蓋
荆在岐東也。禹治水從下。自東而西焉。則先荆而後岐矣。
既旅者。已陳祭其成功也。此因於梁之旅平而言。亦互文
也。終南惇物鳥鼠二山名。言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蔡氏謂
蒙上既旅之文也。惇亦作敦。漢志。右扶風武功縣。大壹山。
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鳥鼠卽漢
志言渭水所出者也。經於此言鳥鼠。不言同穴者。省文也。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鄭氏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也。
其地在幽。是也。豬野澤名。野亦作壑。漢志。武威郡武威縣。
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壑澤。蓋自幽之原隰而西至
豬野者。以地勢所專統而然也。猶冀州覃懷底績至于衡

漳也。三危山名。水經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堯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左傳曰。先王居橧橧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左傳注謂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者也。漢志。敦煌郡敦煌縣。杜林以爲古瓜州。則其地有三危矣。宅者。平土之居也。故兗州書曰。是降邱宅土。蓋洪水未治。人棲三危之上。非其宅也。水治。則其下可宅矣。不大也。敘者言其順而有功敘也。皋陶謨曰。苗頑弗卽工。遂曰。時乃功惟敘。蓋治苗之道。使之卽工而敘其功。則頑者化焉。禹治水至三危之役。苗民卽工。故能大其功敘也。蔡氏曰。黃者。土之正色。是也。蓋自土之常性而生也。林氏謂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佗州所及也。雍州水治之時。其

田則惟上之上。蓋第一等也。其賦則惟中之下。蓋第六等也。此田爲絕等。而賦不及多等者。地美而人工未修也。球亦作璆。蔡氏曰。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是也。器貢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積石山名。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此言羌中河水。自積石而入中國也。積石在中國塞內焉。蓋漢志以行塞外者爲羌中河水也。明入塞內者爲中國河矣。故漢書西域傳言河東注蒲昌海者曰。其水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蓋中國河。自塞內之積石始也。河水東注。而南出於積石。則東北入塞內焉。龍門山名。漢志。左馮翊夏陽縣。龍門山在北。蓋

西河則自北而南出龍門口矣。以西河指龍門而言。指其
近於會者也。雍州貢道。有自積石指龍門西河而來者。有
自渭而來者。而皆自渭汭而亂于河。故相會于渭汭焉。不
言亂于河者。蔡氏謂蒙梁州之文也。不言浮于渭者。言渭
汭而可知也。佗州貢道。遠近從宜。亦明其必有會矣。織皮。
不言熊羆狐狸者。傅氏謂亦蒙梁州之文也。崐崙析支渠
搜。三國名。鄭氏曰。衣皮之民。居崐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
皆西戎也。又曰。別有崐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馬氏曰。崐
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是也。漢志朔方郡渠搜縣。蓋
古西戎之逖北地也。此西戎三國。其地皆連屬雍州者。猶
青州嵎夷之例也。其貢織皮者。則西戎三國焉。此附書於

貢道之下。明其亦遠近從宜而來會也。卽就也。言卽敘者。猶皋陶謨言卽工。言功敘也。故皋陶謨稱禹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遂曰。各迪有功。蓋治戎之道。亦以其卽工爲功敘焉。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此中邦所以敘之也。敘之而彼不就。將不來矣。今西戎三國皆會貢焉。則西戎就敘故也。○謹案經曰。織皮。毼輪。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言經者。謂此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蓋錯簡焉。非也。如其說。則經所謂西戎卽敘者。是隔上下文而斷之矣。經奚不曰。西戎卽敘。厥篚織皮。如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檿絲者乎。今經不然也。此其中有大義焉。此爲春秋殊會之先者也。昔吳有鍾離之會。春秋書曰。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
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
外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蓋殊會者
內外之防也今雍州之貢其道不皆同其會于渭汭無不
皆同先書雍州蓋正會焉後書西戎蓋殊會焉以正會而
殊會內外之防不潰也於是乎四海會同矣雍州於西戎
有然佗州於諸夷當亦然其例互明也特於雍州明其例
者三國之會則衆也史之爲文至哉嗚呼禹貢之義史文
之灋萬世內外之防此經術也惜乎言經者未之早辨也
并音硯幾平聲襄與懷同關虎檻反駟音因郭音戶馮音
憑胡音翼大壹之大音太幽音賓屠音徒煌音皇禱音濤
机音兀塞先代反僑音喬變息協
反父方武反音甫鮑音由潰音繪

述曰。周官職方氏云。正西曰雍州。蓋其兼梁州者多也。雍與離通。釋地云。河西曰離州。蓋其兼梁州者不多也。呂氏春秋云。西方爲雍州。秦也。此非禹制也。言禹貢者。宜辨古雍州域矣。今陝西行省。西安。同州。延安。榆林。鳳翔。五府。蓋域焉。乾。邠。鄜。三州。暨綏德。州。其所至也。甘肅行省。蘭州。平涼。慶陽。三府。暨寧夏。涼州。甘州。三府。南境。西寧府。東南境。蓋域焉。肅州。安西州。循化廳。暨鞏昌府。北境。亦其所至也。釋名云。雍州。在四山之內。雍。駢也。鄭雍州義。見莊十年公羊傳疏。史記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蓋經所謂西河也。鄭既西義。見書疏。釋文引馬云。屬人也。然經有入之爲文。今何以不曰入而曰屬乎。僞傳云。屬逮也。蓋來屬則無不逮。

焉。江氏云。屬注也。据士昏禮記鄭義也。以言此經於文未
洽也。經下文曰從曰同。皆自來屬之義而生也。詩公劉毛
傳云。芮。水涯也。鄭箋云。芮之言內也。水內曰隄。釋文。隄。或
作輿。校本。輿。文作芮。蓋叶詩本文也。汭與芮通。說文云。汭。
水相入也。言入內也。涇陽者。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也。陽
陵者。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也。首陽者。今甘肅蘭州府渭
源縣也。船司空者。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北也。鄭屬渭
義。見詩谷風疏。又鄭引地理志言涇水者。與班氏漢志同。
周官職方氏云。雍州其川涇汭。此汭。水名也。漢志右扶風
汭縣。弦蒲藪。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蓋芮卽汭也。蔡傳以言
此經。謂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非也。渭汭。猶洛汭也。閔二

年左傳云。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沿古稱也。黃氏震云。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也。下文漆沮之從。灋水之同。孰從孰同邪。鄒氏季友云。涇先會汭而後入渭。則經當言汭渭矣。不當先渭而後汭焉。是也。漢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所謂三輔也。汧者。今陝西鳳翔府隴州也。漢志。右扶風漆縣。水在縣西。今在陝西邠州也。此非禹貢漆也。詩縣云。自土沮漆。毛傳云。土。居也。沮。水。漆。水也。書疏云。彼漆卽在扶風者也。彼沮則未聞。今據經言導渭者云。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蓋此漆在涇東也。彼漆則在涇西矣。非導渭之次也。說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明在涇西也。杜陽者。今鳳翔府麟遊

縣也。或作杜陵。譌也。詩潛云。猗與漆沮。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蓋與詩縣同。直路者。今陝西郿州中部縣也。今本漢志云。直路縣。沮水出東。西入洛。此出西東入之譌也。今從書疏所引焉。沮與澶通。說文云。澶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蓋與漢志同。鄭渠者。水工鄭國所鑿渠也。其爲沮水東注者。今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界也。水經注所謂漢太上皇陵北也。水經注云。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注鄭渠。又東與沮水合。雲陽者。今陝西郿州淳化縣也。或曰。今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漆水出焉。則自宋以來之說也。襄德者。今西安府富平縣也。周官職方氏云。雍州。其浸渭洛。注云。洛出懷德。此非洛之

源也。襄與懷通。漢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此洛之源也。歸德者。今甘肅慶陽府安化縣也。入河者。入渭之譌也。華陰縣。今屬陝西同州府焉。僞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傳言二水合流爲洛水也。此酈注引之矣。然闕駟於此。未嘗引僞傳以爲言也。蓋駟北魏人。其傳古義有然。僞傳於此。亦襲古義云爾。詩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蓋言人之從水而來也。異於此言水之從水者矣。其漆沮亦岐周之二水也。引詩者。文王有聲文。蓋文王作豐。以水名其邑也。鄠者。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也。上林苑。今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或曰。襄德爲荆山所在者。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也。非今西安府富平縣也。胡氏

云。荆山之麓。禹從此渡河。故經曰。至于荆山。逾于河。若富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非經意也。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蓋荆山當在斯矣。今富平縣有懷德故城。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而立縣於斯爾。今攷說文云。逾越進也。經言逾于河者。貫上下文之辭。蓋有所越而進也。猶逾于洛。逾于沔之逾也。非惟渡河之謂也。括地志云。荆山在富平縣。此傳之自古矣。志乘家未之有改也。今於下文言導山者。詳焉。美陽者。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也。詩絲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言岐山也。武功者。今鳳翔府郿縣也。終南左傳作中南。昭四年左傳云。中南九州之險也。詩秦風。則歌終南矣。

漢志云。秦地有南山檀柘。言終南也。蓋其山延袤者有八
百里焉。大壹者太一也。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
武功縣南。或曰垂山。蓋太一山之北峰也。史記封禪書云。
自華以西。褒山。岳山。吳岳。漢書郊祀志。褒山作襄山。岳山
作嶽山。吳岳作吳山。徐廣云。武功縣有大壹山。有岳山。繇
是推之。蓋岳山者。垂山之譌也。史記。岳山本作垂山。猶其
褒山本作襄山也。郊祀志。垂山誤作岳山。不知者以爲漢
志例。嶽不作岳也。故又作嶽山焉。周官職方氏云。雍州其
山鎮曰嶽山。鄭注謂吳嶽也。明其爲一山也。今史文豈其
複邪。宜頗注疑之也。孫氏云。漢書地理志。武功縣。岳山。誤
作垂山。非也。此以不誤爲誤也。隸釋。漢無極山碑云。有終

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揚越之篠簜。此不以惇物爲山名也。於文未適也。或曰。此今文說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蓋鄭傳古文。故所引志與班氏漢志義同。鳥鼠詳導渭疏。廣平曰原。下涇曰隰。釋地文。鄭原隰義見書疏。及蔡傳引詩者。公劉文。原隰耆地也。非地名。故詩可倒文也。幽與州通。今陝西邠州也。詩周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此原隰在終南下者也。蓋於終南旣旅而統之矣。胡氏自終南下者。廣言之。以爲原隰非專地焉。則汎也。稽鄭本作都。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都野者。與班氏漢志義同。武威者。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也。自禹迹言之。此魏書所以美北涼之

河渠也。敦煌者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也。括地志云。敦煌縣三危山有三峰。故名。引左傳者。昭九年文。蓋檮杌列四凶。在堯試舜時。三苗列四罪。在舜攝政時。二者不同。傳特以四凶擬四罪爾。杜預注謂三苗在四凶中。非也。今節焉。詳堯典疏。杜林傳古文尙書者也。詳大名疏。三危山。漢志闕焉。史記集解稱鄭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此河圖括地象之緯文也。太平御覽引之。岐山作汶山。書疏稱鄭引地記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此與地說不同。其言在積石之西南。非也。蓋不以三危在敦煌也。水經禹貢篇注云。山海經曰。三危之山。廣員百里。在鳥鼠山西。其江水篇注云。

山海經曰。三危在敦煌南。與嶠山相接。山南帶黑水。繇山海經言之。蓋河圖記說襲之。而不言敦煌爾。員如詩景員之員。嶠與岷汶皆通。宅今本與漢志同。史記作度。蓋從今文也。江氏云。度如荒度土功之度。然凡土功皆禹度也。奚獨於三危言之乎。三苗詳堯典。皋陶謨篇。敘史記作序。釋詁云。順敘也。則敘亦順也。詩桑柔云。誨爾序爵。功敘之義也。詩絲言大王之遷岐。詩公劉亦言其遷幽。蓋以地美而得遷焉。明其初人工未修也。雍州地廣沃野千里。或疑其田少者非也。球今本與漢志同。史記作璆。釋器云。璆琳美玉也。漢志京兆尹藍田縣山出美玉。今藍田縣屬陝西。西安府焉。漢書東方朔傳云。南山出玉石。卽終南也。引爾雅。

者釋地文。崐崙虛者釋邱所謂崐崙邱也。可有所藏者曰虛。漢書西域傳云。于闐國多玉石。蓋璆琳之屬也。說文云。琅玕似珠者。山海經云。崐崙山有琅玕樹。則古雍州域必有之矣。胡氏謂市之境外而貢焉。非也。失土貢之義也。夫貢物統於州牧。豈諸侯市貢而徧乎。且九州物產。有古盛而今微。未可執也。管子輕重篇云。崐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此管子之術。不可以言禹貢也。崐崙之虛者。以其國言也。琳。鄭本作玲。詩韓奕釋文引鄭云。璆。美玉。玲。美石。蓋古文說也。詩商頌云。受小球大球。鄭箋以圭珽言之。禮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詩小雅毛傳。

云。諸侯璽琫而鏤珌。皆禮器也。皋陶謨云。戛擊鳴球。顧命云。天球。皆樂器也。河關者。今甘肅蘭州府河州也。續漢志云。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蓋不言山在羌中也。故水經云。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今漢志河關下。其讀者曰。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曰。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則誤矣。蓋羌中河水。當連讀焉。班氏別中國河而言也。卽以本文言之。羌中者。西也。言河水自西行而東北入也。如河水不言羌中。則言東北入者。不已突乎。如山在羌中。奚爲而繫之河關下乎。自水經注。括地志。以來。若閻氏。胡氏。皆誤讀漢志者也。乃曰。大積石山在塞外。小積石山在塞內。而言經者。惑矣。漢書西域傳云。蒲昌海。一名

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今玉門縣屬陝西安西
州焉。史記大宛傳云。張騫言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
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
玉石。河注中國。蓋河源南出而注中國也。故大宛傳又云。
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
山曰昆侖云。蓋不言積石山也。漢書西域傳言河水南出
於積石者。史記索隱稱之。謂至積石始入中國也。寘與閼
通。源與原通。後漢書桓帝紀云。延熹三年。燒當羌叛。寇張
掖。護羌都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大敗之。唐章懷太子注云。
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南。卽禹貢導河積石也。蓋猶續漢
志也。通典與後漢書注同。書疏蔡傳亦同。龍支者。今甘肅

西寧府碾伯縣也。此南與今河州連矣。後漢書段熲傳言
熲自張掖追寇者。則云。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
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蓋河首者禹導
河之始也。言自塞內積石山而出塞也。出塞二字句也。二
千餘里者。言自張掖追出塞也。其句例猶四十餘日也。張
掖者。今涼州府武威縣兼地也。漢書司馬遷傳云。遷生龍
門。顏注以東西言之。蓋以爲其山東在冀西在雍。若門然
也。其言東者。今在山西絳州河津縣北也。水經云。龍門山
在河東皮氏縣西。其地也。其言西者。與漢志同。夏陽者。今
陝西同州府韓城縣也。或曰。凡貢道言水者。不皆其州之
水焉。則言山亦或然。蓋龍門不惟雍州山也。自冀都言之。

則東西龍門。皆曰龍門西河矣。或曰古說禹鑿龍門。故有東西爾。然經言龍門不言鑿也。淮南子注云龍門水門也。魚得過者爲龍。故曰龍門。此野言爾。僞傳云逆流曰會。蓋傳言禹與水會也。以爲禹還帝都白所治也。非也。蔡傳云雍州貢道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此釋會者以貢道言之矣。然不以爲一州之會焉。則不貫上文自積石者言之於文未適也。崐崙史記作昆侖。漢志作崐崙。析支大戴禮作解支。鄭義見書疏。馬義見釋文。鄭釋織皮者謂衣皮之民不言貢也。今亦出之者以其貢之。繇其衣之也。臨羌者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也。續漢志云金城郡臨羌有崐崙山。此鄭所謂別有之山也。崔鴻十六國春秋稱馬岌言崐崙

者與馬鄭同。漢書武帝紀注云。應劭曰。析支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水經注引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此與漢書注似同而實不同。夫析支自河關而言。是東縣地。至河關千餘里也。豈東去者乎。此非其本文也。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後漢書注謂此本司馬彪續漢書焉。此言三危者。猶鄭所引地記也。水經注引司馬彪云。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此與後漢書所本者似同而實不同。續漢志河關下。言積石在西南。河水出者。非彪之

言邪。則此當言自析支以東濱於河首矣。豈以西者乎。此非其本文也。蓋酈氏以積石在塞外。則所謂河首者。不自塞內言之。必有誤會古人之言者矣。大戴禮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言北者。對南言之。而西北在其閒矣。漢渠搜縣屬朔方郡焉。今在陝西榆林府懷遠縣北也。此西北之戎也。故禮以爲北。禹貢以爲西。皆統言之也。周書王會篇云。正北方。渠叟以駒犬。史記五帝本紀云。西戎析支。渠叟。叟與廋皆搜之聲轉也。詩出車云。城彼朔方。謂北防獫狁焉。而其詩遂曰。薄伐西戎。蓋西戎之迤北也。今甘肅寧夏府地。皆古朔方城之所及也。漢書武帝紀注云。臣瓚曰。渠搜在雍州西北。是也。水經注云。河水自朔方東轉。

逕渠搜縣故城北。則其地可知也。隋書西域傳云。鐵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然於古不足徵矣。詩板鄭箋云。卽就也。敘亦作序。漢書西域傳贊云。書曰。西戎卽序。禹就而序之。此不言西戎就之也。如其說。經不當曰卽序。西戎乎。引禮者。曲禮文。自織皮而下。蘇氏言錯簡矣。蔡傳錄焉。胡氏以梁州西傾諸文例之。似矣。而云。西戎卽敘。猶因桓是來也。豈其例乎。林氏例以冀州所敘。先後不同者。謂非錯簡也。而未言其不同之故也。引春秋者。成十五年文。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岍音研大音太底之履反析思積反行音杭

自此而下四節。皆史敘禹隨山之大要也。導山者。因其勢而導之也。易之象曰。地勢坤。蓋山川皆地勢也。大川之勢。因乎高山之勢。禹隨山者。所以導山也。導山者。所以導水也。導山以先知其大勢。而後可以施功。導山之序。非治水之次也。治水則自東南而西北。從其地勢之下始也。導山則自西北而東南。從其地勢之高始也。九州及導水所見之山。有不見於導山者。蓋此敘其爲治水大要者焉。其餘則可互明也。岍亦作汧。雍州山。漢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周官職方氏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周官注。謂吳嶽也。蓋吳山。卽吳嶽也。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蓋山以水名也。岐。詳雍州。至于者。統括所導之辭。荆山。卽

荆岐之荆也。詳雍州。逾越進也。謂禹逾之也。人可言逾于河。山不可言逾于河。史文蓋不淆矣。河者西河也。蓋至于荆山。或越梁山。或越龍門。而進于西河。遂導壺口焉。則有所越而進矣。故曰。逾于河。此猶逾于洛。逾于沔之逾也。如自渭汭而渡河矣。則雷首其先導也。經當曰。亂于河。雷首壺口。今經不然也。禹乘四載。水行乘舟。所涉之川多矣。此禹逾于河。與下文禹入于海。禹過九江者。則特書焉。胡氏謂書其大者也。壺口。詳冀州。雷首。冀州山。漢志。河東郡蒲反縣。雷首山在南。大岳。卽岳陽之岳也。其不稱大岳者。省文也。詳冀州。自雷首。不至于王屋。而至于大岳者。因其勢而曲導之也。底柱。析城。王屋。皆冀州山。底。史記作砥。水經。

曰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此漢志所遺也。漢志河東郡濩澤縣。析城山在西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太行恆山皆冀州山。漢志河內郡壑王縣。太行山在西北。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西北。蓋恆山接大行者也。爾雅曰。恆山爲北嶽。碣石詳冀州。自碣石而入于海者。禹入之也。承上文禹逾于河而互明也。此言導北條內之北諸山也。

大陽之大如字漢音
獲垣音桓壑與野同

述曰。蘇氏云。自此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是矣。然不以其大要言之。則隨山之事。豈盡於導山之文乎。僞傳云。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蓋傳自下文言導水者推之也。然導之爲言。其不在未施功

之先邪。蔡傳云。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蔡於導水言派別者。其意亦同。此蔡以史文言其義也。然史以記事。有所導之實。然後爲所導之文。非其史文徒然也。九州所見之山。有不見於導山者。青徐之岱也。徐之蒙羽也。梁之蔡蒙也。雍之終南。惇物也。雍之三危。積石。龍門。則導水所見矣。而導山不見焉。導水所見之山。又有不見於導山者。弱水之合黎也。河之大伾也。或曰。此隨山所不及也。非也。泰山爲岱宗。禹必隨之而奠高山矣。禹敷土。濬畎澮。能不隨山導之而至岱畎乎。此可互明也。今不見之何也。岱高山也。非大川所因也。則非治水者大要所存也。故不見之也。而諸山

可推矣。釋文云。𡿨文作汧。馬本作開。蓋開者汧之文譌也。史記作汧。與漢志同。釋山云。河西嶽。此吳嶽也。詳堯典巡守疏。吳古通虞。水經注云。吳山。國語所謂虞矣。引爾雅者。釋水文。釋詁云。之。適也。水決之澤。則入澤矣。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今陝西鳳翔府隴州爲漢汧縣焉。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汧者。與班氏漢志同。蔡傳云。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此以逾自禹言之。是矣。然以過訓逾。於義未悉也。逾之爲言。豈如過九江之過乎。僞傳云。此謂梁山龍門西河。書疏云。謂山逾之也。此山勢越河而東。非也。凡言逾者。自彼逾此焉。同是物也。逾。則彼無而此有矣。安見山之若是乎。蘇氏言逾者。以

山脈言之非也。夫山脈存山勢之中。禹以治水故而導山。導其有形之勢。而無形之脈非所言也。豈如史記蒙恬言地脈哉。徐氏云。壺口山。河水注其中。如壺口然。蒲反者。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也。雷首一名首陽。昔伯夷叔齊餓於此焉。論語馬注云。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之中。是也。坂與反通。詩唐風則歌首陽矣。亦史記所稱襄山也。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山。皆異名也。大岳閻氏謂堯時中岳也。非也。詳堯典巡守疏。大陽者。今山西解州平陸縣也。水經注云。砥柱山亦謂之三門。蓋其山如兩柱在河中。則河出三門矣。此其險也。渡澤者。今山西澤州府陽城縣也。吳氏澄云。析城山四面如城。有南門焉。垣者。今山西絳州垣曲縣也。

河南通志云。王屋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今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堊王者。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也。大行列子作大彤。釋文云。行戶剛反。又如字。此古今之音所繇異也。漢志。河內郡山陽縣。東太行山在西北。山陽者。今懷慶府修武縣也。胡氏云。太行延袤千里。東太行其支峰乎。漢改恆山曰常山。避文帝諱焉。上曲陽者。今直隸定州曲陽縣也。周官職方氏云。并州其山鎮曰恆山。注云。恆山在上曲陽。猶漢志也。漢志於此云。有祠。蓋祀恆山也。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爲漢崞縣焉。水經注云。崞縣南面立嶽。言其南面北嶽恆山也。迨宋時恆山在上曲陽者。則爲遼有焉。此恆山之祀。所以移於故崞縣地也。明時禮官旣辯之矣。

引爾雅者釋山文。經云。至于碣石。入于海。僞傳以爲山入焉。蓋淆於導水之文。而未察其言禹逾者之不淆也。論語云。入于海。其例也。書疏云。馬王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繇今攷之。漢志於荆山。則以北條南條分之矣。據經於導山兩言導者而分之也。鄭因而爲四列。蓋詳於漢志也。馬王分西傾爲中條。斯參差矣。蔡傳分南北二條。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蓋亦鄭四列之分也。而江河以爲之紀。故於導岍者曰。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於西傾者曰。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於導嶓冢者曰。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於岷山者曰。此南條江

漢南境之山也。蓋蔡說較鄭爲易明矣。然岼岐荆山則渭北也。豈河北乎。吳氏澄辯之矣。吳說於四之中又分爲二焉。自岼而下則分以逾于河也。自壺口而下則分以入于海也。自西傾而下則分以六言至于者也。然自岼而下則先有三言至于者矣。奚不悉分之乎。且吳說言北條之北而不言北條內之北也。則猶未劃然矣。唐天文志稱僧一行言山河兩戒者。以北紀南紀言之。則襲漢志而變之爾。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去聲陪。步回反。

此不言導者。蔡氏謂蒙導岼之文也。西傾雍州山。蓋與梁州接焉。詳梁州。朱圉雍州山。圉亦作圖。漢志。天水郡冀縣。

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鳥鼠詳雍州。下文導渭亦詳焉。自西傾而先導朱圉。不先導鳥鼠者。因其勢而曲導之也。大華卽華陽之華也。其不稱大華者。省文也。爾雅曰。華山爲西嶽。詳梁州。熊耳。外方。桐柏。皆豫州山。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此伊水所出也。而此山連其郡屬上雒縣焉。蓋別延者二百餘里也。詳下文導洛。漢志。潁川郡。密高縣。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嶽。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也。爾雅曰。嵩高爲中嶽。嵩猶密也。桐柏。詳下文導淮。陪尾。徐州山。吳氏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是也。經下文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此禹所繇導陪尾也。朱氏謂陪尾言至于者。去桐柏之遠。猶大華言至于者。去鳥

鼠之遠是也。此言導北條內之南諸山也。

密與崇同。大室之大亦音太。嵩

音

述曰。冀者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也。鄉居所聚謂之聚。梧中其聚名也。盧氏縣今屬河南陝州焉。水經注云。熊耳山雙峰如熊耳。故名。密高者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也。顏注云。密古崇字。應劭云。嵩者高也。蓋猶密也。或曰。釋山云。嵩高爲中嶽。此漢制云爾。非也。詳堯典巡守疏。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朱圉。大華及熊耳。外方桐柏者。與班氏漢志義同。若天水改漢陽。則彼志稱後漢之名爾。陪尾。史記作負尾。漢志作倍尾。蓋負古通倍也。呂氏春秋云。王荈生。禮記鄭注引今月令作王荈生。其例也。泗水縣今屬山東。

兗州府焉。閻氏云。周官保章氏疏曰。外方能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蓋言星土也。此賈氏本春秋緯文也。則漢時之說有然矣。或曰。此緯文襲今文說也。漢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陪尾所在亦同。而云陪尾若橫尾者。蓋彼志以山形言之也。然陪猶倍也。無橫之訓也。續漢志江夏郡安陸縣。不言有陪尾焉。且安陸之橫尾近桐柏也。經當連言之。豈當爲至于之文乎。水經從漢志失之矣。吳氏澄所以改從唐志也。安陸縣今屬湖北德安府焉。朱氏考鶴齡也。明之遺士。

導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卽梁州之嶓也。爾雅曰。冢大也。或曰。嶓冢者以嶓山之大而名也。詩曰。山冢峯崩。爾雅曰。山頂冢。今其山以嶓冢名。則非惟言其頂者矣。詳梁州。荆山卽荊州之荆也。左傳曰。荆山九州之險也。詳荊州。內方大別。荊州山。漢志。江夏郡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蓋荊州內方。與豫州外方。適其山名之各出爾。金氏言其相爲內外者。非也。禹時主內外者。惟冀都。今冀都豈外豫州山而內荊州山乎。元和志曰。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蓋卽魯山也。酈氏曰。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又曰。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故唐志參乎此而定焉。此言導南條內之北諸山也。

1
卷之三
崔嵬
惟反

述曰。引爾雅者。釋詁及釋山文。引詩者。十月之交文。鄭箋云。崔嵬。山頂崔嵬者。崩其義也。引左傳者。昭四年文。竟陵者。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南也。今其府屬荊門州連之矣。章山在焉。漢陽者。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也。斯非所謂漢口者邪。漢志。江夏郡沙羨縣。其地也。羨讀若夷。衡北者。衡山之北也。漢志。六安國。安豐縣。大別山在西南。安豐者。今河南光州固始縣也。此其地不近漢焉。定四年左傳云。吳子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故其言楚者云。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杜注云。二別在江夏界。故水經注引杜云。二別近漢。無緣乃在安豐也。陳與陣通。史記集解稱。

鄭引地理志言荆山內方者。與班氏漢志義同。其言大別者亦同。若章山曰立章山。六安改廬江。則彼志稱後漢之名爾。水經言大別者。猶鄭說也。而酈氏沔水注。宗杜說焉。特未詳所在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不言導者。蔡氏謂蒙導嶓冢之文也。岷山。卽梁州之岷也。詳梁州。陽者。岷山之南也。岷山。縣地千餘里。其山陽遠矣。衡山。卽衡陽之衡也。詳荊州。衡山。亦謂之霍山。爾雅曰。霍山爲南嶽。大傳曰。禹奠南方霍山。此非廬江郡灊縣霍山也。九江。詳荊州。自衡山而過九江者。禹過之也。承上文禹逾于河而互明也。敷淺原。揚州山。蓋與荊州接焉。導山

之例。凡言至于者皆山也。敷亦作傳。漢志豫章郡歷陵縣
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傳淺原。蓋川在山南而山
以原名也。敷猶詩敷于下土之敷。言其山陽下布爲淺原
也。易與陽通。胡氏曰。此其廬山東南之麓與。漢歷陵縣當
以是求之矣。蓋以爲經言至于者。統廬山於其中也。是足
以知彭蠡三江之大勢矣。故導山遂止焉。此言導南條內
之南諸山也。潛音

述曰。衡山。蓋山海經所謂岫嶺山也。水經注云。衡山東南
臨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潛者。今安徽
六安州霍山縣也。蓋潛之霍山。漢志本稱天柱山爾。若夫
古稱霍山。卽衡山之別名。不在潛也。水經以爲在潛者。非

也。詳堯典巡守疏。或曰。禹過九江。則禹在江北矣。非也。此禹自西過東。猶江水之過九江也。非自南過北也。僞傳云。衡山連延過九江。蓋以爲山過焉。非也。書疏引漢志。傳易作博陽。博其譌也。陽則通文。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蓋杜氏以言漢志也。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爲唐潯陽縣焉。胡氏以爲漢志歷陵。莽改曰蒲亭。杜氏遂以蒲塘當之爾。然其山小而卑。不足以望遠焉。其地連廬山。惟登是山也。則彭蠡三江之大勢。皆在望遠中也。禹導山。豈當不至此乎。朱子嘗疑之。而於廬山求敷淺原矣。蓋漢歷陵縣音屬鄱陽郡焉。繇是志家失考。遂誤所在爾。今江西南康府

星子縣疑本漢厯陵地也。蓋廬山跨之矣。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敘云。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有平原也。蓋胡氏不從通典也。水經云。敷淺原地。在豫章厯陵縣西。此以地言。不以山言。非也。蓋未察其山以原名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詩公劉鄭箋釋原者從焉。周官大司徒鄭注云。高平曰原。非雅訓也。此說文所謂高平之野人所登也。大傳云。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又云。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溼也。其所謂高平者。惟對下溼而言爾。胡氏謂原有山體。非也。然則山以原名。何以見其爲山乎。蓋敷淺原者。自山而敷于下土也。言敷則見其上爲山矣。自山之東南而敷焉。故亦曰敷。

陽山。蓋南者山之陽也。東則其朝陽也。敷。今本與史記同。引詩者。小旻文。或曰。原水原也。故曰淺原。非也。詩韓奕毛傳。言虎淺毛矣。言淺者。豈必水平。淺原者。平原也。廬山東南之麓。有川。有平原。其地勢豈不然乎。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自此而下九節。皆史敘禹導山從而導水之大要也。導水者。因其道而導之也。凡水之初。皆有其道。而故道成焉。當洪水時。禹以荒度而知之也。蓋非此。則無能敷土矣。故經言禹敷土者。必曰隨山。隨山者。奠高山以奠大川。明乎導山從而導水也。導水以先知其故道。而後可以施功。導水者。濬川之繇。非濬川之謂也。濬川。則自下而上。從其水道。

之流始也。導水則自上而下。從其水道之源始也。九州所見之水。有不見於導水者。蓋此敘其爲治水大要者焉。其餘則可互明也。導亦作道。弱水卽雍州之弱水也。漢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謂酒泉郡焉。此導弱水。不言自。亦不言山者。或曰。弱水出雍州徼外。其出非一。其至于雍州者亦非一。今導之至于合黎而始爲一水也。故不從導河積石之例焉。淮南子曰。弱水出窮石山。許氏曰。岷山。或曰。溺水所出。明其非一也。溺猶弱也。黎與離通。水經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餘波者。正流所及之餘也。流沙者。其沙隨風而流行也。漢志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鄭氏曰。地理

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絲是言之。蓋居延縣自東北而西北者。皆流沙也。而澤在其間。故兩志不同而同。經下文言西被于流沙。而又言朔暨者。明流沙自西迤而北也。故弱水既西。其餘波遂及于西北之流沙矣。此言導弱水者所至非東流而西流也。其道故道之道上聲被音亦剛音山嵐居履反音几述曰。蔡傳云。此下濬川也。非也。導水者將濬川而然也。周語云。川氣之導也。又云。爲川者決之使導。此言水之導也。易說卦云。山澤通氣。此其所以爲導也。襄三十一年左傳言川者。則以川決使道言之。蓋道者導也。亦言水之導也。當洪水時。非禹先導水焉。何以致水之導哉。導水之導。於導山之導而見之也。此卽在隨山時矣。故經言奠高山者。

承隨山而言。其言奠大川者。亦承隨山而言。蓋定高山卽定大川也。書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此參以臯陶謨之文。而於禹貢之文。反不見其相承之義矣。胡氏云。導者循行之謂。導山猶曰隨山。蓋隨山時未施功也。然經何以言隨。又言導乎。其於導水云。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荷澤之導異。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是何不察導水。亦在隨山時未施功之先哉。導荷澤之導。自導沈水之導而來。此異而同者也。隨山者。非徒隨之。有因以導之者在也。導山從而導水矣。胡氏言禹治河者。不以故道爲言。則其先安所得導河乎。此其致誤之繇也。故道詳兗州疏。荒度詳臯陶謨篇。

書疏引鄭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繇鄭言之。則經何必別導與自邪。河發源岷嶠。行塞外。今導河積石。豈未成流邪。書疏辯之矣。刪丹者。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也。說文言弱水者。亦稱桑欽說焉。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弱水出張掖。蓋統言之也。或曰。弱水。今山丹河也。淮南子者。漢淮南王劉安所著也。括地志云。合黎一名窮石山。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其言合黎者。非也。顧氏祖禹云。弱水至于合黎。非出于合黎也。繇是言之。今窮石所在。未可執也。許氏說文所謂岷山者。或以爲張掖雞山也。然水經闕弱水矣。惟以二者推之。蓋弱水之源。其出非一也。不然。經當如導河積石言山以紀之。

矣。弱水所出。今必有湮變者焉。蔡傳云。弱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蔡於黑水亦云然。非也。夫略之者。如導河不言自可矣。今乃且不言山。何也。蔡漢志述禹貢作蔡。刪丹下亦作黎。漢志酒泉郡會水縣。不詳合黎焉。會水者。今甘肅肅州高臺縣也。史記索隱稱鄭引地說言合黎者。與水經義同。史記集解引馬云。合黎地名。蓋地以山名也。僞傳云。合黎水名。亦水以山名爾。居延縣。今在甘肅甘州府北塞外焉。水經注云。居延澤流沙。形如月生五日。流沙與水流行也。此言澤形。鄭注時云爾。流沙多變。今不皆然。流沙者。風沙也。其在澤者。亦以風沙入水而流爾。鄭義見史記集解。胡氏云。此流沙非下文所謂流沙也。如其說。史

文不自消乎。詳下文疏。史記集解引馬云。流沙地名。蓋統言之也。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昆侖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注云。其水不勝鴻毛。蓋郭亦傳聞之辭爾。或曰。今青海有然也。此弱水在荒服外者。豈在雍州乎。釋地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其地也。程氏以條支弱水言雍州。失之矣。蔡傳辯焉。而柳宗元言西海弱水者。蔡傳稱焉。又失之矣。史記集解引鄭云。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此自弱水言南海者。非禹貢所言也。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

此地記之所繇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卽自雍州而至梁州者也。三危。詳雍州。蓋其山在雍州西裔也。南海。卽下文所謂南暨者也。梁州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是黑水自三危而至梁州西南也。然後入于南海矣。今導水不言者。以互明於梁州之文也。此導黑水。不言自。亦不言山者。或曰。黑水出雍州徼外。其出非一。其至于雍州者亦非一。今導之至于三危。而始爲一水也。故不從導河積石之例焉。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括地志曰。黑水源出伊州。伊吳縣北百二十里。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敦煌。

縣東南四十里。明其非一也。此言導黑水者所入非東海而南海也。

述曰。林氏云。經言禹導黑水者。至于三危。卽曰。入于南海。其間數千里。不加修治焉。非也。此未察其以梁州互明者也。況導水時未加修治乎。引水經者。據書疏所引文也。今本水經亡此文矣。山海經云。黑水出昆侖西北隅。又云。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此水經之所繇也。書疏云。張掖敦煌在河北。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也。繇是推之。且經不書黑水之源。安知不有伏行地下。絕河而南。如濟水者乎。括地志者。唐魏王泰爲之也。史記正義引此言黑水者。多誤。

會焉。絕者橫度也。漢張掖郡。今甘肅甘州府也。唐伊吾縣。今新疆哈密也。敦煌縣。古瓜州也。唐分沙州。領敦煌縣。今屬甘肅安西州焉。齊氏召南云。今雲南路江。殆禹貢黑水也。蒙古名曰哈喇烏蘇。蓋哈喇者黑也。烏蘇者水也。今攷潞江。出西藏中。在河源之西。入怒夷界。則曰怒江。至雲南界。則曰潞江。南流入南海。此在禹時爲荒服焉。非雍梁二州界也。且如其說。黑水在梁州之西爾。非在南也。經安得與華陽對言乎。而三危又奚据也。楚辭云。黑水元趾。三危安在。蓋屈子疑之。旣爲天問矣。今三危在瓜州。於左傳猶可知也。而黑水湮變焉。今之黑水。無叶經文者矣。元人以瀾滄江。至交趾入海者。當之。亦非叶也。書疏。史記集解。及

通典引鄭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今中國無也。鄭言三危者。未決所在焉。鄭据所引志而言者。今以攷班氏漢志。皆如鄭言。續漢志。猶班志也。而鄭求中國之黑水焉。不以在荒服者當之矣。瓜州三危。雖西裔也。亦雍州域也。豈荒服乎。滇池者。今雲南雲南府晉寧州也。史記索隱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此不可以言經也。禹主名山川。則經正名者也。孫氏以南海爲居延海之屬者。非也。塞外稱居延澤曰海。豈正名乎。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
逆河。入于海。華去聲。伍音不降。音絳。播波去聲。

爾雅曰。河出崐崙虛。蓋河之自也。此導河不言自者。河出
於塞外。中國河患不在河源。禹惟導中國河於塞內。積石
也。此古聖人內治之明也。積石。龍門詳雍州。龍門者。河自
積石地。邈而南入之門也。此與冀州壺口夾河矣。冀州亦
詳焉。自積石而及龍門。三千餘里。經統括書之者。以非其
所導之大要也。蔡氏以爲略荒遠者。非也。其所導在雍州
域矣。山北曰陰。華陰者。大華之北也。對華陽而言。詳梁州。
此大華之北。蓋河自斯而東曲焉。砥柱詳導山。孟津地名。
蓋自斯濟河者也。孟亦作盟。水經曰。河水東過平縣北。酈

氏謂斯有盟津焉。凡大水有小水之從。以衡過之而過從者曰過。蓋東西過之爲衡。南北過之亦爲衡。此通言之也。洛汭。洛水之內也。水經曰。河水東過鞏縣北。酈氏謂洛水於鞏縣東逕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是也。蓋洛之從河。以衡過之而過從者也。大伾。山名。爾雅曰。一成。伾。此伾猶坏也。隋志曰。黎陽縣有大伾山。蓋河自斯而北曲焉。經於此。不言東別爲滌者。以兗州浮滌達河而可互明也。降水亦作絳水。此與冀州衡漳爲通稱者也。漢志。上黨郡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氏引作入漳。謂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是也。經言北過者。明絳水卽衡漳之衡也。故導河不言漳而實統之矣。大陸詳冀

州。播布也。九河。詳兗州。逆迎也。河與勃海相迎者曰逆河。鄭氏以爲相迎受也。蓋大河而播爲九河。則其道分而利焉。九河而同爲逆河。則其道合而急焉。其沙土不得壅矣。故禹導河。則因其道而導之也。今導其播爲九河。而同爲逆河者。則知此河遂入于海矣。漢志。河水至章武縣入海。蓋史記所謂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也。此導四瀆之河也。謹案禹之導水。在未施功之先。凡導水言爲者。非禹爲之也。經言導沈水者。有溢爲滎之爲。明禹不得而溢爲之也。凡導水言爲者。若播之。若同之。皆水之道也。繇水之性爲之也。蓋本乎天地之性而爲之也。猶人之一身。其水之行於上下者。其性然也。非人爲之也。於人而善導之。則無患。

矣。易曰。乾爲天。坤爲地。艮爲山。坎爲水。皆自爲之也。有性存焉。禹導山從而導水者。求順其性也。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此天地之性也。故河之東北行者。水之性也。卽水之道也。治河者與河爭地而使之不得不南徙焉。何其異於禹導河之術乎。故河雖南徙矣。且奪淮矣。而未嘗不或時而北行。諸史之志。紀河之書。今可攷也。治河者而攷於斯。變而通之以盡利。河患乎哉。北方田閒之水利興。則漕可免。免漕而利河。則天下之謀絕。海運而乘饑者息矣。盟去聲。衡音橫。邪音俞。勃音字。壅音擁。

述曰。孫氏云。河不溯其源。聖人闕所不見也。非也。使其患在源。聖人能闕之乎。其在爾雅。則固詳之矣。釋水云。河出

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蓋詳之也。今自西域言之。漢使言河源矣。唐貞觀後亦頗言之。迨元而遣使求河源。以爲出星宿海焉。元史所謂火敦腦兒也。然攷諸今使所求者。猶未悉矣。今使言河出星宿海西三百里。巴顏喀喇山之東麓。卽崑崙虛也。其水名曰阿爾坦河。譯言黃金河也。蓋以其色而名山。海經云。海內。崑崙之虛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勃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又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繇是言之。則積石不在崑崙之西乎。妄言其方。則皆誕矣。爾雅注引此者。東北隅作西北隅。殆古本歟。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

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而其言積石在蔥嶺北者。通典辯焉。蓋後世言積石在塞外者。皆非也。蔡傳云。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此於義未悉也。漢書溝洫志云。齊人延年上書。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此非欲治水。愈於禹邪。柰之何其不知塞外陰山千里也。墨子云。禹北爲防原。洒爲底柱。鑿爲龍門。其於龍門言鑿者。蓋與口子同。詳冀州疏。夫此龍門也。禹未鑿之前。魯語何以稱共工氏爲后土而能平九土乎。九土非卽祭壇所稱九州乎。防原者。謂禹修大原之繇隄也。洒者。分水而洒之也。猶賈讓所謂析底柱也。水經注引鄭云。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闕流。今世所謂底柱者。蓋乃闕流也。

底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此鄭所未詳者。以底柱爲漢志所遺也。然河旣東曲。底柱在南河。則叶經文矣。平者。今河南河南府孟津縣也。衡過之義。於經言衡漳者而知矣。過從之義。於經言漆沮者而知矣。曲禮云。奉席如橋衡。注云。橫奉之。蓋通乎四鄉之席也。鄉與嚮通。鞏者。今河南府鞏縣也。漢志注。水經注引鄭云。山一成曰伾。地喉也。沈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南修武武德之界。濟沚與滎播出入自此。蓋鄭推言之也。地喉者。其如地說稱大陸爲地腹者歟。然不可以言經也。修武者。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也。武德者。今懷慶府武陟縣也。皆河北岸也。其南岸則爲成皋矣。成皋者。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也。水經云。大邳地在河南。

成皋縣北。酈注辯之云。大邳山名。非地名也。邳與伾通。繇今攷之。史記言禹導河至于大邳者。則云。北載之高地。此王橫所謂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是大伾當在黎陽矣。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曲古之宿胥口也。水經注謂此舊河水北入也。隋志言大伾者。本漢書注臣瓚之說焉。或曰。臣瓚者。晉校書郎傅瓚也。故稱臣。水經注則以爲薛瓚也。黎陽者。今河南衛輝府濬縣也。說文云。坏邱再成也。蓋與爾雅釋山不同。僞傳云。山再成曰伾。襲說文義也。屯留縣今屬山西潞安府焉。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故庫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志自河徙後而別言之也。漢志。勃海郡成平縣。庫

池河民曰徒駭河。明河徙後也。章與漳通。蓋河徙後。漳行故大河之道而入海矣。絳水與漳爲通稱。故曰亦入海焉。言皆自入海。昔入河者。今不從河徙爾。蓋信都絳水卽發源屯留者也。一則綴禹貢焉。一則不綴焉。一則言入漳焉。一則言亦入海焉。皆互相備爾。如屯留下。非言絳水入漳而言入海也。則信都下。言絳水亦入海者。若綴旒然。豈史文之灋邪。信都者。今直隸冀州治也。經所謂北過絳水者。謂絳水入漳。漳入河爲衡漳也。非自絳水至信都而言也。安得疑其先至大陸後過絳水平。書疏疑之何也。書疏謂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是失其本文也。能不疑乎。酈氏云。水流閭闕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

川脈無他殊瀆是也。而又敘故絳他瀆北逕信都者。且云。絳瀆今無水。乃引漢志信都絳水以言之。蓋忘乎此非班氏爲漢志時所有也。是亂之也。而通典曰。此爲枯絳渠。以徵禹貢焉。則遽移大陸在信都北矣。是愈亂之也。胡氏謂漢志綴禹貢而誤之。非也。鄭者。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也。成平者。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也。水經注引鄭云。地說曰。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瀆。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瀆如郕降于齊。

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爾。又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蓋鄭以淇口言降水也。淇口者河之北曲所過也。續漢志云。安平國。故信都。蓋信都縣屬焉。故云。信都有絳水。蓋屯留其出也。故又云。屯留絳水出。鄭引地理志而不及屯留。則無以明絳水入漳者矣。共者。今河南衛輝府輝縣也。漢志河內郡共縣。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縣入河。蓋志言淇水。不言共水也。王氏鳴盛以爲共又改淇。則惑也。孫氏云。淇水疑卽共水。以出共山。亦名共水也。然則淇水爲本名矣。無惡也。又何待改云共乎。漢志注云。共伯入爲三公者也。酈氏云。本有共名。不因惡降而更稱。是也。然猶曰。

共在禹貢後。安知非更稱乎。今以始封言之。將謂共國以共水而名也。卽降水也。降下。降服。讀降。古音皆同。則共國非卽降國乎。何策封之不祥也。且降水大陸之間。地說以千里言之。豈有徵文乎。禹故大河在鄴東北入海。則大河故道當不及館陶北矣。館陶者。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也。漢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縣入海。此在武帝塞宣防後也。故溝洫志言塞宣防者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又云。自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明非禹迹也。水經注云。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非也。孟子云。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非降水也。僞大禹謨竄降爲降。酈氏爲所誤焉。播布說文。

義也。漢志注從之。逆迎。詳金賸疏。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繇是言之。河緩斯壅焉。後世猶以河流刷沙而奏功者。河急故也。章武者。今直隸天津府滄州也。漢屬勃海郡焉。漢志勃海郡。莽曰迎河。襲古義也。胡氏謂河自章武東出爲逆河。從碣石入海。而非從章武者。非也。如其說。則此導河者。經何不書。至于碣石。入于海乎。此不可以導山旣書者。而爲互見之例也。亦不可以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而爲略書之例也。何也。經之書河者。自龍門而下。詳矣。凡一曲一直。皆必書焉。今碣石與勃海相距五百餘里。且爲河入海之要道也。而反不書。

焉。非書灋也。漢書注引臣瓚云。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蓋失之矣。此未察其自島夷之貢道而言也。經言導山者。不曰至于碣石。入于海乎。書疏詩般疏引鄭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此與漢志言迎河者義同。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蓋本鄭推之也。書疏引王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蓋入者納也。蘇氏云。以一迎八而入于海也。今以九河故道推之。古所謂逆河者。蓋北自今直隸天津府天津。靜海。滄州。鹽山。四縣。暨山東武定府海豐。霑化。二縣。逆河當出其間也。其入海則禹河與漢河同。今漢志可攷焉。夫禹醴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在大伾北曲間也。迨周定

王五年河徙。周譜言之。此魯宣公七年也。周譜言河徙。不言所徙之地。而春秋及史記皆不書。今以水經注推之。蓋河自大伾東而徙矣。自是迄漢。其河雖徙。而東光以下。東北至章武入海。猶其故道也。迨王莽時。河決。東從千乘入海。而治河者隨之。不求禹迹。自是以來。而河遂南徙焉。其以一淮受全河而不安。則漕之未得休也。東光。詳兗州九河疏。千乘者。今山東青州府高苑縣也。周譜之說。漢志王橫稱焉。蓋史記三代世表。旁行斜上。竝效周譜。其書古矣。此梁書劉杳傳。据桓譚新論而言之也。其卽史遷所讀譜。謀者歟。然史記不書河徙。何也。殆以春秋不書。而不敢書。慎之也。譜與牒通。引易及史記。釋爲義者。詳兗州九河疏。

林氏云。凡言爲者。皆從此而爲彼也。此於義未析也。漕運之粟。以供帝都。漢旣然矣。顧不多也。黃庶書說引馬云。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此猶導山。以三條分之爾。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養去聲滄音倉浪音郎澨音筮匯胡賄反

此嶓冢導水。言山不言自者。蓋其水上流之名。有異於下流之名。故不得以所自統言之也。導亦作道。漢志。漾作潯。而漢志述經。亦作漾焉。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東南至江州縣入江。隴西郡氏道縣。禹貢潯水所出。至武都縣爲漢。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

沔。過江夏郡。謂之夏水。入江。此漢志互明之文也。漢志述
經曰。嶓冢道漾。今曰。漾水所出。則明乎嶓冢山延至斯矣。
水經曰。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是也。迨漾水湮變焉。
則氏道遂失所在。爾。或曰。氏道當在西縣南。今嶓冢山別
延者遠。而漢水之重源出焉。魏書所以志嶓冢山於嶓冢
縣也。荊州書曰。浮于江。沱潛漢。導江書曰。東別爲沱。知沱
別於江。則明潛別於漢矣。此導水言漢不言潛者。以其可
互明也。梁州書曰。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蓋潛不
惟西漢也。而此潛則西漢也。自西漢而逾于沔。則明沔爲
東漢所流矣。以其自嶓冢東西而各出也。此導水言漢不
言沔者。以其可統見也。其言漢者。如書曰。西別爲潛。則無

以統乎東漢之佗別者矣。此史文之達也。鄭氏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是也。蓋此武都東漢水所流者。異於華容夏水爲江沱者矣。其來自江夏則同。此世之變名所繇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括地志曰。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謂此也。鄭氏曰。三滢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界。水經曰。三滢地。在南郡郎縣北。蓋水以地名也。其地有三滢。遂以名其水焉。導水之例。凡言過者皆水也。故三滢據經文而可知矣。今言所在二者。皆在滄浪之水而下。大別而上。其序皆無失也。以上下文言過者推之。則必三滢從江。以衡過之。而過從者與。大別詳導山。漢自大別而南合江。其地所以稱漢口也。匯。鄭氏謂同也。彭蠡北江。

詳揚州。漢自北而南合江。其勢東行。而同旋大澤。則豬爲彭蠡焉。是彭蠡者。漢合江而爲之也。則漢遂東而統爲北江矣。故導水者。則知其所以朝宗而入于海也。此導其統於江而列四瀆者之漢也。父方武反。即音忌。

述曰。漾史記作潏。漢志作養。其互見者。又與史記同。皆古通也。引漢志水經及魏書者。詳梁州疏。江州者。卽鄭釋梁州潛者。所稱巴郡江州也。水經注引漢中記云。蟠冢以東水皆東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蟠冢爲分水嶺。繇是推之。氏道當與西縣遙接焉。華陽國志云。漢水東源出武都氏道縣漾山。爲漾水。此分蟠冢而異名爾。其繫武都者。當與郭璞說參之矣。山海經云。漢水出鮒鰲山。蓋蟠冢

之異名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漢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蓋與班氏漢志同。胡氏以漢志爲誤者。非也。華容詳荊州疏。續漢志云。隴西郡氏道。養水出此。蓋養猶漢也。言出此者。明西漢水不出此也。滄史記作蒼。鄭滄浪義。見水經夏水注。而酈氏誤會焉。酈鄭注者。又以酈說雜之也。史記索隱云。馬鄭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之別流也。此言別流者。亦誤申馬鄭云爾。水之正流所至而變名。非導江東別爲沱之例也。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漁父所歌也。此水經注稱焉。鄭傳古文。故與馬同。武當者。今湖北襄陽府均州也。說文云。滄。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今以左傳言之。若文十六年

之言句澁也。若宣四年之言漳澁也。若昭二十三年之言
遼澁也。若定四年之言雍澁也。皆自楚言之也。今不知其
有爲此三澁者乎。若成十五年之言睢澁也。則宋地也。當
不與焉。水經注云。今清水之濱有南澁北澁矣。此二澁而
非三也。三澁漢志闕焉。句讀若鉤。竟陵者今湖北安陸府
鍾祥縣也。卽讀若忌。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也。清水今在
河南南陽府閒矣。鄭三澁義見史記集解。水經注云。馬鄭
王以爲三澁水名也。史記索隱引鄭而申之云。今竟陵有
三參水。俗云是三澁水也。參讀去聲。水經言三澁地者。禹
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文也。蓋言地不言池矣。酈注所据本
地作池。譌也。酈注乃曰。經云。卽縣北池。池流多矣。論者疑

焉而不能辨其所在。此据池爲說也。然其曰經云。郪縣北池。則約舉之辭爾。旣而池又作沱。則以其上文言荆益之沱而再譌也。今本乃曰三涿地。在南郡郪縣北沱。失之矣。蒼頡篇云。匯水回也。廣雅云。匯大也。蓋水之能回者必大矣。鄭匯義見水經沔水注。又鄭云。漢與江關轉東成其澤矣。今不出之者。關之爲言。於文未洽也。夫匯者。水之道也。關者。非水之道也。周語所以言穀洛關也。或曰。彭大也。詩易古音。彭讀若旁。其例也。蠡讀平聲。古螺字也。易所謂離爲羸也。凡水之回旋者。若螺旋然。天下之澤莫大於三江之匯矣。其水螺旋者。獨彭然大也。故曰彭蠡。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北會。

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禮音禮通移爾反

此岷山導水言山不言自者。蓋江與沱之名有異。江與中江之名又有異。而北江該於斯。南江亦該於斯。故不得以所自統言之也。岷與嶓通。漢志。蜀郡湔氏道。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縣入海。蓋岷山導江者。北江中江南江之總源也。漢志。會稽郡。毗陵縣。北江在北。東入海。此統漢而東爲北江矣。卽所謂東南至江都入海者也。蓋漢志詳略互見焉。而漢志言中江南江者亦互明矣。詳揚州。別。謂自江別出也。沱。卽梁州之沱也。此未至于禮。非荊州也。而荊州之沱可互明矣。傳氏曰。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禮也。禮亦作醴。馬氏曰。醴水名。是也。水經曰。

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東流注之。又曰。澧水東入于江。蓋江自東至而行。澧自東流而從江。是江之於澧。則非衡過之而過從者矣。故不曰東過澧水。而曰東至于澧。九江。詳荊州。蓋九江自尋陽南而從江。以衡過之而過從者也。東陵地名。漢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蓋地以陵名也。而鄉名繫地焉。水經曰。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又曰。江水東過下雋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氏謂西南歷尋陽流注于江也。故其說曰。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然則東陵與西陵東西相望焉。明東陵在尋陽之東矣。迤。衺行也。東迤者。踰東陵之東而衺行至南也。

鄭氏曰。東迤者爲南江。是也。經言北會者。明其自南而北會也。匯者卽漢合江之東匯澤爲彭蠡也。蒙上而省文爾。不言東迤。南會于彭蠡。而言東迤。北會于匯者。所以明其迤而回旋之勢也。會合也。蓋漢匯固東爲北江矣。而彭蠡澤在江之南。江之東行而袤至彭蠡者。則至南矣。故東迤則自南旋而北會于漢匯焉。繇是而北會于漢匯者。遂東爲中江而入于海矣。其東爲南江者。不言而躍如也。則省文也。故揚州書曰。彭蠡旣豬。遂曰三江旣入。以其可互明也。蓋江之北會于漢匯者。蓄勢東行。以北江而見其爲中江。卽以中江而見其爲南江。皆自彭蠡而下。以水勢所東趨者而分爲其道矣。故導水者。則知其所以朝宗而入于

海也。此導其統漢而列四瀆者之江也。

雋徂充反音吮表音斜

述曰。蒯氏道詳梁州疏。江都者今江蘇揚州府江都縣也。荀子云。孔子曰。江出于嶠山。其始出也。其原可以濫觴。蓋其始出者。益州記所謂羊膊嶺者歟。毗陵詳揚州疏。澧今本與水經同。非衛包改之也。史記漢書作醴。馬鄭與之同。蓋古本澧醴竝存也。馬義見史記集解。下雋者。今湖北武昌府通城縣也。湖南岳州府岳陽臨湘二縣亦其地也。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縣乎。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鄭釋澧者。非也。今醴陵屬湖南長沙府焉。蓋去江五百餘里矣。經奚以言江之所

至乎。楚辭云。濯余佩兮澧浦。史記索隱引作醴浦。蓋醴與澧通。馬釋爲水名者。無可易也。漢志。武陵郡。沅水。沅水入于江。沅水所出。東至下雋縣入沅。此澧不作醴。與水經同。入沅卽入江也。漢志。武陵郡。臨沅縣。沅水入于江。沅水。今湖南澧州安福縣也。臨沅者。今湖南常德府武陵縣也。周官職方氏云。荊州曰。其川江漢。而不言九江者。何也。蓋九江孔殷。從江漢而朝宗于海者也。周官以江漢統之也。金蘭漢志不言縣焉。水經以爲縣者。蓋三國時置之歟。下雋者。今湖北武昌府興國州也。言利水西南注江者。水經注所謂青林口也。繇是言之。水經注言九江者。蓋與水經異矣。此不言九江在下雋也。西陵者。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也。漢志。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此言淮水者譌也。漢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縣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縣入決。雩婁者。今河南光州商城縣也。水經注云。決水世謂之史水。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以漢志金蘭之淮水爲灌水也。此從譌而爲之說爾。蓋與此於利水言金蘭者不同。胡氏以灌水言之。謂東陵當在河南光州固始縣西南。而南直湖北黃州府黃梅縣之北也。蓋去江六百餘里矣。非也。黃梅古尋陽也。詳荊州疏。蔡傳云。東陵。巴陵也。曾氏云。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矣。蓋相爲東西也。胡氏從焉。今攷三國時。吳改夷陵曰西陵。非古稱也。不可以言禹貢。

也。今巴陵屬湖南岳州府焉。夷陵者。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也。說文云。迤。表行也。引此經而說之。善矣。釋文引馬云。迤。靡也。此於文未洽也。鄭東迤義。見書疏。會合。釋詁文。經云。東迤北會于匯。以一句讀也。其曰東迤者。可微讀之爾。阮氏謂鄭從東迤絕句焉。非也。阮氏以爲東迤者。南江自石城東出也。北會于匯者。東迤之南江。北會于震澤也。孫氏說同。此申鄭義而失之也。經所謂于匯者。蒙上東匯澤爲彭蠡之文也。如其說。經不當曰北會于震澤乎。今言震澤而曰于匯。是與上文淆矣。何以明其爲震澤而非爲彭蠡邪。此非史文之濫也。姚氏云。北會于匯者。其巢湖也歟。亦申鄭義而失之也。蓋鄭義不皆存。當据經上下文而推

之矣。石城見揚州疏。巢湖今在廬州府廬江縣北七十里。胡氏云。江白沙美以至彭蠡。則東且迤北矣。此連東迤北爲言。則誤於東陵。卽巴陵者也。沙美見導山大別疏。夫漢統於江。故經言江者。通上下文以互明。其於南江躍如也。白鄭氏樵謂經文東匯以下十三字爲衍文。朱子稱焉。而蔡傳且疑北會諸文之反戾矣。皆未察於文灋故也。且察此于匯爲蒙上文者。何至如吳氏澄疑東匯句當在東迤句上乎。察此于匯爲漢匯者。何至如金氏疑于匯當爲于漢乎。胡氏云。揚子江昔廣四十里也。瓜洲者江中一洲爾。今瓜洲北連揚子橋。而江面惟七八里焉。蓋胡氏據當時言之也。然則執今之水道而疑古之經文可乎。僞傳云有

北有中。南可知。此於義未融也。以其不自北會者而言南也。經上文云。南入于江。自北而言也。今云。北會于匯。自南而言也。胡氏云。南江無用循行。故導水無文。非也。此省文爾。豈無文乎。胡氏云。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非也。如一水而三之。非分入海焉。而名曰三江。不徒多爲名而亂人耳目乎。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沈音充。溢音逸。

此導水不言自。亦不言山者。蔡氏謂其出非一也。沈水者。濟始出之名也。溢者。自地中滿而溢出也。溢亦作軼。滎卽滎波也。詳豫州。吳氏曰。濟旣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

而南。溢爲滎澤。是也。出者。既伏而又出也。吳氏謂平地出水。自下而涌也。陶邱地名。爾雅曰。邱再成爲陶邱。荷卽荷澤也。詳豫州。汶。詳青州。秦氏曰。又東北會于汶者。又東則一讀焉。又北東入于海者。又北則一讀焉。蓋据經上下文言又東又北者而明之也。漢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沅水所出。東南至武德縣入河。軼出滎陽縣北地中。又東至琅槐縣入海。水經曰。沅水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此備漢志所不言者矣。漢志。濟陰郡定陶縣。陶邱在西南。此濟所閒出也。水經曰。濟水東北至壽張縣西。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明其爲會也。蓋濟水之勢。言經者以爲三伏三見焉。蔡氏謂其性下勁疾者是也。此導四瀆之濟

也。涌音湧。讀音逗。槐音懷。間去聲。見亦燕反。

述曰。濟漢志作洙。說文云。洙。沔也。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沔。蓋二者不同。史記。洙作濟。則假借也。今本與史記同。房子者。今直隸正定府贊皇縣也。蔡傳云。溢滿也。此於義未悉也。孝經云。滿而不溢。廣雅云。溢。出也。史記作洙。鄭本同。出。說文引作至。譌也。引爾雅者。釋邱文。書疏引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秦氏者。繼宗也。明儒垣者。今山西絳州垣曲縣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亦兼之矣。水經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注云。澗。沔聲相近。卽沔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邱。今原城東北有東邱城。胡氏云。共山。今在濟源縣。

北十二里。故原城。今在濟原縣西北二里。是也。武德者。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也。滎陽。詳豫州疏。漢志云。軼出滎陽北地中。此與鄭豫州注言澤在其縣東者不同而同。胡氏云。蓋澤起縣北。應其東也。釋水云。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郭注云。公羊傳曰。直泉。直。猶正也。此據昭五年公羊傳也。邢疏引李巡云。水從下上出。曰涌泉。釋水云。漢大出尾下。郭注云。尾。猶底也。蓋皆軼出地中者焉。曾氏鞏云。厯城之西有泉涌出。名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蔡傳稱焉。厯城者。今山東濟南府厯城縣也。戰國時所稱齊厯下者。歟。琅槐者。今山東青州府樂安縣也。溫

縣今屬河南懷慶府焉。今濟源重出而合流於溫矣。定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焉。說文云。榮絕小水也。閻氏云。爾雅曰。正絕流曰亂。蓋濟獨以小水絕河而南者也。或曰。濟絕河不亂者。書疏云。以河濁濟清故也。此從僞傳言濟入河竝流者而爲之說爾。蓋與吳氏言伏而絕河者不同。而吳氏之義符於漢志矣。於說文亦符焉。閻氏辯僞傳而未辯此也。失之矣。水經河水注云。東阿縣有大井。歲嘗煮膠以供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沈氏括云。東阿濟水所經也。又云。阿井水性趣下。清且重。用攪濁水則清。又云。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卞皆流水。蓋宋時猶然也。續漢志云。河內溫。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然此枯而非絕。

也。東漢時非復出乎。水經注可攷也。若滎澤則東漢時枯矣。而杜氏左傳釋例郭氏山海經注言滎陽濟水者皆詳。則晉時復出也。迨唐章懷太子後漢書王景傳注言濟水者言溫縣而不言滎陽。閻氏據之以爲前乎唐而濟復枯也。遂至于今矣。溫縣濟水入河故道今再變焉。道光元年武陟河決。旣塞而隄下水涓涓不絕。百計填之。踰年迺止。蓋其地古之濟所繇入河者也。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沔水言沔爲滎者與班氏漢志義同。又鄭云地理志陶邱在濟陰定陶西北。此與班氏漢志作在西南者不同。壽張者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也。蔡傳云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河不言會也。蔡言勢均者於

義未悉也。江列四瀆而漢附之。非勢均也。而經言會于匯焉。濟列四瀆而汶入之。非勢均也。而經言會于汶焉。何也。禮曰。四瀆視諸侯。則會如諸侯之會也。五等諸侯。非勢均也。而春秋皆書會矣。又北東史記作又東北。蓋倒文而亦適也。今入海之道。古之濟亦僅存焉而已。古之濟所謂三伏三見者。何也。經云。東流爲濟。此以濟之一見而知其先有一伏也。經云。溢爲滎。此以濟之再見而知其先有再伏也。經云。東出于陶邱北。此以濟之三見而知其先有三伏也。自是則無伏焉。蓋皆据經文以明之。而非取諸唐書許敬宗傳所言者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淮言山而言自者。明其山爲淮之自出也。而淮亦無異名矣。下文言渭洛者。皆同。蔡氏謂淮與渭洛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爾。非也。蓋此自爲自出之自焉。漢志。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其言出者。言自出也。淮陵者。淮浦之譌也。水經曰。淮水出平氏。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傳氏曰。胎簪卽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爾。泗沂詳徐州。水經曰。淮水東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蓋沂入泗而泗統沂入淮。明其爲會也。此導四瀆之淮也。○謹案淮列四瀆。其於河也。異瀆也。其各獨爲瀆者。天地之性也。卽水之道也。經言禹分而導之。此經術也。自宋神宗及金章宗時。河決而南徙。

者。漸奪淮矣。迨元世祖時。會通河成。明孝宗時。築隄而絕河北流。於是乎河淮同瀆焉。則以資漕故也。而東南之水患多矣。夫同瀆。則不利其行。非異瀆之常也。治水者察焉。

簪作含反

述曰。禮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釋水云。水自河出爲灋。此言自出之自也。其例也。平氏者。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也。桐柏山別延者遠。則後世有別名之者矣。大復胎簪皆別名也。故漢志於大復。則繫之曰。桐柏大復山。續漢志說文與漢志同。繇是推之。可曰桐柏胎簪山矣。淮陵者。今安徽泗州盱眙縣也。其地距海則遠焉。漢志。臨淮郡淮浦縣。游水北入海。水經注。謂淮水分爲游水矣。則淮水當繇淮

浦入海也。水經云。淮水東至淮浦縣入于海。淮浦者。今江蘇淮安府安東縣也。或曰。淮陵者。淮陰之譌也。今淮陰縣屬淮安府清河縣焉。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蓋古義也。漢書平當傳云。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漢書溝洫志云。許商治尙書。善爲算。能度功用。又云。河水溢。商人視圖方略。非皆以經術治河者乎。行讀去聲。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皆詳雍州。酈氏曰。渭水出首陽縣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据後世山名也。非古稱焉。蓋南谷山。卽鳥鼠也。後世又別名之爾。鳥鼠同穴。一山名。上從省文。惟稱鳥鼠焉。此備稱之。存本名也。爾雅曰。鳥鼠同穴。其鳥爲鷦。其鼠爲鼯。

蓋山以物名也。漢志稱禹貢導渭者曰。又東至于涇。蓋會于作至于也。史記亦作至于。此猶導江者曰。又東至于澧。其言至于者。亦水名也。雍州言渭者曰。漆沮既從。蓋渭東入河。而漆沮東南從之。以衡過之而過從者也。鵠音塗。歐音突。述曰。首陽詳雍州疏。說文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蓋明其別名也。水經注云。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閒。既言其過。明非一山也。非也。此未察於省文與備稱。若爾。嶓與嶓冢。豈亦非一山乎。水經注引鄭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鵠。似鵠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

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鄭不言鼠名者。殆非鄭遺之也。其引鄭而遺之歟。鄭言二山者。殆從地說而失之也。引爾雅者。釋鳥文。僞傳云。鳥鼠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此二者不同。爾雅郭注。竝存之也。或曰。有官隴西者。謂張氏說然。釋鳥云。鴛鴦寇雉。此鄭所據也。管子霸形篇云。今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同穴。蓋譏乎違喪不處內之禮者也。史記云。又東北至于涇。蓋會于作。至于且有北字焉。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瀾。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皆詳豫州。洛與雒通。漢志。宏農郡上雒縣。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熊耳獲輿山在東北。蓋以經推之。冢

領山卽熊耳也。後世又別名之爾。獲輿亦熊耳之別名也。漢志言獲輿曰熊耳。獲輿山。斯繫之主名矣。則亦當言冢領曰熊耳冢領山。今不言者。文未備也。山海經曰洛水出上洛西山。又曰謹舉之山。洛水出焉。又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氏曰熊耳在上洛縣南。絲是言之。漢志言伊水出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者。郭氏則以爲在上洛縣矣。明熊耳之別延者遠也。或曰謹舉者獲輿之譌也。或曰謹舉亦別名之。又別也。或曰山海經其以熊耳獲輿山而統兼乎熊耳冢領山者也。蓋與漢志不同而同。故水經曰洛水出上洛縣謹舉山。今據禹之主名。以通後世之別名。備推之而可見矣。○謹案導水之序。互明其導山者也。合黎二危

積石在岍及岐之西北。導山蓋未備也。今合黎則導弱水而至焉。三危則導黑水而至焉。積石則於此導河焉。而西北之導山備矣。弱水所至。非東流而西流也。黑水所入。非東海而南海也。其皆異也。非導之無以明也。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蓋爾雅自南而北言之。自江而河。其大之至也。自淮而濟。其大之次也。而漢統於江焉。今禹貢自北而南言之。自河而江。自濟而淮。皆四瀆之尊也。故禮曰。四瀆視諸侯。北條之山。自壺口。大華而下。河則行乎其閒。南條之山。自幡冢。岷山而下。江漢則行乎其閒。其導之也。皆先乎導濟。導淮其大之至也。北條之北。王屋則濟始焉。北條之南。桐柏則淮出焉。其導之也。皆繼乎導河。導江其大之

次也。故爾雅曰。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四瀆之外。曷言乎渭洛。蓋渭洛皆入河也。導之則盡乎河瀆之勢矣。渭出於鳥鼠焉。洛出於熊耳焉。其山皆北條之南也。而渭行乎嶢岐荆山之南。彼北條之北。其所導豈虛乎哉。此九者皆其大要也。原與源通。謹音

述曰。上雒。華廬氏。詳豫州疏。言漢志文未備者。以班氏未畢其書故也。詳大名疏。書疏云。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史文詳略。無義例也。非也。史文無例。豈無義乎。蔡傳則求其義矣。而未得焉。以惟求之先後閒也。引爾雅者。釋水文。引禮者。王制文。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栞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隩於報反。又於六反。讀去入二聲。滌音迪。陂彼眉反。台音詒。行去聲。

此史總敘九州水治之成功。而明其功以德成也。同謂同功也。兗州書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蓋水治而九州皆所同功矣。蔡氏曰。隩隩也。厓內近水爲隩。是也。宅居也。言四方之隩。已可居矣。九者。象九州之文也。棊謂棊木。始事也。旅謂旅平。終事也。蓋九州之山。王氏謂舉始終而見其旣治焉。滌者。條達之也。九州之川。旣自川流而條達其源矣。陂澤障也。國語曰。陂障九澤。又曰。澤不陂障。是廢先王之教也。今九州之澤旣障焉。四海者。對九州之稱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今九州水治。而四海皆來會。

同矣。若貢使之來也。左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蓋府者金氏謂官府也。孔甚也。鴻範曰。緜湮洪水。汨陳其五行。今九州水治。則五行治。而穀皆治焉。是甚修也。禹貢於六府。惟火未遽知爾。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蓋修火之利。而佐禹焉。庶衆也。衆土者蔡氏謂非特穀土也。財者非穀土而雜出之貨財也。冀州土賦。八州土貢。皆統焉。蓋於此稱土賦。則八州所無。稱土貢。則冀州所無。以其皆百貨之財。故禹濬統稱之曰財。賦卽穀土之田賦也。所出穀米兵車。禹濬不以貨財稱也。三壤者鄭氏謂土中下各三等也。蔡氏以爲穀土是也。蓋穀土三等之中。又各有三。此以九爲三。而成其正濬也。中邦者九州之中國。

也。經不曰成賦九州者。以九州邊裔。或連統夷地。不皆用賦。若服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衛者也。蓋衆土者。財賦所出。凡衆土爲色爲質者。交相正辨焉。斯致慎乎雜出之貨財。穀土之田賦矣。而於穀土。皆灋則乎三等之土。壤以成此賦。納賦兵者於中邦。此慎賦也。而慎財可知矣。貢有至於四夷。而賦惟及於中邦。故成賦繫之以中邦焉。錫賜也。土者九州諸侯國土也。姓者以所由生而姓之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言立有德以爲九州諸侯也。國語曰。祚四嶽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此堯以其能佐禹而賜之也。經不言氏者。諸侯以國氏焉。有土則有氏矣。經所以特言錫土姓也。祇敬也。台朕皆

我也。我者。史之我堯舜及禹也。此如春秋書我者。我魯一國人也。距違也。蓋九州水治之成功。至於土工既休。海夷皆會。民賦樂成。繇是胙土。而諸侯賀賜。是皆不距違我之行事矣。是奚先而至此哉。惟敬我德以先之。則皆從我之德。而不距違我之行事焉。蓋功以德成也。大學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亦斯意也。○謹案禹治水而成功。堯舜用禹治水而成功。其功皆莫大焉。故經曰。告厥成功。禹之意曰。堯舜言成功也。而言禹貢者。又當自禹言成功也。史之文宜兼統之矣。台朕言我者。可兼統之辭。而史必敘我功以德成也。豈迂乎哉。魯語曰。禹能以德修繇之功。左傳曰。美哉禹功。明

德遠矣。然則用禹者其明德不當及邪。夫所謂祇敬台德者。非空言也。實事也。所謂德行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故書曰。降水警余。其警也。其不先自偷也。其敬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其憂也。其交警於先也。其敬也。敬則能明。知人之哲。絲殛而禹興。雖用重罪人之子。而天下不以我堯舜疑也。禹聞堯舜之命而遽行焉。忠臣愛君。孝子痛親。其敬也。有繇然矣。故皋陶謨稱禹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斯不亦敬之至邪。而其人才世爲天下灋者。若益若稷。若皋陶。若四嶽。皆隨我禹宣力矣。非先動於我敬德者邪。繇是言之。禹貢之書。灋度之書也。非

敬則無以變通而行之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變度。其亦所謂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者與。限

回反肱與祚皆靖故
反樂音落雎音睢

述曰。禮運言大道者云。是謂大同。或以言此經其於下文。則汎矣。此經言成功。蓋同者若表記之言同功也。僞傳云。所同事在下。傳以爲起下之辭也。然以澧水攸同例之。非必起下焉。卽如傳言。所起者當至九澤旣陂而止矣。蓋以九之爲文。承九州而遞來。而其下隔以四海會同之辭也。書疏止於成賦中邦。非文之駐勢也。蔡傳自六府孔修而下分節焉。而錫土姓又以一言獨分節也。則碎矣。陳史記漢志作奧。此假借也。詩衛風云。瞻彼淇奧。其例也。大學引

詩作塿。釋地云。隰隈。厓內爲隰。外爲隈。邢疏謂此誤也。當作外爲鞠。詩大雅云。芮鞠之卽是也。隰又作塿。說文云。塿。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襄四年左傳云。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遂云。經啓九道。杜注云。九州之道。則九道。象九州言之矣。九山其例也。史記索隱以爲導汧而下九名山者。非也。源與原通。周語云。封崇九山。汧越九原。其義也。說文云。滌。洒也。言分灑之也。洒與灑通。周官條狼氏注云。條當爲滌。謂滌除也。然狼藉者。除之。則條達矣。蓋滌有條達之義焉。亦分灑之也。滌文從條。其義也。引國語者。周語文。詩澤陂毛傳云。陂。障障也。引爾雅者。釋地文。此四海以地言也。蔡傳以水言。非也。周官大宗伯云。時見日會。

殷見曰同。此諸侯見天子禮也。今在堯時。惟言其來會同。爾非如周官諸侯禮也。經云。西戎卽敘。則必有卽就乎會同者矣。而貢使之來。其見於冀。徐。揚。梁。雍諸州者。則四海備焉。引六府者。文七。年左傳文。昭二十九年左傳云。五行之官。又云。稷由正也。此六府之官也。詳堯典羣神疏。禮運云。脩火之利。修猶脩也。史記。庶訓衆。底訓致。史記集解引鄭云。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其財物之稅。皆灋定制而入之也。鄭於致言貢。則經文偏矣。此鄭据周官以貢致用而言之也。然堯時冀州豈有貢乎。鄭三壤義見史記集解。釋詁。灋則義同。蔡傳云。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此言土賦者。於義未析也。九州之賦。

惟冀州有土賦焉。其餘八州則田賦而外惟稱土貢也。不稱土賦矣。四夷之貢。彼自來貢焉。非制貢及之也。故經曰。島夷皮服。不言貢也。豈言賦歟。詳冀州疏。土壤亦詳焉。或曰。成平也。言平賦也。今攷經言成功。則成賦昭然矣。慎賦者。該乎平賦也。引賜姓者。隱八年左傳文。釋文云。昨報也。引國語者。周語文。韋注云。祚祿也。今以詩說言之。契封商姓子。稷封邰姓姬。皆堯賜也。史記云。商姓子氏。周姓姬氏。則淆矣。晉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蓋錫土不錫姓者有矣。禮未盛也。經則書其盛者焉。史記集解引鄭云。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昨之士。賜之姓。命之氏。其敬說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

行此鄭讀中邦下屬焉。中邦在九州之內。而九州邊裔豈
悉中邦乎。鄭言敬說者。非也。祇敬。釋詁文。鄭言敬者。不以
爲天子自敬也。失其本矣。說文云。台說也。鄭義同。如曰。敬
說德先。而不添文釋之。謂誰德乎。且不距違者。非卽敬說
乎。台。朕。我。釋詁文。春秋。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吳伐我。此春
秋我魯也。蓋統魯一國人而書之矣。我義詳康誥疏。金氏
云。台。朕。指禹也。不若作禹自言。王氏炎云。曰台曰朕。皆禹
自言。指爲堯舜。非也。胡氏從焉。失之矣。夫善則稱君。是豈
有伐善之聖人乎。皋陶謨稱禹言治水者。欲帝念艱難也。
非伐善也。且經上下文。皆史敘之辭。若禹自言台朕者。而
無禹曰之文。不已突乎。夫敘問答者。或無某曰之文。以其

上下文可知也。如孟子敘許子者是也。今非其例也。呂氏云。史恐後世見禹之胼胝。遂以爲禹惟盡力焉。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也。此以力與德對言。而不以功與德對言。於文未洽也。陳氏櫟云。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此雖之爲言。於義未融也。非顯微一致也。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蓋易所謂顯諸仁。藏諸用也。僞傳云。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傳汎言之也。書疏云。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然旣美禹矣。能不美堯舜乎。蔡傳云。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我所行。

也。此蔡以保成功言也。如其說。經不當次於告厥成功下。乎。今何爲而次於斯也。引國語者。魯語文。引明德者。昭元年左傳文。引易者。乾文言文。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甸田徧反。結凡八反。采加字。綏音雖。要平聲。蔡素葛反。漸子廉反。被皮寄反。訖居迄反。

此史終敘禹制五服之土而告成功也。蓋互明上文九州中邦之義。而申結不距朕行之意。故禹貢於是終焉。是與

篇首言禹敷土者相爲始終也。天子之都方千里。先天下而稱曰甸服焉。今言五百里者。分一面而言之也。國語稱周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此以禹制明周制焉。蓋周曰王畿。不稱甸服。今稱甸服者。周監於夏。本禹制千里也。甸治也。甸以治田。卽甸以治兵也。古者寓兵於農焉。服事也。所以事天子也。詩曰。維禹甸之。蓋中邦之事皆然矣。而天子之都特名甸服者。以治田治兵之事而先天下也。賦卽田賦也。納者入也。以賦所出穀而入於天子也。蔡氏曰。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粟也。半粟去皮曰結。是也。蓋甸服內百里。則至近矣。次二百里。次三百里。所納入者其穀有總焉。有銍焉。有結焉。以次遞輕。

也。自穀食而外。其總銓之用。先備乎戎馬之芻。而客禮用芻者。次之。若祭禮則有棄結之設焉。服者承甸服而言。謂服戎也。猶詩言共武之服也。蓋甸徒而服事於兵戎。亦田賦中事矣。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此非古之道也。祭義曰。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蓋甸徒卽服戎也。經於三百里言服者。舉其中而言。明其上下。遠近皆服戎也。古者舉國皆兵焉。甸服內次四百里。次五百里。不言納者。蒙上省文也。雖遠而亦納者。欲甸徒習饋運於不知也。義也。亦智也。遠至五百里而止。其所納。則遞輕也。仁也。粟穀實也。粟旣舂者。白米。鄭氏謂入粟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外不言賦者。以其可互明也。史記曰。甸服外五百里侯

服。蓋其自內服而外服也。則外服諸侯自斯始矣。故曰侯服焉。侯君也。候也以邦君候王事而事天子也。馬氏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是也。侯服內百里。於天子甸服尤近矣。宜受王事而事天子也。故曰采焉。周制采服者因其名而遠及之爾。男任也。史記。男作任。於男言邦者。互文也。明皆爲采邦侯邦也。周書曰。侯甸男邦采衛。亦通上下而稱邦也。侯服內次二百里。於天子甸服亦近矣。宜分任王事而事天子也。故曰男邦焉。此男非男爵之男也。蓋男爲侯服次二百里之名。周制男服者因其名而遞加之爾。諸侯者若堯典稱羣后也。羣后五瑞。則公侯伯子男五等矣。而古皆統稱之爲諸侯。此侯服所繇名也。故侯服曰采。曰男而

外其餘凡三百里。皆曰諸侯焉。蓋曰采曰男亦諸侯也。以其皆近甸服。則爲異稱爾。史記曰。侯服外五百里綏服。蓋自甸服而侯服而綏服。皆中邦也。惟綏服則爲中邦內外之防。安中邦者必自斯謀矣。故曰綏服焉。綏安也。以安中邦而事天子也。揆度也。奮者奮力也。衛者衛禦也。此周制衛服所繇名也。綏服內近內三百里。則揆文教焉。所以治內而安中邦也。綏服內近外二百里。則奮武衛焉。所以威外而安中邦也。此文武非偏分。各以急先務者言之爾。蓋揆文教則效順而善其武衛矣。三百里亦奮武衛焉。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遂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奮武衛則去逆而行其文教矣。二百里亦揆文教焉。詩曰。武夫洸洸。

經營四方。遂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蓋綏服竝言文武者。以其可互明也。則綏服而內。盡乎中邦。亦明其皆揆文教而奮武衛焉。經上文所以自甸服言賦兵也。下文所以統四海言聲教也。詩曰。允文允武。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皆周監於夏者也。史記曰。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蓋要服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衛者。亦九州之內也。若青州。嶠夷。徐州。淮夷。梁州和夷。皆然也。其外則九州之外也。是要服介九州內外之間。則自斯不可無要約矣。故曰要服焉。要約也。以奉要約而事天子也。夷。馬氏謂易也。蓋要服內近內三百里。以其治治之。其治皆平易也。故曰夷焉。蔡氏曰。蔡放也。左傳曰。蔡蔡叔是也。蓋要服內近外二百里。亦夷也。

而蔡放罪人於此。故曰蔡焉。史記曰。要服外五百里荒服。蓋自斯爲四海而遠矣。故曰荒服焉。荒遠也。雖荒遠而亦事天子也。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故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蓋殷制本禹之績也。蠻馬氏謂慢也。蓋荒服內。近內三百里。去九州既遠。其俗本慢禮也。故曰蠻焉。流者。蔡氏謂流放罪人。是也。蓋荒服內。近外二百里。亦蠻也。而流放罪人於此。故曰流焉。堯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蓋要服之蔡。固流放矣。而蔡者所居。猶未若流於荒服者之遠也。堯典曰。蠻夷猾夏。此統要服荒服而言之也。此所以命皋陶作士而治兵也。卽奮武衛之義也。堯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此所以

咨州牧而柔遠也。卽揆文教之義也。漸獲也。被及也。謂覆及之也。杜氏曰。沙州。敦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此西方流沙也。自西迤而北矣。朔北方也。北方流沙。若漢志所謂居延澤者。卽自西迤而北之流沙遙接焉。今北方瀚海。皆流沙也。暨及也。蓋朔被及于流沙。南漸及于海也。沈氏以爲蒙上文者。是也。教在近而遠者得聞。謂之聲教。訖吳氏謂盡也。四海卽夷狄戎蠻所在者也。錫者。執贄與之也。圭用元者。蔡氏以爲治水成功。象水之色黑也。蓋五服之土。各五百里。分一面而言之。爲二千五百里。合兩面而言之。爲五千里。此絕長補短而爲數也。其地勢東南至海而漸之。西北不至海。則至流沙而被之矣。

而堯舜及禹。祇台德先者。其德之聲教則盡止于四海焉。不以地勢限也。此其不距朕行也。故禹遂執贄與之元圭。而告其治水成功矣。皋陶謨稱禹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其事也。蓋外者九州之外也。則中邦在九州之內矣。其在中邦之外。九州之內者。則要服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衛也。經上文言九州之士者。所以言成賦中邦而別之也。列音艾。彙果考反。共音供。不與之與音預。春音鍾。任平聲。度徒洛反。馘音域。洸音光。易以智反。蔡氏蔡叔之蔡如字。氏音低。辟必益反。濩與浸同。覆音去。聲瀚音翰。述曰。書疏云。鄭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

萬里。絲疏言之。此鄭從古文說也。蓋誤會乎皋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史記云。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蓋遷以二千五百里爲一面焉。則甸服自百里而遞分至五百里者。皆甸服五百里內所遞分也。卽千里甸服之分一面爲五百里也。豈弼而增之於其外邪。則侯綏要荒可推也。此遷從今文說也是也。詳皋陶謨疏。史記云。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則遷說之誤矣。甸服卽天子之國也。奚言以外乎。經言甸服者。豈別言天子之國乎。釋文於皋陶謨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此馬從古文說也。書疏云。馬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

六千里。賈逵說同。蓋書疏之誤也。賈馬皆傳古文。釋文引馬者。豈若斯乎。則賈說亦非若斯矣。若斯者。豈不爲至于六千乎。引國語者。周語文。韋注云。規。規畫也。此於義未悉也。今攷周髀云。圓出於方。蓋算術。規。圓矩方。今日規方者。明其絕長補短而爲方也。甸治。詳冀州厥賦疏。引詩言禹甸者。亦詳焉。納。漢志作內。說文云。總聚束也。蓋聚而束之。則禾本全矣。詩臣工云。奄觀銍艾。毛傳云。銍。穫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艾。與刈通。蓋以銍刈禾而穫之。因名所刈禾曰銍焉。結。漢志作夏。釋文云。結。本或作楷。說文云。楷。禾稾去其皮。其義也。釋文引馬云。結。去其穎。非也。說文云。穎。禾末也。去穎。則其輕幾何。周官委人云。軍旅共其薪芻。此

芻以飼戎馬也。掌客云。薪芻倍禾。此芻以飼客馬也。結亦作鞮。禮器云。莞簟之安。而桑鞮之設。注云。穗去實曰鞮。禹貢三百里納鞮服。此其曰去實者。據爲祭席時言之爾。若納鞮時則非去實也。引服義者。詩六月文。釋文云。共王音恭。鄭箋云。服事也。言共兵之事也。古稱兵之器曰兵。稱執兵之人亦曰兵。詳大誓疏。漢志顏注云。服者。謂有役則服之爾。然此當承甸服而言。豈汎言服役乎。夏小正云。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今不以言此經者。以經言納結。則服田之事已見也。蔡傳云。服者。服輸將之事也。然經言納者。卽輸將也。奚別言之乎。金氏云。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聖人制賦。自百里而止二

百里焉。粟米不復言納者。蓋行百里。行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輸之爾。夫三百里之民。力則勞。而賦則省也。然自三百里言之。則自納者。豈止二百里乎。合自納與轉輸者言之。不有九百里之勞乎。今據經文。所納之結。則異。而所納十一之賦。穀則同。安見其省乎。蓋遠者猶賦粟米。則近者賦穀可知也。胡氏必謂納結者。徒納稟而已。然則三百里之民。獨無入穀於天子。而歲爲九百里轉輸之疲民。不自媿乎。繇是言之。則服不以轉輸言矣。僞傳云。結。稟也。服。稟役。書疏云。服。稟役者。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此以納結之納。爲服焉。非也。或曰。詩生民云。禾役穰穰。毛傳云。役。列也。傳釋服爲稟役者。猶禾役也。呂氏

春秋云。得時之麥。二七以爲行而服薄。此服卽結服也。如其說。結服之行列。其可納乎。說文云。粟嘉穀實也。鄭粟米義。見詩甫田疏。又鄭釋結者與馬同。桓十四年穀梁傳云。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注云。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夫人親舂是也。內與納通。此周制之納粟也。而禹制可推矣。甸服者。甸粟之所繇也。周官云。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舂人掌共米物。此粟與米之異也。酒誥云。越在外服。又云。越在內服。此自外而內也。禹貢則自內而外矣。侯君。釋詁文。白虎通云。侯者。侯也。釋詁云。采事也。馬采義。見史記集解。周官職方氏采服疏云。采者。事也。爲王事民以供上。猶馬義。

也。夫爲王而有事於民。卽所以事天子也。禹貢之采。以近甸服而名之。周制之采。以遠王畿而亦名之。蓋受王事者。近宜然。遠亦宜然也。猶周制甸服不同禹貢。亦遠近皆宜然也。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注云。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非也。夫取其美物而名之曰采。豈聖人正名而示諸侯者乎。江氏以言此經。失之矣。蔡傳云。采者。卿大夫邑地也。非也。古者天子之卿大夫。其受地視諸侯。故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世也。此王制參古制言之矣。蓋縣內諸侯者。在甸服內也。外諸侯者。在甸服外也。縣內諸侯之祿。卽食采也。當在內服焉。豈在外服諸侯世國之地乎。故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

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卽禹貢之大略也。其於外而曰采者。明乎采者事也。如周制外諸侯采服之采也。非內諸侯祿食之采也。王制云。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此非謂其采地不在甸服內也。蓋近者以共百官。先急之也。遠者以爲自御。後緩之也。葉氏夢得云。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供也。御者主所用也。今攷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言王所進用也。鄭注云。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此於義未析也。胡氏執之。非也。周制天子之卿大夫。其采地皆在王畿內矣。若周召采地者。今可攷焉。隱元年穀梁傳云。祭伯。寰內諸侯。寰內者縣內也。蓋異於外服之侯服矣。亦周監於夏者也。男。今本與漢志同。史記作

任。從今文也。白虎通云。男者任也。本大戴禮也。酒誥云。侯甸男衛。白虎通引酒誥。男作任。亦從今文也。昭十三年左傳云。鄭伯。男也。蓋鄭者伯爵。而男邦焉。釋詁。后侯義同。蔡傳云。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蘇氏云。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繇今攷之。經曰。諸侯。此統乎五等之諸侯也。蓋男爵在斯矣。則男邦。豈男爵邪。以爲小國在內依天子也。則侯服而外。豈無小國乎。將無以依天子乎。將聲教且不訖于侯服而外乎。綏安。釋詁文。揆度。釋言文。詩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言武之奮力也。詩常武云。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亦言武之奮力也。然其奮力。必先習之素矣。古者田

獵習兵。安所往而非奮力乎。釋鳥云。雉絕有力奮。蓋奮者
奮在田上也。奮讀若迅。鳥迅飛也。今甸兵奮力。則在田上
焉。詩常武云。如飛如翰。繇素奮而然也。古者士執雉。其取
其奮力乎。亦禮意之一端也。謂武衛至綏服始奮之者。非
也。周官職方氏衛服疏云。衛者爲王衛禦也。周官巾車云。
革路以卽戎。封四衛。注云。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是也。蓋
衛之兵謀。禦外則必守內也。引教義者。詩泮水文。下引詩
允文允武同。鄭箋云。矯矯武貌。誠所格者之左耳。詩疏云。
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左耳也。引武夫者。詩江漢文。毛傳
云。洸洸武貌。引吉甫者。詩六月文。毛傳云。吉甫尹吉甫也。
憲彊也。詩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

外。蓋禹貢之義也。廣雅云。要約也。蓋若史記言漢與匈奴
爲約也。孟子云。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
西夷之人也。此要服之夷也。釋詁云。夷易也。馬夷義見釋
文。漢書稱班超言待蠻夷者。則云。宜蕩佚簡易。此在西域
言之也。卽平易者。無不宜矣。釋詁。平。夷義同。定四年左傳
云。管蔡啓商。甚閒王室。王於是乎般。管叔而蔡蔡叔。昭元
年左傳略同。釋文云。上蔡字。素達反。說文作𦵏。下蔡如字。
杜注云。蔡放也。卽此經之古義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蔡瀟
也。受王者刑瀟而已。馬以蔡與𦵏同。則爲刑瀟矣。然蔡之
刑瀟豈所以治夷乎。書疏引鄭云。蔡之言般。滅般其賦。鄭
讀蔡如𦵏焉。然賦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釋言云。荒奄也。

說文云。奄覆也。詩天作毛傳云。荒大也。所覆者大。則遠矣。詩魯頌云。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此在中邦而言荒遠也。今荒服之遠。則爲至于五千者之盡焉。釋地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此其遠又在荒服之外矣。故以四荒爲名。而不以服言也。則荒服宜以服言矣。史記集解引馬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周語荒服注云。荒裔之地。荒忽無常也。蓋與馬同。而書疏以馬說爲王說焉。繇是言之。彼既荒忽矣。何以爲服事乎。此非荒服之名義也。漢書蕭望之傳云。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此以來服言者。非五服一例也。來服無常。則與聲教訖于四海者違矣。引歲事者。詩殷武文。毛傳云。辟君也。鄭箋云。氏羌夷狄國在西

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來辟。猶來王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其義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行無城郭常居。馬釋蠻者以轉聲爲訓。義也。蓋謂其俗本慢禮也。而其辭若我慢其人者。於文未洽也。今節焉。馬釋流者亦非也。史記云。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此匈奴則然。而以概荒服可乎。鄭王制曰。流注與馬義同。書疏引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爾。故云蠻。蠻之言緡也。說文云。緡不絕也。江氏以爲鄭讀蠻爲緡。故訓爲緡。蓋緡亦不絕之義也。今攷詩采芑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則馬以蠻爲慢也。有繇然矣。毛傳云。蠻荆。荆州之蠻也。或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荆蠻來威。不作蠻荆。蓋

於毛傳叶矣。然春秋不書楚爲荆乎。則今本詩文非失也。風俗通云。蠻者慢也。其古訓邪。王制云。南方曰蠻。今此則通言乎四方矣。韓在雍州也。而韓奕之詩曰。因時百蠻。衛在冀州也。而抑之詩曰。用暵蠻方。其例也。堯典言流者。流放罪人而三居之也。大學云。唯仁人。放流之。逖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其義也。唯與惟通。馬氏云。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此三居也。蓋中國之外。卽四裔之近也。裔者猶衣之末也。極四裔之遠者。則曰投焉。青州書曰。萊夷作牧。定十年左傳稱孔子之於萊人也。則斥之曰。裔夷之俘。且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此其近而非遠者也。詳堯典疏。漢書溝洫志注云。漸漫也。廣雅云。被加也。蓋覆及之。

則遂加之矣。釋訓云。朔北方也。杜氏者佑也。唐書有傳。敦煌郡。今甘肅安西州兼之矣。流沙。今在嘉峪關外焉。管子云。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楚辭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謂此也。應讀若漢書無不糜滅之糜。五代史言使于闐者云。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禹貢流沙也。蓋瓜州連沙州者也。唐書西域傳云。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種鼻沙中人候之。以種蔽鼻口。乃無恙。此自西迤而北之流沙也。居延澤導水言流沙者詳焉。王制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又云。西不盡流沙。此以地方三千里言也。與禹制五千里者不同。說文云。漠北方流沙。

也。漠與幕通。漢書所謂絕幕也。若今蒙古北瀚海也。沈氏者。彤也。康熙時以博學稱。此釋朔南暨爲蒙。上文者。善矣。大戴禮言舜者。所以言南撫交趾北發息慎也。史記舜本紀同。沈氏言南暨者。以越之五嶺以南屬荊州。非也。閻氏云。揚越屬揚州。此從古義也。於經叶矣。胡氏謂揚越在九州之外。非也。詳揚州疏。漢書賈捐之傳云。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此讀曰朔南暨聲教。蓋失其讀矣。僞傳讀與漢讀同。釋詁云。及暨與也。蓋暨爲及與之義焉。今讀與爲豫。亦古不以四聲異也。然於文未適也。文六年左傳云。樹之風聲。胡氏以此言聲教者是也。若司馬相如言逖聽者風

聲也。釋詁云。訖止也。止則盡矣。史記云。帝錫禹元圭。告成
功于天下。此以禹錫爲錫禹焉。非也。經於篇首云。禹敷土。
謂土功也。故於篇終云。告厥成功。則當爲禹告君者矣。易
益六三云。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蓋取諸此也。孟子云。今滕
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蓋算術之數。凡地勢長短不均者。
虛實乘除。絕彼補此焉。其數則整也。其地則非整也。雖滕
之五十里。且然矣。况禹制五千里者乎。故王制言四海之
內。方三千里者。亦曰。斷長補短。斷猶絕也。漢志云。雒邑與
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其徵
也。自言經者。不察於斯。以其數之整者。而求其地之整焉。
於是繪之爲圖。方五千里。甸服在中。其外則侯甸采衛蠻夷以

次成方。而蔡傳遂疑冀州北境無二千五百里矣。而顧氏遂謂幽并營三州非分自禹制九州矣。皆此圖非所圖者誤之也。禹時五服絕長補短。其地勢今可知也。其地限今無絲稽也。安可圖乎。禮鄉飲酒義云。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言偏於東海也。此自九州地勢之偏而言也。故九州不近西海焉。北海亦不近也。禮祭義云。夫孝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此言四海而指言西北者也。放讀上聲。史記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又云。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涯。蓋乃北海云。漢書略同。若夫左傳言北海者。則不離東海矣。孟子亦然。楚辭云。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明其不近也。史記張儀傳云。司馬錯曰。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此言秦伐蜀也。蓋蜀爲西戎。史記正義以西戎釋西海焉。是也。卽釋地之義也。管子云。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此管子以爲橢圓也。此地勢之略也。山海經周髀呂氏春秋淮南子言地者。其數皆同。今言地圓九萬里者。天度里瀆於古不同爾。宣十五年穀梁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自漢瀆言之也。今瀆三百六十步爲里。而里者一百八十丈也。天度詳堯典疏。九州中邦。釋地稱之曰齊州。釋言云。齊中

也。然則三代之制奚若乎。詩商頌云。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續。自禹制言之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亦自禹制言之也。續者迹也。周書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言殷制也。而言康叔所治者。亦云。侯甸男衛。則周制也。其制皆三代相因而損益之爾。周官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此九服在王畿之外也。與禹制并帝畿爲五服者不同。然其地之不

同則無幾爾。金氏云。禹貢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舉一面言之也。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是舉兩面言之也。禹貢所謂五百里者。千里之分也。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二百五十里之合也。易氏被云。九服每服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制者。五百里之藩服爾。然禹制九州之外。其薄四海者。咸建五長。卽周官藩服之域。其名雖增。其地未嘗增也。是皆得之矣。蠻服。周官大行人謂之要服。蓋本禹所名者。變稱焉。自侯而下六服。賈疏謂各舉一邊爲號。皆互而通也。自夷而下三服。賈疏謂亦自互而通。是以大行人總謂之蕃國。

也。蕃猶藩也。詳酒誥疏。周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
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
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
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
所貴寶爲贄。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蕃與藩通。
繇是言之。周官要服。則九州之內也。以禹貢通之。其要服
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衛者。則九州之內也。卽綏服中邦
之外也。胡氏云。九州之內。制爲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
爲四夷。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五服之外。有餘地。
亦在九州之域。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也。如其說。則
所謂州十有二師者。不遺其義乎。失之矣。書疏引鄭皋陶

謨注云。堯制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蓋鄭言九州在要服之內者。據周官於要服下言九州之外也。此以周官通堯制。鄭非失也。禹制卽堯制也。鄭之失。則在於堯制外加禹弼爾。經於青州書嵎夷。於徐州書淮夷。於梁州書和夷。此要服之夷也。蓋堯制九州之內。中邦之外。則言夷矣。而言夷不言蠻也。蓋荒服之蠻。則九州之外也。釋地所謂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者。統近海及海表言之也。故曰外薄四海。薄之云者。自九州之外而迫焉。鄭自荒服言四海者。則四海所繇始也。非謂四海盡於荒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